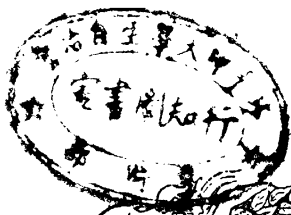


兩代的愛

巴人著



燕書店出版



兩代的愛

巴人著

海峽書店版



北师大图 B2340799

總說

我們的舞台，是借用一家現任官吏的公館。但不擬借用全部，祇借用一個客廳。

說起這種的公館，上海有的是。地點大致在法租界西南區。抗戰以前就有的。一個政府要員，在上海沒有個公館，那還成什麼話。中國政治，在這種地方就表現出現代精神。老百姓全都得點頭稱讚道：「要得！」

那就算「要得」吧。我們現在要請出一位唐安國老爺來。在咱們政府仕版裏，我希望沒有這位老爺的名字。但我們是預備做戲，中國戲要不是闖人的言行錄——自然最好還是皇帝，如遊龍嬉鳳之類——就會沒有人看。我們祇好把這位唐安國老爺，當作一名政府要員了。論官品，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假定他在北洋軍閥時代，當過某省教育廳祕書長，那麼混到現在，十多年了，起碼也有個部裏的參事和

司長，或次長的資格。但這沒有關係；要緊的，是他至少也在黨國要人（例如周佛海或者汪精衛之類）身上掛上過一條線。但這自然也還是假定。蜘蛛是最聰明的，單吊線沒有用，總得多吊幾條線，才能盤踞得住。所以他還在咱們政府裏有相當地位。

可是這位唐老爺不是咱們這本戲裏的主要人物。因為咱們的戲是在上海演出，唐老爺在重慶做官。祇有在一幕裏，請唐老爺回到上海來演出一下，時間又是很短的。這裏主要脚色，是唐太太。卡片上寫做唐方淑貞的。四十開外年紀。一位唐老爺，名叫若蓬，年紀正當二十。一位唐小姐，名叫若萍，大約二十不到。還有唐公館幾位用人。可是闊老爺家用人太多了，咱們揀幾位來出場：那便是汽車夫余三，娘姨阿秀。都是二十五六歲的好年口的脚色。

但自然，祇有這唐公館自己一家人來演戲，是不够格的。還得有外面人來湊演。這裏有一個看不透底的人物，叫楊達的老先生。年紀不怎老，四十歲左右。自己總愛說老。有位綽號叫做黑大姐的陳美玉，據說是工廠的女工。但知道她底細的人不多，學問很好，二十五歲左右。還有兩位青年，名字已經被人遺忘了，祇叫老

王和老宋，年齡不會超過三十歲。

這還不够。戲一總有五幕。老叫這些人出場，可不是會太累了嗎？再說，照寫戲人的意見，第二組人物，算是正派的。有正派人物，還得有反派人物。這裏就有一位三十歲的老大姑娘王蕙莉小姐，四十歲左右的鄭如風先生。王小姐在上海住址不明，但在大賭場大跳舞廳裏是找到她的。鄭先生文才滿腹，在一間外掛「和成洋行」招牌的大寫字間裏辦事。可是不大有人知道這「和成洋行」是幹那一行買賣的。鄭先生辦呀辦的，文章卻常在一家老牌字號的特出的報紙上出現。鄭先生就是這麼一個脚色。

此外，還有一位生意中人福大錢莊的經理，姓金。人家叫他金老板。有一位不重要的僅一露面的湊角張定，說是在報館裏當記者，但怕不一定。我們不便說穿他的工作，讓戲裏看吧。

我們點卯工作，就此完了。至於其中人物個性，故事曲折，那還得看下面正本。

戲是從一九三九年春天直演到秋末冬初，幾乎整整的一年。我們爲了舞台老板

打算節省開支，五幕戲就止一個舞台面。這叫看客不免覺得單調。但「國難期間，一切從簡，」我們的報上廣告，不在宣揚這個大道理嗎？大家原諒一下就是了。

第一幕

一九三九年春天，一個晚上。六點鐘左右。

唐公館的客廳。陳設極華麗。西洋風。

客廳的方位如下：靠後有樓梯直通樓上。右後方有去花園的通路。左前方是入口，左後方是通飯廳的門。

幕啓時，唐公館的女傭人阿秀，在插花瓶，預備宴客似的。唐少爺從外面進來。他高大的身裁，運動員的服裝，多少有點傻頭傻腦。他嘴裏啦啦的不知唱些什麼，彷彿很快樂。他手裏拿了一包果品，進來就給放在台子上。看阿秀插花，就叫了起來。

唐若蓬（以下簡稱蓬）阿秀，你可真總明，知道咱們晚上請客，你就給插了些鮮花。

阿秀（以下簡稱秀）少爺，您歡喜這花嗎？

蓬 這是什麼花？是杜鵑花嗎？

秀 噯，大少爺愛這花嗎？

蓬 我什麼花都愛，可是現在我沒有這閒心情。我們的國家到了這步田地，誰還有心思惜花憐草呢。

秀 噯，真的是，我忘記了，剛才郵差送了一封信來，大概是太太從香港寄來的吧，我看那龍頭不一樣，怪好看的。

（她從一個青花磁盂裏把那信檢出來。）

蓬 怎麼，媽媽還在香港嗎？（他拆信低低的唸）「字付吾兒知之：余來港已一月，本擬乘機赴渝。茲接汝父來函阻止，並謂不久當回滬任事。故余擬在此稍住些時，即行返滬。汝兄妹須和平共處，切勿吵鬧。……」

秀 大少爺，太太信裏說什麼呀？

蓬 太太說不久就要回上海了。

秀 沒有說大少爺和小姐少到外面去跑跑嗎？
阿秀，你以為我們在外面跑得太狠了嗎？

秀 我那敢說呢。不過，我想——大少爺，您從學堂裏回來，也應該在家將息，怎麼總每晚上要跟小姐出去，到老半夜才回來呢？

蓬 阿秀，你以爲我們上跳舞場去玩嗎？

秀 不，我不那樣想。大少爺和小姐每次出去，總抱着一大包書本，哪有抱着書本上跳舞場去跳舞的。

蓬 對啦！阿秀你真聰明。咱是去學習戰鬪的。

秀 什麼學習戰鬪？到青年會打太極拳去？

蓬 （他高朗地笑了起來）不，不。阿秀，你知道，咱們現在是什麼時候呀？

秀 是打仗時候！唉！這回仗可打得兇哪，不是快要兩年了嗎？

蓬 正是。可是還要打下去，起碼還得再打上那三四年。

秀 這可打得太狠啦！弄得老爺也回不得家來。也應該歇手了呀！多打有什麼打頭，打過也就算了。

蓬 唉！阿秀，這是不算了的。兩邊的賬沒有算清。咱們這國家，從前被人家敲去的竹槓太多了。我們現在要算還賬來。

秀 什麼賤呀？大少爺！

蓬 阿秀，你還不知道咱們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嗎？呃，真的是，你怎麼知道呢？

我對你說，咱們這次打仗，不但要打退那侵略者，我們還要求民族解放，不讓外國人做咱們的太上皇。

秀 說起外國人，這真是，我們人人都得怕三分的。

蓬 就因為我們國家是半殖民地呀！你說的對，我們對外國人都要怕三分的。但這可氣不氣？這叫我們怕三分的東西，就叫做帝國主義。所以我們革命，要打倒帝國主義。

秀 革命？又是亂哄哄的要造反了嗎？

蓬 （又高朗地大笑）阿秀，這回你就不聰明了。你不是父母都已過世，無親無戚的一個孤女嗎？像你這樣的人，就是叫做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就得革命。

秀 大少爺，你怎麼老提起別人的傷心事呢！唉！我真命苦！

蓬 不，不，阿秀！我不是故意叫你傷心，我不過叫你自己懂得是個無產階級，你可以起來革命。你有什麼不知道的，我可以教育你，你要拋去什麼命苦命樂的



想頭。無產階級整個的命運是你的命運。

秀 大少爺，我還是不懂你的話！

蓬 你不懂！？（有點兒窘）嗯！那麼我對你說：你對你現在的生活滿意嗎？

秀 我自然很滿意。太太待我好，大少爺待我更好。我要是能服侍太太少爺一輩

子，那就是幾世修來一條好命根子了。

蓬 唉！阿秀，你不能這樣說。連我也覺得咱們這一個家庭不好呢。你想：爲什麼

我可以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呢？別人都沒吃沒穿沒住的。這就因爲我爸爸利用他做官的地位，眼明手快，把別人的一份搶來了。大家是人，我們爲什麼要你來服侍呢？這也因爲我爸爸有勢力，把他那份搶來的錢，再來買你們的勞力。我以前不懂得這道理，打仗一起來，我懂得了。我現在恨透了這個家，也恨透我爸爸這種做官的！

阿！大少爺，你這話說錯啦，這是一老這樣的。

正因爲是一老這樣的，就要革命呀！你們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更應該革命，推翻這老規矩。

秀 大少爺一定在跟我說笑話！

蓬 我一點不說笑話。今晚我們請客，就是請那些贊成革命的人。而且，（他忽然跳了起來）我們還請一位黑大姐，她到內地去，咱們送她行。

秀 黑大姐——是印度阿三的女兒嗎？

蓬 不，不。阿秀，你知道，她就是一個無產階級。她在一家紗廠裏做女工。她是一個革命家。我頂頂佩服她。

秀 那位小姐漂亮嗎？紗廠女工也有很多漂亮的。

蓬 漂亮？——唔，是的，她的靈魂非常漂亮。

秀 相貌不漂亮嗎？那麼，大少爺太不合算了。這種人去親近她幹嗎？還請客送行！

（這時候，唐若萍從樓上下來，手裏拿着一本書在看。她是一個沉着、矯健的女性，不修飾，衣服很樸素。唐若蓬正覺得阿秀的話無法回答，見了她就跳着叫。）

蓬 妹妹！妹妹！我買了很多的糖果來。他們什麼時候來家呀？

唐若萍（以下簡稱萍）點心你買來了嗎？那很好。阿秀，你拿去給放在碟子上，等客人到了端來。

秀 嗯，小姐，我知道了。剛才大少爺在教我什麼革命道理呢。

萍 （笑了起來）那很好呀！你懂了嗎？

秀 我不懂呀。

萍 那麼將來叫大少爺再教你吧。

〔阿秀也笑了一笑，拿着包子向飯廳走去。〕

蓬 妹妹，我們家裏這位無產階級和咱們黑大姐這位無產階級，那真完全不同！

萍 （和霽地笑）哥哥，這就因為是我們家裏的。生活過得不同呀。楊先生說過，人是打從生活裏攢出來的。

蓬 又是「楊先生說過」，祇有你楊先生的話是對的。

萍 楊先生是我的，哥哥，你這算什麼話？你不是也在聽楊先生的課？

蓬 可是楊先生的話，你就特別聽到得多，我可沒有聽到過。

萍 哥哥，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蓬 沒有什麼意思，妹妹，你別發惱！可是我問你，楊先生對那位黑大姐陳美玉要好不要好？

萍 這個你問它幹麼？

蓬 我看他們倆常常同進同出的。

萍 哥哥，你老是這樣多心，這是不對的。楊先生老早就認識了陳美玉。那怕說來已經有六七年了。

蓬 真的？那我到沒有問過美玉。他們怎麼認識的呀？

萍 楊先生做過工人運動，聽說還到紗廠裏做過工。

蓬 怎麼？他不是曾在大學裏教過書？他竟去做工！

萍 大學教授就不能做工嗎？那麼，你爲什麼老說要到內地去打游擊呢，你是大學生呀！

蓬 噯噯！（敲自己的腦袋）這真是！這真是！我的腦子真不行！這不是我的意識不够正確嗎？我應該自我批判一下！

（他在屋子裏踱起步來。

萍（她看了一回書，抬起頭來。）怎麼這時候他們還不來呀？

蓬（他突然記起一件事來）哦哦！妹妹，我忘記對你說了。媽媽說不去重慶了，

她還就在香港，不久就回家來。（他交信給她）

萍（唸信）這真奇怪。媽媽的行動，可真叫人懷疑。一下子到香港去，一下子就

回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蓬 妹妹，那是你多心了。不是爸爸叫媽媽去嗎？

萍 也許我多心，天下事那裏知道呢。沒有打仗的時候，媽媽總呆在家裏，不是打

打牌，就是生病。可是這兩年來，媽媽可也活動起來了。

蓬 我們自己也活動起來了呀！妹妹，你不能光說媽媽。

萍 這真不錯。楊先生說過：戰爭就是淘汰，舊的掉了隊，新的興起來；戰爭又是

一面播箕，糠粃和穀粒，一起都活動了。

蓬 又是「楊先生說過」，我不要聽你這話。

萍 我沒有叫你聽。祇要別人的話說得對，我們都應該佩服！人是難得看見別人的

好處的。因為誰都自以為是。

蓬

你說我自以為是嗎？妹妹，你這話完全錯了。我一點不這樣想。我總覺得自己一點沒有用場。我是一個大學生，可是我還不如黑大姐。她懂得多多呀！她唱歌唱得好，她演戲也演得好。她對我說了不少革命道理。她在一九二七年就懂得革命道理了呢。這真了不起！可是我一問起她的家世來，她就老下臉子不說。我每次碰到她，我就覺得慚愧：我就覺得要自我批判一下。

萍

那麼，哥哥，你這一番話，也是自我批判吧！

蓬

妹妹，你這人真刻毒，連說話的調子也學起楊先生來了，不冷不熱的。我不再跟你說話了。

〔他悻悻然走向花園去。〕

萍

那麼，你又到花園裏去自我批判了吧。（她笑着。看書。）

〔啞場二分鐘。進來了兩個青年。不是勞萊哈代，卻也一瘦一胖。整脚的西裝，學生的派頭。但有點土頭土腦。瘦的一個，腦壳曬得漆黑。人叫他老宋。胖的一個，臉色帶有都市風的蒼白。醫生一定會斷定他營養不足。但卻胖得可以。人叫他黃胖子老王。〕

宋 真個是闢公館。

王 這叫做生活要社會化，要多方面發展呀！老唐一定是叫咱們來開開眼界的。

〔若萍從書本上抬起頭來，迎了上去。〕

萍 啊！老王，老宋，你們又在評頭論腳了？

王 不，唐小姐，我們已經攢進到肚子裏來，當蛔蟲，心裏有數。

萍 要不得吧！咱們住在這樣的公館裏。

王 要得！要得！大大的要得！但因為我們沒有，也就說要不得了。

萍 那麼請坐呀！

宋 很好。可是，老王，我要問你：你剛才說的，算是什麼理論呢？

王 算是老牌子黃胖子理論。行不行？革命不就是爲了要咱們都過舒服的生活？

宋 革命是叫我們吃苦！

王 但目的還是爲要我們過舒服的日子。現在我們都沒有好公館住，而有一些人獨

獨有，所以說要不得，還得大家吃苦。你說這話走了進沒有？

宋 那你不應該說「我們」，應該說「咱們」，說「我們」好像光是我和你兩人

吃咱們唐小姐的醋似的。

王 老宋，算你是一個敲釘轉腳的理論大家，我就輸了你吧！

宋 這不是我敲釘轉腳。這是真理不真理的問題！

〔我們的唐小姐看這兩位像煞有介事的爭論，站在一邊抿着嘴祇笑，這回她插進兩人中間說話了。〕

萍 噯，兩位理論大家，你們是到唐公館做客來的，怎麼一下子，就爭得面紅耳赤了？

宋 沒有的事，唐小姐，咱們是理論上的爭論，感情是不傷絲毫的。老王，你說是不是？

王 你說是，就算是吧。反正你一把抓住了真理！

萍 可是你們的爭論要是給我哥哥聽到，那一定又以為在諷刺他，又要發瘋了。

宋 怎麼？（他認真地吃驚起來）若蓬有瘋病嗎？這還了得！

王 可是你倒真的瘋了。人家不過很熱情。

萍 是的。老王說的不錯。哥哥太熱情了。看來就像瘋瘋癲癲的。他說，自己是個

少爺，自己就是個該詛咒的東西。他現在到花園裏自我批判去了。

宋 自我批判？

王 對啦！老宋，你不懂得自我批判嗎？

宋 我懂得！他一個人怎樣批判法？

王 哪，老宋，比如說，你在打游擊，碰到壞蛋們襲擊來了。一個靈魂在你心裏叫：「老宋呀！趕快逃吧！自個兒性命要緊」一個靈魂立刻來阻止：「老宋呀，你這樣想法是不對的。整個隊伍沒有退，你不能動一動！」於是兩個靈魂打起架來了。這就是自我批判呀！

萍 老王，你說的真有趣。哥哥的自我批判差不多也是這個樣子。他不大愛唸書，他就愛在花園裏踱來踱去，兩隻手絞在背後，咕哩咕嚕唸着。忽然，他提起手來批了自己一個耳光，或者抓住自己的頭髮，大喊大叫起來：「你這混蛋，你不應該有這混蛋想頭！你這布爾喬亞印貼利亞追的靈魂，我要撲滅你！」（她一邊說着，一邊學樣，引得兩個青年全都笑了。）

宋 （他忽然變做謹嚴）畢竟，我們還是笑不得……老王，這叫做內心戰鬥，不叫

做自我批判的。有這一種內心戰鬪的人，才敢對社會戰鬪。

王 那是咱們老宋「夫子自道」吧！

宋 你別打岔，我還有話呀！要是光說內心戰鬪，能推動對外戰鬪，那是唯心論的說法。而這一種內心戰鬪，都是社會上有那兩種勢力在戰鬪，內心就反映過來。所以，生在大時代的人，更多苦悶。

王 那麼，這是你的唯物論了，是不是？

萍 你們這兩位哲學大家，到咱們公館裏來開哲學班了？楊先生他們什麼時候來呢？不是說要到這裏來商量一件事？好的，老宋老王，你們請多討論一下哲學。我去看看哥哥看，他自我批判得怎樣了。請耽一回兒，這裏，有煙，請便。阿秀！拿茶來呀！（她往花園走去）

〔這兩位青年，忽然呆了一下，相互看着笑笑。阿秀端了茶出來，也端上兩盆糖果。老王開始抽煙，看了一下煙牌子。

王 Three Castle：噫！真是一個布爾喬亞的家庭。

宋（他不抽煙呆呆地往四下看）這話，你又說錯了。中國就沒有真正的布爾喬

亞，中國祇有買辦地主。你應該說他是買辦的家庭。

王 又是你的理論！但我要講事實。他們父親是個老官僚。北京政府時代就做官的。那麼就說是官僚的家庭吧。

宋 那是你的事實，正證明了我的理論。中國社會的特徵：地主買辦的權力，是由官僚軍閥來表現的。說他是買辦的家庭，不是更本質的把握嗎？

王 老宋，你可真是個理論大家，到處擺出傳教士的神氣。可不知道，你打游擊的時候，也把敵人的子彈來檢驗一下它的本質什麼的？或者，把你的理論當作砲彈放出去？

宋 老王，你這分明是虛無主義者的話，你沒有挖苦到我，卻打中自己的瘡疤了！你分明把軍隊中政治工作看得太輕了。

王 但你分明是個教書匠，別人在你眼裏全都是小學生。

宋 可是小學生的愛國情緒，比老師高得多。咱們這些報紙上的輿論家，實在連小學生常識也沒有。

王 這大概又要為你的抗戰八股辯護了吧。但你怎麼解釋這公館裏一對寶貝，竟也

參加革命隊伍裏來呢？

宋 老王，你這個題目出得很對，那是大大可以做文章的。據我想：那是他們自己階級要崩潰了的苗頭！但是不免會做一個悲劇的角色。

王 還有一付悲劇的命運嗎？

宋 不一定。種子是自己爆裂出來的：抽芽，發育。但種子還得讓泥土爛掉它的硬殼，自己吸收一部分好的東西，才能長大起來。

王 這是你的階級昇華論嗎？

宋 不是的，老王，你總是個弗洛特主義者，自己階級沒有了，還說什麼昇華。這是揚棄呀！

王 那麼讓您的理論架子也給揚棄掉吧！你聽，老唐奔來了呢。

（皮鞋聲分明可以聽到。我們唐少爺急喘喘奔上來。）

蓬 哈囉！老王！老宋！來得多早！歡迎！歡迎！（他快樂地跟他們握手）

王 你自己批判完了嗎？

蓬 笑話！笑話！（他拍拍老王的肩）沒有的事，誰說的？

宋 若萍說的。

蓬 那我等她回來一定揍她！

王 揍是揍不得的，揍了一下，卻又要自我批判一下，不是太不值得了嗎？

蓬 老王，你這人真頑皮——啊！陳小姐沒有來嗎？

王 陳小姐不來了。

宋 老王，你又故意弄虛玄了！

蓬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不明白呀！（錯愕地看着兩人）

宋 若蓬，你別聽他的話，他是四馬路賣春宮貨色：頂住別人屁股：「春宮要哦！」專跟別人開玩笑的。

王 這回倒是黃胖子標準理論了。咱們祇有黑大姐，沒有陳小姐，黑大姐是來的，

陳小姐可不來了。

蓬 哦！好極！好極！老王，有你說的！我真要揍你！（他裝做揍的樣子）

王 揍不得！揍不得！我是個黃胖子，可不是黃皮球，越揍越細：蓬的跳起來。但我也理由：你要是對黑大姐叫陳小姐，她準會生氣。叫她阿陳，她倒高興。

蓬 這倒是真的。

宋 也有什麼虛玄在裏面麼？

王 自然有一點。據說她曾經是個小姐，後來進紗廠做女工了。大概也是階級揚棄論吧！老宋，你說是不是？

宋 （裝得正正經經的）我不很知道她的歷史，我不敢斷定。理論是以事實爲根據的。

蓬 唉！的確！老王，我一聽到別人叫我少爺，我也覺得全身發熱！我討厭這個家！我也討厭自己！我叫這個家是一座墳墓！

王 不是王宮嗎？

蓬 不，不。老王，你別譏笑我。我總會有一天打從這裏出去。你們等着瞧吧！

宋 我們自然相信你能够。

蓬 而且我決不再回來。我剛纔在花園裏散步。我忽然感到這花園已經不是花園，這是一座很好的坟山，讓把骷髏來埋在這裏吧！

王 若蓬，這是一個很好的想頭。讓咱們去參觀參觀坟山，怎麼樣？

宋 老王大概還是一位堪輿家。

王 看風水嗎？那我內行。第一要講來龍，第二要講明堂，第三要講沙水，第四要講坐向……

宋 第五要點穴了吧！準備你老王自己下葬！

蓬 好說，好說。你們倆真有趣。

〔這三個青年，嘻嘻哈哈笑着走向花園去了。〕

〔啞場兩分鐘。〕

〔若萍從飯廳走出來。〕

萍 〔她向內吩咐着〕楊先生是愛喝酒的，你還得預備好一點的酒。（裏面阿秀答應着。她轉身向外一看，吃驚似地。）啊！他們到那裏去了？（稍停）一定往哥哥書房裏去了。讓我看去。（她向樓上走去，忽聞門鈴叫響，她轉身向入口奔去。）

〔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人，跟一個黑臉子的姑娘走進來。那中年人，西裝，短髭，臉色微黑。他就是咱們唐小姐聲聲口口說着的楊達。一個看不

透底的人物。有點吸引力，愛說反話。女孩子就是陳美玉，老練，癡直。她的手膀掛在楊達的手膀上。但在屋子裏男和女掛着手臂走，是大可不必的；不比馬路上可以賽驕。自然一進屋子，他們就分開手了。

萍 楊先生，你來的正好呀！他們已經來了。進裏坐吧！（她對這位所謂楊先生表示非常親熱。）

楊達（以下簡稱楊）不認識她嗎？（指陳）該不至於不認識吧！

萍 楊先生，你又笑話人了。咱們同課堂聽你講課，怎麼不認識呢。

陳美玉（以下簡稱陳）那裏，我跟阿萍不會跟你碰頭得更少。阿萍，你說是不是？

楊 哦！原來如此！那麼我怎麼不見您招呼她呀！這可見唐小姐雖然住在這一個闕公館裏，還不够有相配的禮貌。

萍 楊先生真挖苦人。我和阿陳很要好，用不到這一套禮貌了。楊先生，請抽煙。

楊 這算是你賄賂嗎？叫我別挖苦你。（他抽起煙來）之後，我知道煙是在這罐子裏，自己會拿了，可別再賄賂。

陳 我還來過幾次呢！

楊 你來過這裏？

萍 是呀！阿陳來玩過。

楊 那麼，你們做事，連對我老頭子也都祕密起來了。我要重重的懲罰你們。

陳 那裏，楊先生，你又說謊了。我不是剛才說過：來這裏的路，我認識。

楊 我以爲你不過是「老馬識路」，卻不料你已經是「登堂入室」了。

萍 那麼現在楊先生也「登堂入室」了咯。

楊 我也「登堂入室」了？不錯。那麼還是叫我來拜誰做老師呢，還是叫我來做老駙馬的？

萍 啊喲！楊先生，你這人總好挖苦人家！可是你還倚老賣老，我不歡喜你！

楊 小姐，人是做給自己瞧的。不是裝着呆臉，笑臉，叫別人瞧了歡喜！人可不能討別人歡喜的。一討別人歡喜，禍水就來了。不叫你當牛，出汗去耕田；就叫你當木偶，老呆在一個地方，受幾柱清香供奉。自然有些木偶，還得唱幾聲，叫別人叫好叫好的。

（在這時候，他們早已散兵線的駐紮在各自要駐紮的地方。楊達可一枝連接

一枝的抽煙。

陳 楊先生，不討別人歡喜，怎麼能招得進駙馬呢？

萍 阿陳，你說什麼瞎話！

楊 這就算是你頂住我了嗎？好孩子，你能！可是我並沒有要過。我不過問問：「登堂入室」的意思是怎麼講的？再說駙馬也得招個年青的，可不能隨便招個老頭子呀！唐小姐，你說對？

萍 我沒有聽到。讓你們說去！（她有點兒「愛嬌」似的）我什麼都不管。

楊 年青的，年青的也不管？

陳 哈哈，阿萍，楊先生這人是個夾纏二，別理他吧。人老，心可不老。一個大孩子。不算老呢，真好玩，有趣。

楊 不算老？那是你陳小姐——啊，是，是你黑大姐的算盤了。我跟你們要差一世紀五分之一呢。別的事情可以虛假，祇有年齡是虛假不得的。至於說有趣好玩，我不知道你們取的什麼態度。可是我倒記起一件事來了：十多年前，我到新世界去白相，坐在京戲班裏聽戲。一個女茶房來送手巾，我拒絕不要；她可

打情罵俏的扭了我一下鼻子，說：「真好玩，有趣。」

陳 啊！楊先生，你在罵人了。那就算我說錯吧！

楊 但你一定是取不同的態度的，所以也沒有說錯。年老人應該給青年當踏台，跨了過去。

萍 楊先生總是倚老賣老。年齡不是給你賣老用的。

楊 年齡至少還是一種記號。要不然，花雕也不需要十年陳的。

陳 楊先生說是貨色越老越好嗎？那麼，真是倚老賣老了。

楊 但荔枝還是新鮮的好。

陳 人可不比東西。人是擔戴得起兩個不同的時代的。儘也有永遠年青的老頭子。

楊 這是長生不老。但牌子終究是老的好。有了老牌子，天下也就是自己了。「你算什麼呢？我革命時候，你還在吃奶。」這麼一說，你就不准革命了。中國就是這樣一個愛老牌子的國家。

陳 但永遠在生長當中的人，是不老的；永遠求進步的團體，也不老的。因為他時常找新鮮的東西，來補他的衰老。活動便是年青的記號。楊先生愛活動——

楊 所以還不老，還可招個駙馬？你說是不是？但病人的熱度，從九十度升到一百零六度，活動得多厲害？所以活動也有不同：有爲了死而活動，也有爲了活而活動的。

萍 可是在我們眼裏，楊先生並不老。的確呀！阿陳，你說？

楊 這因爲在孩子們的眼裏，總以爲父母也是大孩子，拉着袖子，叫跟他一道玩。等到一個巴掌擊過來了，這才知道父母畢竟不是孩子。父母的眼裏，也常把孩子當作成人。孩子頑的太兇，他打他；書讀得不熟，他打他；字寫得不好，他打他；這是訓政時期，要訓得自己一樣好。世界上事，就是這樣的，相互爲用着。各人要派別人當自己用場。

萍 楊先生這樣說，真叫人不敢親近你。親近你就會算定咱們不懷好意呢！

楊 但老實說，我卻歡喜跟你們一起。招駙馬的意思是沒有的，你放心。跟你們一起，我覺得年輕了。但也因爲跟你們在一起，我又覺得年老了。

陳 那麼，這是楊先生年老不朽論了，是不是？

楊 你要算是，就說是的吧。人總是把是非擺在自己心裏的，不會放在別人眼裏。

誰都有權利，說自己的是，說別人的非。要不然，捉住一個青年，子彈也就不會對中他放了。他還以為放得是呢！

萍 世界真沒有是非了嗎？我不相信，楊先生！

楊 世界還是有它的是非。但世界有是非，可不能禁止自以為是的人們說是道非。世界的是非在那裏呢？

楊 看在你們眼裏，想在你們心裏。

陳 我們？

楊 你們年青的一代。世界的是非，不屬於年青的一代，歷史就得跑回頭路了。所以一九二七年，有人要把歷史拉向後轉，殺掉了許多青年，但其實歷史卻還硬要向前走。還有人從刀口偷漏下來。這偷漏下來的性命，可值錢了。我就活下來。

萍 楊先生說歷史，我倒記起來了。有人說歷史是個老人，您也說過歷史是推送真理的推柴車的老莊稼，那麼真理還在您老頭子手裏呀！

楊 老的要向小的學才行。歷史是老頭子，不錯，誰比得上它的年紀？自有世紀以

來，它已經有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了。但歷史永遠年青哪。它的工作，是除舊佈新。他永遠把眼睛放在新的青年的一代。青年們就得有自信：世界是咱們的。

萍 那麼，這歷史就是您？

楊 是我？（他抽着煙，打着煙圈。）過去的也未必是，以後的更不可知。

（這樣的談話是應該打住了。我們就請別的角度來填補吧，花園裏那三個青年，正興興頭頭的談着過來。

蓬 那麼以後怎麼樣？老宋你還得對我說下去。這真叫我氣得發抖。

宋 以後，被拉去槍斃。

蓬 槍斃？真的有這種無法無天的事。

（在這一邊，楊達彈彈煙灰又說起話來。

楊 孩子們，聽着，他們一定又在說宋陽同學的死了。我可是歷史的見證，歷史卻要青年的血打補針，這多殘酷！自以為是的人們，竟還彈着一九二七年的老調子。你是這樣飛出烏籠來吧？阿陳！

陳 別提起了！我自始沒有個籠。

〔在三個青年那邊。〕

王 你不是說遭暗算的嗎？老宋。

宋 但還不是一樣用槍打死的？

〔唐若萍迎上他們去。〕

萍 哥哥，楊先生來了哩。

〔唐若蓬沒有理。〕

蓬 那我們一定要跟宋陽同學報仇！不報仇，才不是人！

〔他們這時向這邊看來。〕

三人 啊！楊先生！阿陳！

〔他們撲了過來。〕

美玉！你來得好！今晚我們送你行，可是你到那邊去，我有一句話要請你帶去。而且記住：你要爲我們宋陽同學報仇，消滅這種不忠不義的隊伍！

萍 哥哥，又是這麼瘋瘋癲癲的，楊先生初來到我們家裏，也不招待一下！

楊 （他彷彿休息似的橫躺在沙發上。）還需要招待嗎？唐小姐，我們不是已經見

面了一千次。

王 楊先生，不會一千零一次嗎？

楊 那就算你有了記錄。（對宋）可是你們又談宋陽同學的事嗎？我對你們說，不用談了！也不必談了！（沉痛地）

陳 我也以爲不必談！

宋 老唐問起我，我們又談起來了。

楊 果然不出我所料。還是談着，談着，第三個談着。這確是我們談話的好材料。因爲他死了，談起來也就方便得多了。所以寫歷史的人，對於死人，也敢批評，也敢頌揚。對活着的，可又誰敢說一句話呢。死了就好辦，他不會回過手來打你耳光，而材料也彷彿豐富了。

宋 楊先生，你這話算是什麼意思？難道宋陽同學死得沒有價值？不值得我們談起他？

〔三個青年都表示憤憤然。

楊 （他彈了彈煙灰站起來。）也正因爲他死得太有價值了。我們要把他的死，當

作一顆炸彈吞下去！記住，屏着氣記住！（長時間的停頓）等待時機爆發！我們還忍心把他的死，徒然當作談話的資料，滿足自己的感情嗎？（語聲又緩和下來）自然，正也有一批人，以大言壯語，滿足自己感情；也就算是革命了。世間有專門趕喪事的吊客，現在卻有專門談壯士獻身的革命家。

王 唉！（歎着氣抽起煙來）

（全場啞然）

萍 但我怎麼也想不起，竟會有這種自己人殺自己人的事。

楊 （對陳）你需要抽枝煙了吧！孩子，忍耐住！別要發作。

陳 （彷彿別有傷心似地，但装着堅強。）是的！楊先生！（她也抽起煙來。）

王 但是，萍小姐，鐵一般的事實，叫你不得不想了起來。而且還得叫你相信：它不是造謠。

宋 是什麼自己人呀！他們不過化了裝，伏在你一邊。他們不過唱些仁義道德的老調子；隨時準備屠殺人民，隨時準備投降的！——這些地痞、流氓和惡棍！

陳 可是，我還忍不住要說，要是純粹地痞、流氓和惡棍，他們有時也還會變成一

個愛國分子的！因爲地痞、流氓和惡棍，大都是一些身受壓迫，專愛破壞社會秩序的盲動分子。對於這些人的性格，我清楚得多了。可是在他們的槍頭，一掛上仁義道德的旗子，那時候，就成爲最毒辣的劊子手了！我是不會放過這些劊子手的！

可是我要問：宋陽同學到底怎樣落在他們手裏呢？

王 他太天真了！你可知道：耶穌是怎樣被殺的？

宋 他真是抱着說教者的精神，想去說服那些部隊的。他相信，那些部隊，也是中國的力量，不能讓一、二個頭兒出賣。那些頭兒，頭上頂着上邊派下來的大帽子，把部隊的武力，當作老爺的資本。他們永遠不想跟敵人打仗，他們卻永遠坐地勒稅。祇有稅收誰多誰少爭論起來時，於是放出獠牙來咬人了。當地人民的情緒一天一天壞下去。這是叫宋陽同學看不過，耐不住的。咱們打仗爲了什麼？仗沒有打勝，人民卻全多餓斃了。皮也剝光，筋也抽完了。咱們打仗就爲的他們少數人裝腰包嗎？宋陽同學很勇敢，上他們部隊去勸說。他們部隊全部給說動了。可是也讓一位姓張的大隊長知道了。等到宋陽同學離開那部隊，他

派人釘他梢，在村外十里地上，暗殺了他，割下頭來拋在河塘裏，屍首給埋在麥子田裏……

蓬 世界上竟有這樣卑鄙的人嗎？這還成什麼世界，我們非把這舊世界打破不可！

陳 若蓬，你也願爲一切被殺的青年報仇嗎？

楊 阿陳！你忍不住了嗎？（他仍舊淡然地躺在沙發上。）

王 若蓬，像你那樣老住在這樣的屋子裏，自然不會看到這樣卑劣的人物。因爲生活已經裝上了鮮花，離開鬪爭太遠了。

蓬 老王，我知道你意思，我爸爸也分到這劊子手的一塊肉，你不是這樣說嗎？

王 你自然可以作這樣想，若蓬！

萍 可是後來怎樣呢？老宋！

宋（他沉默了一些時）我們老不見宋陽同學回來，我們知道事情一定弄糟了。三天裏，我們到處尋找他不到。當地人民卻從河塘裏，掏出一個布包。打開來看，就是宋陽同學的頭。是宋參謀呀！誰還不知道他呢？合村人們奔集攏來，全都哭了。之後，他們又在附近地裏，找出宋參謀的屍體。這馬上哄動了全縣

境，老百姓多撇下耷頭，抹着眼淚喊天老爺。他們有的從老遠地方渡過海來，給宋陽同學燒紙，吊着淚叫嚎。他們還要爲宋陽同學做道場。他們說，好人是做不得的，宋參謀也竟遭毒手了。

〔全場又啞然。各人臉上都現出悲憤與哀悼的表情。〕

楊 這真是太大的損失！（歎息。他起來在屋裏踱。）

陳 但我們的損失不止一次了！（憤怒）一九二七年春上，我的哥哥也是被人這麼斫了的；歷史是應該記下這一事實來的！哥哥從一個省城逃出，卻在火車站上讓人捉住，他們用大刀向他腦門、肩坎劈下去，劈成三條，連屍骸也給餵狗了……他們……這就是他們……歷史沒有把這一空頁寫上，人們全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的！人們全都忘掉了……他們也就敢於重演老把戲了！

楊 孩子。就因爲這樣，你拋棄了可愛的家，你的有名望的世家，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直奔向革命懷裏去了嗎？也因爲這樣，你這回把宋陽同學的死，當作你哥哥一般看待，非到內地去不可了嗎？那麼，你們都是報復主義者！歷史可並不叫你們做報復行動呢！革命也不是報復！吞下去的炸彈，等機會爆發！是

要你們燻出新的種子！

陳（她忍住着哭泣）楊先生，就照你這樣說法，你也反對我跟老宋一道去內地嗎？我不反對你，我也不阻止你去！誰都沒有這權利！但也很顯然：我不希望你們

跟宋陽同學去死，卻要你們學着宋陽同學的精神去活！因為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沒有理由，一定得站在壕溝上吶喊，叫自己身體，做敵人靶子。我們的大劇作家蕭伯納老先生，總勸我們別跟警察在路上打架，因為你沒有武器。但你有了武器可打時，卻就要一下命中了他的腦袋。這才叫做有把握。人應該對自己生命負責任，可不應該對自己生命開玩笑！

蓬 這話……這話，我反對！我不同意！

楊 朋友！勇敢的朋友！我沒權利阻止你反對，更沒有理由一定叫你同意！

蓬 人沒有死的決心，也就做不成大事業！

楊 你原來要做大事業。我們的英雄，你不錯！但太有了死的決心，就總不肯往活路上想了。

蓬 不，不！我們是求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個人的生死，是應該放開的。沒有死

的決心，可就不用參加革命。

楊

但世上沒有尋死的革命家呀！先生！沒有個人的生存，國家民族的生存，往那裏去依靠？大家死光，人人死光，可還有國家民族！那倒便宜敵人了。所以，說我們的人死不光，就可跟別人打一手，那是拚命主義，錯的！說我們人多，力量大，全都動員起來，一定會打勝仗，這是實力主義，那就對了。拚命主義的人，永遠自己不會拚命，卻叫別人去拚命。他不講動員，他講硬拉！拉不出去呢！可又來國家民族一大套理論。我們是求生，不是求死，雖然難免於死裏求生。但還得往活路想。不是死掉拉倒，全都去犧牲！

蓬

能犧牲總是好的，不肯犧牲的人，才是軟蟲一條！

不錯！能犧牲總是好的。但專愛講犧牲死呀的人，他一定是臨陣第一個脫逃的人。而沉着地工作，臨到萬難避免犧牲，終於犧牲掉了的人，那仍舊是往活路打算的人。要得！可是，（他抽起一枝煙來）這也許是我太老了的見解，你們不中聽！

〔爭論忽然中斷，各人在屋裏散開來。老王抽着煙。陳美玉不斷瞟着若蓬，

憐惜似的。若萍覺得要緩和這一下空氣了，拿糖果來分送。

萍 噯，楊先生又倚老賣老了。咱們此刻不要談老和小，也不要談死和活，吃點糖果吧！咱們今晚送老宋和阿陳的行，要快快活活談些有趣的事情。

楊 （拾了一粒太妃糖）談些甜的事情嗎？

萍 是呀！楊先生。

楊 那麼讓我這樣一個老頭子跟你這樣一個年青的女孩子，談談愛情，這才有興趣，也才甜了吧！

萍 啊啲！楊先生，您？……（她瞪住了他）

（大家都笑起來。）

楊 但我還要說些不很有趣的話，孩子。年青人是容易單純，直闖；老年人卻容易狡詐，規避。我們不能站在壕上，招敵人當靶子打。但我們也全不能放心自己人，不會從背後放過子彈來。宋陽同學可就有點兒單純。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戰線是很複雜的。戰爭原是淘汰，它將淘汰了強權和橫暴，它也淘汰了頑固和守舊。革命戰爭的陣線，一邊是國家和國家對陣，另一邊，卻也是新舊勢力的

對陣。敵人國家裏，也有我們新勢力，新伙伴。咱們裏面，又那里會沒有敵人所要的舊勢力，老搭檔！這里的新和舊的鬭爭，還是基本的。祇有咱們新勢力壓過了舊勢力，咱們才能衝破敵人的侵略堡壘，讓他們的新勢力也衝出來！咱們攜手！……這確不是很有趣的話吧！若萍，你怕又要說：這回老頭子又把救國責任，全盤推到我們年青小伙子身上來了？

萍 我偏不這樣想，也不這樣說。但我討厭你說老頭子，也討厭你愛挖苦人。

王 那麼還是再吃一塊糖吧！

萍 老王倒真像個小老頭子。

〔大家都笑了起來。正在咱們這看不透底的楊先生說話的時候，若蓬引着陳美玉悄悄地溜出到花園去了。〕

宋 楊先生的話不錯。我從內地來，更相信這話是真理。而宋陽同學的死，也給了我們不少教訓。我們也得學乖。

王 〔嚼着糖，抽着煙。〕我說楊先生的話是錯的。因為他沒有把自己計算在內。楊先生自己還算是舊的？還算是新的？

楊（又躺在沙發上了。）我是不新不舊，亦新亦舊。但可以算是你們隊伍裏一個拿旗槍的老傢伙——自然（他揚了揚手上的煙。）說老槍也可以。一身的本領，祇會賣賣報。

（大家又笑。）

萍 楊先生不老呢！你們越這樣尊他老，他可越擺起老的架子來了。

楊 噯，若萍小姐，你今天怎的全偏護起我來了？我是會把偏護的人，當作仇敵看的。因為她總在我身上有點兒打算。

萍 那麼我就說你是個老頭子，不偏護你，你可把我當作什麼人看了呢？

楊 仇人的對面，自然是親人了。

萍 那麼就（覺得失了口，馬上止住）……啊！我們應該吃飯了。我往廚下去瞧瞧看，不知道料理好了沒有？楊先生，我給你預備了上好的酒呢。

（她打從飯廳進去。）

楊 阿陳也溜走了嗎？

王 早跟若蓬到花園裏去了。

宋 真的是，我正想問楊先生，阿陳這人怎樣？

楊 像通心草那麼直，像竹火把那麼旺，但還能挨得苦！

王 說起缺點，還是急躁得很。

楊 急躁在集體行動下，沒有它的地位。這可並不怕。她又不當你們的司令！但她終究是個女孩子，有女孩子一份勇敢，也有女孩子一份脆弱。在強權面前她不低頭，但在愛情面前，她立不住腳。她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大火裏爆出來的一粒火花，但沒有經過好的鍛鍊。那時，我在上海一個中學裏教書，她也在那里免費上學。學校爲了革命，被迫解散，她到紗廠去做女工，竟也吃得起苦，領導起罷工來了。那時她大概十六七歲，小小的孩子那經得別人的抓，一把也就拉進牢裏去了。四年。這長了她不少見識。監牢真是個革命家的大學，我很願揚它！

宋 那麼，唐家兩位呢？

楊 怎麼，你要我用天平來秤每一個人的重量嗎？

宋 不，因爲，唐家那位少爺也老說要去內地呀！

王 我認爲是一樁相信不了的奇蹟。楊先生，這自然是我的天平了。

楊 不錯，咱們誰都在用天平秤別人，也被別人秤。那麼就讓這唐家兩位上我的天平來吧。重量是各有不同的，妹妹不會比哥哥輕多少。可是我們也得相信這時代呀！這時代的法碼！時代是最偉大不過的。活在這波瀾壯闊的大時代裏，最好不讓這些青年跑出這屋子去。一走出這屋子，就不免被時代捲了去。再說時代也會打開這窗子，把這舊堡壘衝掉。人要是真的看到這時代摧毀自己的力量，那麼，與其滅亡，還是新生！與其掙扎，還是捲去！青年總揀後一條路，年老人卻揀前一條路。

王 那麼竟沒有階級根性了？

楊 階級根性還是有的。但小的松樹容易移植，因爲它沒有生下很深的根。百年老松，就不同；扒住老的土壤，誰也不易動搖它。要移植，也多半沒希望。

王 那麼，這也算是階級論？

楊 這回，我應該叫你馬先生了。馬克思先生，我不知道呢。我們是活在中國的土壤上。智識是特別可貴的東西。智識對中國革命可真有特別作用。連西洋資產

階級的民主作風，也可當中國一把剷子，剷掉一些封建的硬壳。連咱們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還要吸收它——拿起這剷子。自然會拿起鐵錐來更好。要不然：「天高皇帝遠，納糧過日子，」這磕頭哲學又怎麼行呢。他們有可接受智識的一付腦子，他們就分擔得起一門用場！

宋 唔！楊先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錯，不錯！老王，你的理論太左了！
楊 但是宋先生，他也並不左呀！

宋 什麼？

楊 沒有什麼，你看那位唐家小姐又興興頭頭跑來了。

〔唐若萍真的興興頭頭跑來，後面還跟着若蓬和美玉。這回美玉的臂膀又掛在若蓬手上了。〕

萍 一個好消息！一個好消息！大家來聽我報告！

王 中國軍隊打了勝仗了嗎？消息總不會比這個還好了！

萍 咱們哥哥打了勝仗了。（她回頭看着蓬和美玉，發呆似的笑。）阿陳，你允許我說嗎？

陳 你說好了！這也有什麼了不得的！

萍 他們剛纔在花園裏訂了婚了。哥哥把戒指套在阿陳的手上！

王 那很好，確比中國軍隊打勝仗還勇敢！

萍 還有話呢！好話在後頭。我打從樹下走向花園去，正看他們兩個打得火熱，窩在一堆。我輕輕地走攏去聽。哥哥對阿陳說：「你的哥哥的確死得太慘了，我也要爲你哥哥報仇。可是，您——」阿陳說：「你說什麼呀？」哥哥說：「您愛我嗎？我愛得你發狂了。」阿陳瞧瞧哥哥不說話。哥哥說：「咱們青年要敢說敢罵，敢叫敢打，敢作敢爲。爲什麼你竟那麼不爽快呢！」阿陳說：「好的，那麼我們就相愛吧！」這樣，他們就訂下婚來了。

宋 那真是咱們戰士作風。

楊 哦！這是西班牙戰爭中德國志願兵的閃電戰術。那麼，唐小姐，還有你呢？

（在大家歡樂聲中，幕漸漸下。）

第二幕

距前幕約一個半月。已經是夏初的天氣。唐公館客廳上，換了一套夏季的陳設。椅子翻了座面。沙發換了淡色的套子。桌面布去掉了深色棉織品。最引人注目的卻是那瓶子上的花：是一束芳香撲鼻的夜來香。

我們的唐太太已經從香港回來。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公式『正反合』的安排，這裏咱們應該提供些反派人物的生活。這就是辯證法創作方法論的應用。是不是？

時間，也還是個夏天下午。人物的裝束預先交代一下：該是初夏的服飾。首先出場的，是咱們這公館的用人代表：余三和阿秀。他們在講愛情，一對燕子似的。

秀 那麼，還有呢？還有怎麼樣？

余三（以下簡稱余）還有，媽的，可不是我余三晦氣。（他刷的把香煙頭拋在痰盂裏。憤憤地。）但我決不會放過這小灰孫子。我不讓他在我頭上大意撒尿！

秀 您？您晦氣？余三，這是什麼意思呀！

余 總算我做個惡夢，扮演過滑稽角色！

秀 您的話，越來越叫我不明白！

余 我那時簡直油蒙了心。人家醉了酒，我可沒喝醉呀！嘻嘻哈哈一陣淫蕩的笑，笑得彎過腰去。叫我做狗叫，我就做狗叫。叫我學貓拖老鼠，我就學貓拖老鼠。叫我赤膊打一套太極拳，我也照辦。那知她做好了圈套，假慇懃叫我忽個澡。忽然她反了臉，說我對她無禮，要扭我上行裏去。叫我嚇得混身抖，哀哀求饒。可是忽然電燈一黑，向我身上撲來了一堆軟肉。……我做了個夢！

秀 啊喲！余三，那我全知道你的了！你是狼心狗肺！你是存心作壞！你對我說的
一大堆好聽話，全都送還你吧。八字兩撇開，咱們就此完蛋，了結！

（阿秀悻悻地走向飯廳那邊去，忽然壁間電話鈴響了。她走去接。）

秀 是誰？這裏唐公館……哦！王小姐嗎？太太在家。你來就是了。（她放下聽筒）

（余三攪遮在飯廳門前。）

余 阿秀！我該死！你瞧！（自己撇了兩個耳括子）但您不能撇掉我這份好心。咱們窮相好，真心實意窩在一鍋子裏，熬粥似的挺親切。算我倒霉！我那時也許有一份橫心。但你還得讓我說完來。

秀 那麼，好呀！你說來。可是你沒有話叫我信得過，這以前，你可別動我一根毛。

余 好姐姐，我就不動！您聽我說：上海世界雖然大，可也得有咱們一份天下。老躲在別人屋簷下過日子，總不是一會事。我就想，往那裏弄到一筆錢，到滬西去開家小賭場。門路我可有，本錢就缺少。我那時有橫心。全以為她詐我，我也可訛她一手來。一萬八千，胡裏馬裏，也可把賭場開起了。那時候，你愛抱台子就抱台子，我當老板，過它一個瀉意的天地。嗯（他瞧了瞧她）你這個不願意嗎？我也想過，開個嚮導社，也要得。嗯，還不行嗎？那麼到那裏弄堂口去開家煙紙店。你當掌櫃，我做賬房和跑街，兩口子，過一輩子和氣的生活……這就是你的好想頭嗎？那我可一點不稀罕你。我還是一句話，八字兩分開，咱們各走各的，撒手，了事。

〔她向飯廳衝去，余三遮住她。〕

余 慢慢，好姐姐！您這分明是吃乾醋哪！

秀 你不放手嗎？我要叫了！（余三放她進去了。她回過頭來。）余三，你聽住，一個男子漢，不是這麼容易出賣的！你要做你的買賣，做你的去吧！咱們井水不犯河水，兩不相干。

〔碰的一聲把門闔上了。〕

余 哼！您可也不用紗頭十足！俺余三也不是好惹的。等着瞧！……可是，我能打從這兒出去嗎？……不，不。我要等機會，先放倒那個小灰孫子來！……

〔門外汽車聲響。一位十足摩登的小姐，登上我們的舞台來了。咱們得搜羅上海頂頂時髦，頂頂出風頭的服裝，讓她來穿戴。塗脂抹粉不用說。一身上洒滿香水。這香水應該是跟德國長射程大砲一般，九十里外能够醉倒人。路彷彿不是用腳走的：用身子嬈。全身就是韻律與韻律組成的。中國話裏有個最好形容詞：一身的活氣。她是王蕙莉小姐。〕

王蕙莉（以下簡稱蕙）太太在家嗎？余三！

余 在家！哦！蕙利小姐！你來得正好！俺余三呀，就是太太的一個活照會！余三在家，太太可會上那裏去。

蕙 嚶，不錯。余三，你這孩子很聰明，回答得很好。

余 蕙利小姐，這承你誇獎了。我呢，自然有我的一套想頭。比如說，論人們的腿子，也有三等九流的分別。上等人，有腿子，不用跑路，比如像太太和您小姐，腿子擱在咱們汽車夫手裏！……

蕙 腿子擱在汽車夫手裏？

余 可不是，咱們汽車夫的手，向東一轉，向西一轉，太太小姐們的腿子就轉到東邊轉到西邊，落腳了，進了目的地。這在余三自然是有運氣。總算余三化不了什麼力氣，用不到借自己腿子替別人跑路。可是下等的黃包車夫，一付腿子要對付兩付腿子的事，氣喘喘的跑死人，還嫌你跑不快，車上那付腿子直蹬……

蕙 嚶！余三！你說話裏，別有些意義，可是我還不明白你。

余 我就要問您：爲什麼太太們小姐們的腿子要擱在汽車夫的手裏？

蕙 這一點嗎？余三，那很容易回答的。因爲汽車夫是汽車夫。

余 哈哈！王小姐！（笑着，看住她。）

蕙 怎的，你不預備給我通知一聲太太嗎？

余 哈哈！這可叫人笑得要死。我吩咐阿秀通知去。

（他向飯廳進去，王小姐在屋子裏溜視了一回，抽起一枝煙。

余 （他又笑着出來）王小姐，你回答得有意思呀！

蕙 那很好。我也要問一問你：余三，你那麼說，是不是太太老叫你開出汽車去，

滿上海的飛？

余 這倒不見得。

蕙 您太太還上別的地方去嗎？

余 這個你全知道。太太的路，是拴在您小姐的手裏呀！咱們太太本來不愛出門，

跟您小姐混熟後，也就一逕出門了。

蕙 這很好。（稍停）可是我還有話問你：你是開汽車的，一定有很多當汽車夫的

朋友，公共汽車裏有沒有你要好的兄弟呢？

余 小姐，汽車夫是粗人，您可關心不得的！

蕙 這個你不知道：人全都是平等的，粗和細是生活的不同，粗的人不會就損了身價。再說粗的人，才是結實，才雄赳赳的，可叫人歡喜呢！

余 粗的可叫人歡喜？那麼粗人倒也歡喜細的！

蕙 這才對啦！咱們做人應該平等，喜愛可沒有界限的。我就很想知道汽車夫的生活和心理。

余 那麼，小姐，您永遠不會懂得。粗人也有細心，曲折得很呢。

蕙 可是，說實話，我也有二三個公共汽車上的朋友，咱們吃呀玩的處得很好。可是，這是有些關子的，不必說了。

余 自然應該有關子。太太和小姐們就多的是關子。（瞧不起似的）

蕙 真的，咱們是在買票時搭熟的，咱們就要好起來了。開始是一個，之後是二個，三個……大家都很坦白。真的，過的是集體生活呀！余三，你有沒有女朋友呢？

余 我就認識咱們的王小姐！

蕙 你這人俏皮得很！……

樓梯聲響。咱們的女主人唐方淑貞下樓來了。外貌實在很淑而且貞。看相的人會說：這是一付孤孀相。瘦瘦的身軀下，藏着一付囂強而奔放的性格。這性格，可叫她向上升，勇敢得成爲一個時代的戰士，也可叫她往下墮，腐爛成一段污泥還不如。她現在出現在咱們眼前，該是站在向上往下的交叉點。不，該是上上下下的在推移。她這時穿了一統便衣，還沒有照例敷過脂粉。她知道王小小姐是最熟托的朋友，不礙事。

唐方淑貞（以下簡稱方）余三，你呆着幹嗎？您可缺少一個汽車間的好公館？（她口氣很嚴厲）啊！蕙利小姐，對不起，又要你過來了。

（余三悻悻地走向門外去。）

蕙我到今天，才知道您回來呢。那一天，不是您也跟咱們買同一隻船的船票嗎？正是哪！行李已經吩咐搬到碼頭上了，臨時又接到一個重慶來的電報，還得找人相商一下，又挨下來了，住上四五天。

方我們正奇怪呢。我和小鄺上了船，各個房間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你。本來這趟航程，多好玩呵，可是少了你，連我也覺得好沒意思。

方 這可別胡說了。我沒在你們眼前，你們不是少些兒顧慮，玩得更有意思嗎？

蕙 哦唷！唐太太，倒有你這一份心思。原來你是避嫌疑，不跟咱們一起來。可是前一回，從上海到香港，那可祇有 you 和小鄺倆家頭啦！你們玩得怎樣呢？

方 王小姐，咱們別把話說溜了！玩是玩，正經是正經。你是不是來約我到那裏去呢？

蕙 正是。小鄺說要我來看了你。如其回上海來了，那就請你過去一趟。

方 我本來早想打電話給他去的。因為回來有點兒累，也傷風，還等老爺那面最後回電。回電昨夜總算來了。我今天就想找你們去。

蕙 不是「你們」，把我也包括在裏面。找小鄺去，不更乾脆了嗎？

方 王小姐，你可太愛玩，咱們都爲的正事呀，再說小鄺呢，我們本來早就認得的。五四時候，他在北京高師裏唸書，我在女高師裏，咱們還一同組織過什麼文社咧！

蕙 哦！原來還有這樣一段歷史，這真叫人羨煞。你們都是五四時代的人物呀！那我應該是屬於什麼時代呢？

方 這可並不是怎麼光榮的事！五四時代是過去了，所以咱們也就老了，不比你是個小姐，時代的牌，抓在你自己手裏，你愛打出那隻去，就是那隻。

蕙 這倒也不一定的。可是我也的確有我的時代。不瞞你說，大革命時代，我也革過命，那麼我就算是大革命時代的女性吧。這想起來倒是怪有趣的，五四時代的新女性有了家，大革命時代的新女性連一個窠也找不到，就是滿街歷天的飛呀！

方 這是你的驕傲，是不是？但也祇好讓你驕傲了。咱們這批女性，全做了別人的太太。前些年，咱們在南京住下，幾位老爺的太太，一碰面，竟都是老相識。問長道短起來，全都覺得自己走了樣。那時候，年少氣盛，可真有一些闊大的抱負呢。有一位莊部長的太太董亦湘女士，五四時代，火燒趙家樓，她也是其中的一個。一派的男子氣概，逢人就罵老八股，靈學鬼，舊禮教的門神，幾乎什麼男子都要怕她三分。真是個革命女傑呢。前些年我碰到她，人是越發胖了，一個老大的個子。據說她們公館的門是定做的，爲的方便她的進進出出。（笑了起來）南京屋子的門可真也太小了。

方 真的，這不是我說笑，那一位不知道董女士的胖呢。她現在可什麼世事也不管了，真個是身廣體泰，成天在家裏打打牌，抽抽煙，或者上戲院子去聽聽戲。據說她還有一付好脾氣。她頂愛用上海物事，物事一到南京，那怕是上海去的，她就不看入眼。買一雙鞋子，她也要坐着部裏汽車到上海來買。部裏面屬僚，摸着她這一份性子，自己即使不到上海去，也要托人到上海剪一匹好衣料什麼的送給她。她接到這些，全身肥肉會笑得抖下來！

蕙 這真是個好太太！那位莊部長後來不就是天安門外當主席出身的？大鬧段執政政府的老英雄，是不是？

方 不錯，正是呢。可是後來也有個笑話，有些同事巴望送份禮，去上海沒機會，就找上海店家的包皮紙。這些包皮紙竟值五元錢，買來買去的使用。

蕙 唐太太，你可真愛說笑，這不是太挖苦人了嗎？

方 但我是聽來的，可是我也想了一想，五四時代的新女性和上海的包皮紙，彷彿這中間有點兒連帶關係。我自己呢！實在也難說，還不是一樣，這是五四時代女性有了家的好處！

〔壁上電話鈴響，唐太太走過去，接起聽筒。〕

方 是誰？是小鄺嗎？……找那一個？……王小姐在這裏，要她聽電話嗎？

蕙 啊！是的，唐太太，小鄺一定來催咱們動身了。他說，上面急得很，要知道到底你帶來了些什麼！

方 （還在聽電話）小鄺，……你說了一大套，叫我在電話裏怎麼聽得清楚……我跟你說不清楚呀！……上那裏去？……這些地方恐怕不好吧！……這也行呀！……那麼再會。（掛上聽筒）他說要上這兒來呢！也好。事情不是三言兩語談得了的。我也真厭煩死了。這那裏是咱們女人家管的事！

蕙 那你可真成了五四老太太了。咱們大革命時代出身的，可還愛玩這一套。人是政治的動物呀！

方 那麼，王小姐，請你呆一下，我一身的骯髒，可還不會梳洗過呢！我上樓去一下。

〔唐太太走上樓去。唐若萍從樓上下來。兩個人在樓梯上談話。〕

方 孩子，你又到那裏去？

萍 媽媽，我正想對您說。今晚咱們同學會演戲，我要遲一點兒回來。

方 又是演戲呀什麼的！你可要當心自己！

萍 我知道就是啦！

〔兩個人分頭上下。

蕙 哦！唐小姐，你出去嗎？

萍 正是咧！這位是？

蕙 你沒見過我嗎？我是姓王的，您叫我王小姐就得啦！跟唐太太是好朋友！你們演戲，爲什麼呀？

萍 爲義賣獻金！

蕙 是那個學校呢？

萍 一個夜大學。

蕙 這真出奇了。有了夜中學，又有夜大學。

萍 抗戰時期，時間全都寶貴起來了，大學也在夜裏上課。這並沒有什麼奇怪。

蕙 演些什麼戲呀？唐小姐一定演的主角。

萍 不，我演不了戲，去幫幫忙的。演的戲，叫做「摩登小姐」。

蕙 「摩登小姐」？這一定很好看，有入場券嗎？我也想去看看呢。

萍 啊，對不起，我不會帶在身邊。時候不早了。王小姐，少陪了。（她逕自出去。）

蕙 一個好女孩子！（她抽起煙來。）

（我們這三十歲的時髦女性，這回彷彿有點寂寞。但她那一對老貓似的眼睛：看看這，看看那，可永不寂寞。它告訴人，要在這屋子裏看出個秘密來。她還開始動手翻翻這，擦擦那。我告訴你們，她是一個女間諜。舞台上大約過那麼三四分鐘。唐若蓬滿面大汗的從外面衝進來。）

蓬 妹妹！妹妹！（他叫着直奔裏去。）別人等的急死了！您可還不去，晚上怎麼演出呀！

蕙 （她笑了起來。這叫唐少爺怔住了。）是唐少爺嗎？

蓬 是。太太！

蕙 啊，大少爺，你好一張鋒利的嘴，出口傷人。人家還是頂括括小姐呢。也難

怪你，咱們沒見過吧！

蓬 嗯！小姐，小姐尊姓？

蕙 [William Wong]，中國字是寫王蕙利的。（她交給他一張卡片。）

蓬 找媽媽來嗎？那麼，我告訴她去。

蕙 不必了，早見過來着。你請坐呀！陪陪我這客人談一談，好不好？

蓬 （唐少爺催促起來。）我有一點兒要緊的事，我——

蕙 不會比愛人在醫院裏斷氣更要緊吧。你找你妹妹演戲去嗎？她早已出去了，拿了一包行頭。你可不要去演戲吧！

蓬 不，不。我不。

蕙 那麼，大少爺就陪我談一會兒去，也是主人家一份禮貌。

蓬 （他催促地呆了一下。）是，是。小姐抽煙吧！（他遞了枝煙。）

蕙 哪，少爺，我抽着呢，（她給打了一枝火柴。）大少爺抽煙吧！

蓬 我不抽煙。

蕙 這真是個好青年。陪我抽一枝不行嗎？

蓬 我實在不抽，很對不起。王小姐！

蕙 那麼，很好，您坐呀！您在那個學校唸書呢？

蓬 華國大學。

蕙 校長是誰呢？

蓬 校長在內地。是章文伯博士。

蕙 哦，是他。教員都是抗戰派嗎？

蓬 全都是些搖鈴上課，拿錢吃飯，拉矢脛覺的穩健派。也不抗戰，也不和平。他們守中立。

蕙 這很好。你們在學校裏做些什麼事呢？

蓬 在學校裏唸書。

蕙 （媚惑似地笑了起來。）在學校裏自然唸書咯。可是唸書以外不跟女同學上公園散步，談談戀愛嗎？咱們在大學裏唸書時，這玩意兒才算是正課。

蓬 不，我日裏在大學唸書，夜裏到一個地方聽講戰時智識去。

蕙 是一個什麼夜大學嗎？

蓬 正是。

蕙 這個學校據說非常之好，我的表妹也在那裏唸書。是在什麼路上呀，我倒忘記了。

蓬 是在北京路三千二百零三號。

蕙 是的，一點不錯。我記得在我的手冊裏，有這地址的。（她拿出手冊，給寫下來。）

蓬 （站起）對不起，我還有一點事，王小姐。

蕙 啊！唐少爺，這樣你太不懂得「Ladies first」的意義了。你還得陪我一下呀！請坐哪！

蓬 嗯！（又坐下）

蕙 我還有話要問你呢。今晚你們不是要演出「摩登小姐」嗎？我表妹這麼說。你們這學校，真是個革命學校呢。

蓬 正是，我們學校，是青年們自己辦的。這回演戲，一則是義賣獻金，一則是捐募去內地的經費。

蕙 是的，我也聽表妹說，你們學校和內地游擊隊是通聲氣的。你們就是他們的訓練學校，要派大批人到內地去，是不是？

蓬 已經派去了一批。

蕙 到哪裏去的呢？

蓬 到江南各個戰場上。連上海十里地外，也有我們的隊伍。

蕙 真的，（吃驚似地。）您可以告訴我們嗎？那在上海附近，有誰的隊伍呢？

蓬 這不能說，這不能隨便說的。他們說，這是祕密呀！

（這時，我們唐太太打扮得極時髦的下來。

蓬 （他站了起來，如釋重負似的。）哦！媽媽來了！

方 （在梯口）阿蓬，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蕙 老一晌啦。大少爺可真有禮貌，他陪了我些時候，要不然，我會冷落死了。

蓬 媽媽，妹妹已經出去了嗎？

方 你也想出去嗎？

蓬 是的，我們那邊忙得很呢。

方 忙什麼的！好壞也是個少爺，不比別人，可以隨便在那裏混！那些人都是壞蛋，你給我小心自己！

蓬 （不理她一逕上樓去。）我還要拿些東西去。

方 拿什麼？

蓬 （樓梯上）拿兩通西裝。

方 拿西裝去當行頭？哼！你要知道，這是你爸爸掙來的錢，別以為多容易，隨便拋去。要末，揀兩通舊的去！

（若蓬還是不理她，逕自上去。）

方 王小姐，你看我這衣服還合式嗎？

蕙 怎麼不合適呢，年紀要減輕十年哪！唐太太，您在南京時候，我怎麼會沒機會碰見您？看您這模樣兒，正是社交界數一數二的人物。

方 王小姐，你竟有付好厲害的嘴巴。我在南京時候，不是生病，就在家裏打打小麻將。想做一個賢妻良母呀！可是現在時代變了，老爺硬要派我在上海做留守處主任。我還得出去胡鬧，真沒有辦法！

蕙 唐老爺不會別有用心嗎？去年春上，我在漢口，老爺們帶寶眷不便當，可都有了「臨時組織」。也有人叫這做「偽組織」的。一個「偽組織」不夠，還有二個；兩個不夠，聽說還有個「集體農場」。

方 集體農場？

蕙 是個國內頂頂大名的詩人太太組織的。資本是合股的，要玩的老爺，全可上那兒去！

方 這真該死啦。又是南京時代那個怪公館搬到那邊去了。

蕙 老爺們怎麼少得了太太呢？您得提防唐老爺一着。

方 我很放心。他有偽組織，就由他去吧！

〔若蓬直衝下樓來，抱着一包衣服，穿過客廳出去。走到門口時候，忽然和一個提着手杖進來的男子碰了一個照面。但他頭也不回的走了。那男子，約莫四十不到一點的年紀。西裝，皮鞋，帽子，手杖，頭髮，全是一身新的。多少有點香港風。他瞧了瞧屋內。上來就跟兩位女的握手。〕

鄭如風（以下簡稱鄭）啊！太太，小姐，勞你們久等了。怎麼？唐太太，咱們約

好同船來上海，你怎的又臨時脫鈎了？

方 實在對不起。臨時來了電報，就挨遲了一班船。

鄭 那麼，是不是事情也有點變故呢？

方 是的。條件上還得磋商呀！

鄭 那在我們這方面，恐怕等不及了。

方 現在是祇有一個問題。大家認為他是不能下台的，一切還得由他來收拾殘局。

鄭 王小姐，你聽，這就是中心問題呀！中國的事，全是以人做中心的，所以中國弄不好！

蕙 正是呢，這樣還有什麼談頭！

鄭 再說，前一個月，還可風移舵轉。現在咱們的總攻擊令已經下去了。您，唐太太，沒有看到我的文章嗎？

方 反正我管不了這許多閒事，我把條件去拿來給你瞧吧！（她要動身上樓去。）

鄭 （阻止她）不必！不必！咱們談談就是了。我剛才和老宣談過，一切還得由他來決定。晚快一點，他說自己上這兒來。回電怎樣起稿，也由他來決定。

方 我可麻煩透了。這邊要我做個傳聲筒，那邊要我做個留聲機。我自己是毫無主意的！要是事情完了後，我還是回到床上去……生我的病！

蕙 小鄭！你聽，咱們的唐太太真是個好人。她沒有自己，祇有別人。但是，唐太太，這些事女人辦是頂合適的。小鄭，你說是不是？

鄭 正是，唐太太是爲國宣勞，爲夫效力。

蕙 呢，小鄭，唐太太還說你們是五四時候早就認識的，真的嗎？

鄭 那有什麼虛假呢。去年，我跟唐太太初次碰面，簡直認不出她了。那知道她就是寫太戈爾派新詩的方越男女士！

方 你又要給我算舊賬了嗎？鄭老爺？

鄭 咱們不算舊賬，但你的確改變得太多了。可是幾回跟你談過以後，我覺得你還是女騎士作風！

蕙 女騎士？，在那冊歐洲中古小說裏的英雄呀！

鄭 你還不知道嗎？唐太太，他的父親是一個騎兵旅的旅長，後來是解甲歸田了。唐太太沒有做唐太太時，就愛好騎馬。她在北京時候，有時，還騎駱駝上青石

橋去。

方 這些都是過去了。那時候，我們受了一些新思潮影響，心裏真是海闊天空的。

愛玩什麼，就玩什麼。越是別人看不入眼的，自己就越玩得快樂。說這是浪漫派派頭。真是見笑人的！

鄭 我們還結過文社！啊，是的，越男！他，我們的唐太太，我記得還有一個姓什麼楊的這一個窮小子，是你的小愛人吧，他到那去了？

方 這我怎麼知道呢。你問得好豈有此理。

鄭 大概是一九二七年在血浪中淹死了。我看他是個生成沒出息的貨色。

蔥 是個革命家嗎？

鄭 革什麼命？革掉自己的命！

方 自然，你們是對的。我真料不到你鄭先生真一帆風順，做廳長，祕書長。直到現在，做起和平大使來了。

鄭 比我高昇得快的還多得很呢。你們看那位莊部長就祇做過一回天安門外的主席，大鬧一下執政府。一九二七年時候，還在德國唸什麼土木工程科。革命是

我們革出來的。他一回來，卻就做大學校長，校長一升又做部長。

蕙 剛才唐太太還談起他的太太。

鄭 是董亦湘女士呀，這也變得真快！可是她還有一付手段。這叫做死抱住老爺膀子不放。她還在內地受炸彈飛機的威脅，可不肯放老爺走路。

方 男子們高升得快，女子們改變得快，這就是我們的時代！唉！說起來，真是個夢！

鄭 但從女騎士變做一個官太太，卻是很不錯。要是變做花瓶，變做被叫的條子，那才可憐哪！

蕙 小鄭，你別侮辱女性奚落人！你說的是誰？拿出證據來！

鄭 你就是一個例子！你革命革得沒有出路，上咱們大陸大學來唸書。

方 哦，原來，你們還是師生？

蕙 是什麼老師！我不認他！

鄭 不認得也得認得！你終究聽過我的課，上過我的學，是咱們訓練出來的幹部，乾乾脆脆的幹部。

蕙 好個訓練！把我標價出去，看看你們訓練成績值幾個大錢？

鄭 可是你用不着頂嘴。我看得那些女性太多了。在部院裏花瓶，全都是這一些貨色。那裏是去辦公的？見上司怩怩扭扭的，巴望別人憐惜她。借着公事因頭，直撲到上司公館去。排開老太太、太太們的眼睛，在上司面前裝模作腔。願望據說倒不太大，做個次號的官太太也行啦！這還算是天字第一號規矩人物。

方 那麼不規矩的怎麼樣？那就是被叫的條子？

鄭 你們說到什麼路上去了，小鄭，王小姐！別談這些了。

方 唐太太，那個貓兒不吃肉，可是也有貓兒不愛聽經，你卻裝起假正經來了。不錯，五四出身的女性，就多一份假正經。大革命出身的女性，就多一份潑辣、放浪和怩扭！

鄭 但這都是你們男子的罪惡！

方 也許是，但也不全是。比如說，叫條子吧！那種女子，還不是像前清候補道，首先到京裏來，打起公館，住下來的嗎？這時候，老爺們吃酒興上了，打一個電話去，放一部汽車去，或者寫一個條子去，叫她來同喝幾杯，那又有什麼了

不得。

蕙 可是你們還要去叫別人家的太太！難道那些太太也專備你們叫條子的？

鄭 那因為別人家太太，人才出衆！比如，能吟詩，也能把「大世界」對對「小蓬萊」。什麼都談得上來！

蕙 可是你們還攔路搶人！

鄭 這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汽車開過了，路上碰見她，送她一段路，也是應該。

蕙 你們給這些人搶到那裏去呵！不是湯山，就是上海。

方 這真是太新鮮的新聞，很叫我們老八股開眼界了。

鄭 哦！唐太太，原來你還是老八股！

方 小鄭，您？（她怒目而視了。）

鄭 五四老八股和革命新潮流，不過是作風不同。

方 是什麼作風不同？

鄭 唐太太，像你那樣怒目而視，和我們蕙莉小姐的放聲大笑，就是作風的不同！

蕙 我什麼時候放聲大笑來着？

鄭 我說，西洋畫是露的，光暗分明。中國畫是暗的，淡淡幾筆，意在筆外。這就是作風不同。

方 那麼，小鄭，你算是什麼作風呢？

蕙 他是沒有作風的作風！流氓作風！所以，我就要爲一切女子爭一口氣。她們開好公館，專等老爺們來綁票。可是我，祇要想起那位老爺值得綁一綁，我就一部汽車開去，把他綁過來。在那裏落腳，上海、湯山、天邊、地角，全聽我的便。現在你瞧，我就把你從香港綁到上海來了！

鄭 哦！這個倒是你的好想頭！

方 啊！這樣的話，我聽膩了！怎麼宣先生還不來呢？我希望快點交待了就是！

鄭 你今晚不打算出去了嗎？

蕙 全付武裝了，怎麼會不出去？

（余三從門外引進一個老頭子。這是一位生意中人。錢莊經理。中裝。他姓金。就叫做金經理吧！

余 太太，金經理來見您！

金 哦！太太有客嗎？那麼改日再拜訪了。

方（她振一振精神。）不，沒關係，請坐吧！

蕙（她向鄺丟了個眼色。）小鄺，咱們到花園裏去談談吧！

鄺 很好。不要打個電話，去催一催老宣嗎？

方（對金）沒關係，就坐在這裏一道談吧！不要見外呀，都是自己人。

金 是，是，自己人，沒關係。要不，我改日再來拜訪。

鄺 不打擾您。咱們沒事，花園裏玩玩，等老宣來吧。

（他們挽着手向花園那邊走去。）

方 金先生，請坐呀！

金 隨便！隨便！太太，你不是剛從香港來嗎？

方 是的。回來還不到三五天。

金 因為你剛從香港來，一定有準確的消息。

方 難道你們市場上又有什麼消息嗎？

金 正是。太太。和平空氣很濃。

方 那麼是不是外匯市場又有變動了？

金 看來情形會是這樣的。可是現在情形，也許和去年不同。去年十月裏頭，一有和平謠傳，法幣就往下跌。申報經濟新聞欄，說這是人心擁護抗戰。因為一和掉，國家可還不是別人的？法幣不值錢，就大量拋出來了。這話是不是對的，我看沒這樣簡單。也許宣傳宣傳。現在法幣接續在跌價，我看還是去年種的根。因為鈔票這一東西呀，看來是死紙頭一張，可是他有腳，自己會跑路，它一往下跑起頭，那祇有一直跑下去了。

方 金老板說的好，也很有見地。那麼咱們合記公司，應該怎麼辦呢？

金 自然，這個我很關心。太太，你們委托我辦的事，那是不能隨便的。講到法幣的行情呢，這說來不簡單。法幣就像人，外相胖，可沒用，全靠骨子裏結實不結實。這就是銀根。銀根緊，外相越胖可越糟糕。因為容易中風，一下子倒下，再也爬不起來了。

方 （她看着他說話樣子笑了。）你譬喻得很好，金老板。

金 我是錢莊出身，祇能那麼說。太太。那麼論現在法幣呢，就是這個樣，有點兒

虛胖，不結實。虛胖就應該打補血針。借外債。這是很要緊的。據說這回羅宋人又借給咱們好幾萬萬羅布。可有這一回事？

方 沒有的事。這完全是造謠。

金 造謠，沒有的事。唉！那就爲難了。（他在屋子裏轉了一轉。）

方 你爲什麼擔憂呢？金老板。

金 我看法幣的病是落症了的。別的針借不到，這一針鹿茸針不打，那可爲難了。方老板，你要知道，仗是不會老打下去的。羅宋人借我們好幾萬盧布，那也爲他們自己呀。叫我們打下去，好消滅他們一個敵人。可是到了這時候，我們自己也筋疲力盡，祇好任他們來支配了。

金 太太說的是。可是天下事有一利也有一弊。我敢在太太面前說句私話，國家法幣一穩定，對我們個人是不一定有好處的。咱們個人財富，不全靠法幣。金磅，美元，還有那老頭票和華興，全都是咱們立腳點。國家財富是祇能把法幣做標準。它得硬穩定在六辨士半，十二元美金上。個人財富，那就全靠金融市場，波動流轉，抓住機會！……

方 金老板，你的看法，也許是很對的。但爲咱們合記公司打算，你得看到一點。仗是不會老打下去的，和總有一天要和，今天和明天和，自然料不準。直接談判，間接談判，也還有商量。那麼，我們要怎麼辦？老爺也叫你要好好措置。

金 真的是，這……這有點難辦。這都不好！

方 還有，我正想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可別洩漏出去：平準基金快要完了。總有一天會宣佈不維持黑市場。財政部聽說還要來一次限制提存，抵制華興票。

金 那得趁現在把外匯多抓些進來，外匯總是好的。外匯有出路，靠得住。

方 要不要再想些別的方法呢？

金 但還得轉舵呢，太太。你看外國會不會打仗？自然略，千真萬真，不如貨物頂真！外匯拿在手裏有嗎用？吃的穿的東西人人要。買些貨囤一囤，倒是實在。

太太，你看怎樣？

方 你辦去就是了！

金 太太，據我看不論法幣，不論外匯，是又空，也實在。空的，是因爲它吃不掉穿不了。實在的，是它有呼風喚雨的本領，叫穿的上手，吃的上口。一到吃的

穿的東西拋出去，換來的雖然還是它們。但它們還可再來轉一手。照我這一年來經驗說：法幣總是跌兩步漲一步，外匯總是漲兩步跌一步。但一個總是漲，一個總是跌。（他用手在空間畫弧線）這是它們自己跑的路。要是外國一打仗：那即使法幣不能不跌，可也跌不下去；因為外匯不得不跌，但它又漲不上來。往貨物裏轉一轉，我看頂安穩。那麼一轉呀（出神似的）從法幣到外匯，從外匯到貨物，又從貨物到法幣……事情就有……（用手掌拍着手背，他彷彿全身輕起來了。）

方 那很好呀，您怎麼打算呢。這麼辦，不很好嗎？

金 可是……（他忽然瞧見鄭如風和王蕙荊打從花園裏走來了。他於是吐着口涎，不說下去。）

鄭 啊！老宣還沒有來嗎？

蕙 原來你們還不曾談完，那麼我們過會兒再來吧！

金 不礙事！不礙事！先生，太太。咱們不過閒談閒談。

方 （笑了起來）金老板，她是王小姐呢，這位是——是鄭先生。

金 哦哦，原來是王小姐，三劃王。鄭先生，是那個鄭？哦哦，是廣東的廣字，旁邊做這個個花耳朵（做手勢），姓這個鄭嗎？少見！少見！久聞大名！久聞大名！敝姓是金，金錢的金。

鄭 很好！很好。金先生，做生意人，全得姓金，是不是？

金 這承蒙過獎了。不敢當。鄭先生那裏發財呀！

鄭 我在和成洋行做事。

金 和成洋行？這彷彿跟敝號沒有往來。敝號是福來錢莊，寧波路七百六十三號。有空請過敝莊指教指教！

蕙 唐太太一定跟貴號有往來吧。

金 這自然，王小姐。要是小姐有什麼存款，敝號也大量吸收。利息是包穩的。比銀行總大，也靠得住。比如國營銀行——那就隨時會出毛病。現在「國字號」的，都不大好。連私人資本的國貨公司，人家也會轉念頭。（突然又轉過臉對鄭如風笑笑）呢！鄭先生，您貴行做些什麼交易呀！敝號，也做押款。上半年米價大漲，說銀錢業做押款做壞的，還惹得工部局派人到堆棧裏去查看。這完

全是造謠，相信不得的。報紙在這些地方，就太欺侮商家了，彷彿是無商不奸。這真冤枉。呃！鄭先生，貴行是做那門交易的？

鄭 咱們什麼交易都做，如其你願意，咱們也可以跟你往來往來。

金 鄭先生，這可多蒙抬舉了。可是鄭先生是大行家，咱們是小莊號。石頭那頂得住泰山！不過，不過，有銀錢往來呢？……

鄭 真的，金先生，我們來做一注交易吧！我要問問你：做生意的人，倒底要不要打仗呀？

方 鄭先生，那你又在開玩笑笑了。

金 這個，鄭先生自己一定就很明白。再說，這話是不容易說。唐太太，你說是不是？

鄭 咱們是洋行。我不過是一個洋行職員，實在不懂得生意行情，所以要問問金老板。

金 那麼，鄭先生，請莫見笑，我不免要放肆了。要是在商言商呢，那最好是一時兒說和，一時兒說打！

鄭 一時兒說和，一時兒說打？這有什麼道理？金老板，咱們這裏都是自己人，你儘管說好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

（我們的唐太太和王蕙莉小姐，這時可窩在一堆發笑。）

金 道理自然有。鄭先生，請莫見笑，我放心說了。剛才我跟唐太太說，金錢這東西，它自己會走路。咱們做生意的，就都是賽馬總會會員，騎着它跑就是。可是，也得市場上有風波呀。市場有風波，它的路就不會塞住。一會兒說打，法幣往下跌二步，一會兒說和，法幣就往上漲一步。法幣跌二步，外匯拋出去，我的手裏法幣多了一倍。法幣回漲一步，我的手裏法幣拋出去，外匯又多收些進來。來呀回的，多來回那麼幾下，那有眼力的，就可吃沒眼力的。這叫做大魚吃小魚，財富就這麼的集中起來了。

鄭 要是真的和下來了，你以為怎樣？

金 那不行。這會叫市場來一下大風波，叫一些人真的翻倒。鄭先生，請莫見笑，可是也別說出去哪。在商言商……

鄭 包你不說出去！現在有這二位太太小姐作證人，我姓鄭的可立下個誓：如果鄭

某把金老板說的話流傳出去，那會不得好死，叫子彈穿過腦門。

〔唐太太和王蕙莉小姐大笑起來。〕

金

好說，好說，這又何必呢！這又何必呢！鄭先生這麼一來，顯見我不能信人了。我說，我說。鄭先生，咱們幸而這裏是租界。既不是真正道地淪陷區，別人一伸手，就會伸到你腰包裏！但又不是大後方，政府力量控制得了你，什麼事礙手礙腳，叫你動不得！自然，鄭先生一定是個愛國分子。講起國家來，自然還得打下去吧。咱是在商言商，在商言商！……

鄭

我也是一個商人，正要講些生意經呀！

方

（她忽然又感到煩厭。）噯，鄭先生，別說這些了。

蕙

不，唐太太，金先生的話，很貼實。讓小鄭問下去吧！

鄭

是呀！金先生的話，很有見地。金先生，假如說，我是贊成和平的，你的意見怎麼樣？

金

鄭先生，好說！好說！這是不會的。鄭先生很年青，一定是個愛國分子，愛國分子一定主張打下去。我也主張打下去。真的，這不是假話。和呀打的這祇好

唱唱雙簧。真的和了，那是沒有辦法的。不是嗎，去年就有人說，汪先生這邊是跟×××那邊唱雙簧的。我看這話很有道理。我做生意的不懂政治。可是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這回打仗，也是激出來的。自然天下無不和之戰，和總還是要和的。不過呀，在商言商，這唱雙簧，可很好。因爲一時兒說和，一時兒說打，局面就越發混沌了。生意經上有句話：弄水混，有魚捉。自然還得靠自己精明，才能賺錢。但是，真的和下來了，那麼咱們還不是全都爲他們做生意。亡國了呀！高麗台灣就是例子。但是真的打到上海來了呢，那麼咱們什麼市場都祇好收攤。打是要打的，不過最好在內地打。打仗是叫這世界就變動得快。世界變動得快，買賣就有的做。不瞞你說，鄭先生，你們洋行情形我不知道，上半年工夫，那家公司商行廠家，不賺足了錢。往後還正有竄頭呢。賺它一兩千萬，可閉着眼睛賺去，不算一回事。

金 鄭

那麼，你倒是個抗戰派了。

這也不是這麼一回事。鄭先生！全憑抬愛！全憑抬愛！我也抗不起來戰呀！不過無論抗戰呀和平呀，總得有點新花樣，就够人瞧！要是光讓一邊唱老調：

「和呀！和呀！」老這麼唱下去，也沒有人會相信，倒叫人人都相信還是要打下去的。這市場行情，就祇有向煞風一邊轉。這不行。所以還得叫主打的一方，也來響應一下。比如叫些人發表一下談話，在怎樣怎樣情形下也可和，在怎樣怎樣情形下，還得打。於是一個空氣出去，真的像要和了。但實在知道它不會和，那就可在外匯上弄些虛玄。……接着仍舊宣佈打，法幣一流轉，文章就結穴了！哈哈！鄭先生，莫見笑！莫見笑！淺見淺見！可是萬萬說不得出去的。

〔鄭如風突然愣住了。〕

鄭 哦！原來是……

方 很好，很好，金老板，有勞你了。咱們的事，明兒再談吧。鄭先生，你撥一個電話去催一催宣先生早點來吧！

鄭 薰莉小姐，這番議論，我在書本子裏可找不到。

金 莫見笑，莫見笑。鄭先生一定在見笑了！嗯，不再打擾了！太太說的是。我應該告辭了。先生，小姐，改日見。不再打擾了！（他得意地走出去。）

方 改日見，慢去！不送了！

金 好說，好說！別送！別送！太太止步！止步！（下）

蕙 小鄺，這可見得你們洋行的買賣全爲了他們！

鄺 （沉思一下）也許這就是咱們戰爭的性格！我可不能自主了。

方 我可煩厭死了！我巴望老爺能早些回來，我簡直有點兒怕，什麼事都包圍我，

什麼事都拉着我往下掉。我可怎麼打發呀！你快打電話去催一催老宣吧！

鄺 不必。老宣一定又跟上面去相商了。要來的自己會來。可是太太，你這種性格

倒不同那位金老板，金老板是進取，你倒想倒退了，你真有點叫人摸不透心。

方 小鄺，你別挖苦。我很想安靜一下。連生病我也覺得比現在有趣味得多了。

蕙 這真是一個好主婦，好太太。可別弄虛玄吧，你還有心事呢。

鄺 怕是你的心，也成了現在的市場，一回兒升高，一回兒降低。太太，你怕還是

有些什麼熱情在作怪？

方 熱情？唉！也許冷得不能忍耐，偶然要求一下刺激！

蕙 刺激就是整個的人生！小鄺，你安慰安慰她吧！

方 什麼？王小姐，你說什麼？

蕙 誰不知道呢？小鄺就是你的興奮劑！你不向我公開，小鄺可向我說穿了。

方 小鄺，你（她一臉慘白）你故意想毀了我？……

鄺 那有什麼關係呢！蕙莉小姐又不是別人。

蕙 唐太太，可又怕起我來了嗎？

方 是的！蕙莉小姐！我不怕你！但我不明白你的心境。你怎麼能這樣坦然，對無

論什麼事。在我呢，又怕做，又想做；越怕做，越想做；終於做了……唉！小鄺，你害了我——你……（她臉色越來越慘白，昏昏沉沉的暈過去。）

蕙 怎麼了！唐太太！

鄺 不要緊，王小姐。我知道她，這幾個月來，她常常有這癡變性的發作。有的人

是給理智支配，有的人是給感情支配，而有的人祇有聽神經的命令。

方 （她又堅強了些）怎麼，我又出了一身冷汗嗎？

蕙 你感到什麼不快嗎？唐太太。

鄺 他在享樂刺激呢！王小姐。

方 小鄺！現在可有你話說了。你以為作踐了我，但我也作踐了你！（她忽然又顯得勇猛，站起來向鄺如風走去。）

（門外汽車聲響。一回兒，余三走了進來。）

余 太太，有一位宣先生來見！

（幕漸漸下）

第三幕

暑假中。

還是唐公館的客廳。一個早晨。陽光打從花園那邊透進來。屋子裏充滿爽朗的情調。

屋子裏多了一架電風扇，擺在小台子上。另一台子上，有一個咖啡壺，二碟點心，二個杯子。唐小姐坐在那裏看書。一邊看，一邊嚼點心，喝咖啡。

唐少爺氣喘喘從花園那面跑來。做過早操，滿身是汗。一來，就把電風扇打開了，把唐小姐的書吹亂。

萍 怎的？哥哥！大清早也得用電風扇。

蓬 啊！熱極了！熱極了！

萍 真討厭，你總愛搗亂！你一來，我就看成書了。

蓬 書呆子！死書本可能告訴你活道理？人家不讀書可比你懂得更多。革命總講實

踐的呀！

萍 哥哥真是個革命的實踐家。看你滿頭大汗，還剛纔實踐過來吧！

蓬 哼！我操練身體，打拳，賽跑，正是革命的實踐呀……唔！正是革命實踐的預備階段呀！中華民國的好兒女，都得有一付够結實能打仗的身體。

萍 都得有一付殺坯樣的身體。

蓬 笑話！（吃喝起來）你這明明是嘲笑革命家！

萍 我討厭的是運動大家！

蓬 好，我不跟你辯！你總自以為是。我們將來做出來看！我一定比你離開上海要早。你就沒有這勇氣！我看你不但要在淪陷區裏當順民，你一定還預備在這腐敗家庭裏當奴隸！

萍 但你也不過是吹法螺的英雄，有什麼大了不得！把電風扇關下來，別浪費電力了！

蓬 那真是一個好當家婆了！看誰討了我們這好妹妹去，纔幸福呢！

萍 哥哥，你不用驕傲。算你有一個好愛人，「革命愛人」。可惜打游擊去了，也

許會愛不到手呢！

蓬 你也不用驕傲，你愛上了一個老頭子！

萍 愛上一個老頭子？這是你說的？（稍停）就是愛上了一個老頭子你便怎麼樣？
蓬 咱們夜校裏同學都在說；切切察察，說得熱鬧呢！（突然轉過身去）好，現

在，我不跟你說——阿秀！阿秀！

萍 （走上去把電風扇關了）我也不跟你說。（回坐原處，看書。）

〔阿秀從飯廳出來。〕

秀 大少爺，叫什麼？

蓬 我要洗澡。給洗澡間拿些熱水去。

秀 嗯，知道了。（她回身要走）

萍 阿秀，我問你，昨晚媽媽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秀 也還是十二點鐘呀！小姐！（她表示出一種奇怪的微笑，回身上樓去了。）

蓬 妹妹，你這一問，倒叫我想起來了。那位王蕙莉小姐是什麼貨色呀！媽媽竟跟這種女人做好朋友，我不很明白。

萍 我一看到這個女人，就討厭！也許是一個舞女吧！

蓬 媽媽爲什麼要跟舞女在一起呢！這就奇怪了。

萍 唉！這天氣可真悶人咧。（她抹着臉，又看起書來。）

蓬 那就讓我洗了澡後跟你再談，這事情應該研究一下的。

萍 你上去，就叫阿秀來吧！我有話問她。

〔他點點頭上樓去。她喝了些咖啡，仍舊唸書。一回兒，門鈴響了起來，她走出去。老王進來了。〕

萍 啊！老王，怎麼一清早跑來了！

王 （臉色灰敗的）您——我來通知你們。今晚上，不要上夜校去，出了事啦。

萍 怎麼一回事？

王 咱們有兩位同學給拉進行裏去了！

萍 爲什麼拉去的？

王 全是自己不好呀！昨晚，他們下了課，約定到大三元吃館子去，他們嘻嘻哈哈一大羣，沿馬路走着。他們走到大世界門口，一看，還有老郭沒有去。

萍 郭少峯同學。

王 正是咧。他們男男女女成羣的就在大世界門口等他。不料老郭一到的時候，大世界屋頂花園上拋下一大批傳單來。巡捕一上來把他們圍住，全都給抓進去，祇留下一個小方。

方正同學。

王 是的，他來通知了我們。

萍 那傳單是誰撒的呢？

王 還不是那些左傾幼稚病者，不管環境惡劣不惡劣，看看「八·一三」來了，總得報些帳呀！

萍 你別譏笑他們，他們的英勇是可佩服的。

王 可是，我一則來通知你們，二則請你想法看：你媽媽能不能托一托人，找捕房打個招呼，叫把老郭他們放出來，實在是冤枉的。

萍 我看很少希望。我過一回兒，可以說說看。——楊先生地方通知了嗎？

王 通知了。他現在到老宋那裏去。

萍 老宋——怎麼，他回來了嗎？

王（輕輕地）他腿子受了傷。在（湊在她耳旁）……那個醫院裏。這真是屋漏逢到連夜雨。咱們出了多少事呵。

萍 老宋是難怪的。老郭他們的作風，真得要改變呢！

王 好。就這樣拜托你了，——醫院裏你們不要去，惹是引非的。再會！（他向門口走去。）

萍 那麼，不送！

（阿秀從樓梯下來。）

秀 小姐，你叫我什麼呀！

（王突然記起一件事，從衣裏探出一封信，轉身回來。）

王 哦！我忘記了。阿陳帶了一封信來，是給你們的。再會。

萍 再會！（轉身向阿秀）你過來。（她一邊看信）我有話問你。

秀 小姐。是。（她走向若萍）什麼事？

萍（看信，靜了一回，抬頭起來。）阿秀！我問你，在暑假以前，咱們家裏經常

有些什麼客人來呀？

秀（她笑了起來）小姐，你問他什麼？問太太就行啦。

萍 我愛問你，你就對我說好了。那位王小姐常來的嗎？

秀 常來的，也就祇是她呀！

萍 太太常常回來得很晚嗎？

秀 太太——唔，太太事情忙呀！老爺常常有電報來。太太一接到電報，這幾天就够忙了。

萍 她到那裏去呢？

秀 小姐，我不是汽車夫，我怎麼知道！

萍 余三沒跟你說起嗎？

秀 余三——哼！余三這個人是好人嗎？我一個多月來早不跟他搭話了。

萍（沉默了一回兒，煩惱似地咬着朱唇。）

秀 不過，小姐呀，早些時候，他也跟我說起過。太太有時也上舞場裏去，還上那什麼好萊塢。

萍（她瞪着眼看了阿秀好一回。）那麼，你去吧！我知道了。

秀（她微笑着向飯廳走去。）真是個好小姐。

（我們的唐小姐，這回是咬着大指着書，但眼睛時時離開書本，出神地瞧住眼前一些什麼東西。最後把書扔了，在屋子裏走，嘆了一口氣。

萍算了！各走各的！阿陳來叫哥哥到那邊去，我也一同去吧！

（若蓬洗淨了身，穿了通翻領襯衫和短褲下來。

蓬啊！洗了個澡，真個精神百倍。妹妹，你這個齷齪鬼，就不愛洗澡——我呢，主張把花園改造一個游泳池，那纔痛快呢！

萍別打擾我。我有事。我要靜靜的想一想。

蓬想一想——想寫首詩送給老頭子嗎？噯噯！妹妹。我真的要問你一聲：你說阿陳打游擊去，就會不愛我了，你剛纔不是這樣說嗎？

萍你問阿陳去好了。我不知道。

蓬可是，真的，妹妹，我一邊洗澡，一邊想：覺得他們那些人和我們終究有點兩樣。

萍 你自己見鬼。他們有的上捕房去了，有的打游擊去了。你住在這裏，這纔是兩樣呢！

蓬 你這話算什麼意思呢？

萍 老郭他們進捕房去了。

蓬 真的？

萍 阿陳又來信了！

蓬 啊！你讓我看，我看……（跳起來，他念）「近來事業一切順利，很有發展，祇是老宋受了傷，希望你們經濟上幫助他一點。若蓬肯不肯來這裏呢？我很歡迎你來。」沒有話了嗎？（他翻覆着信紙）怎的，祇有這平平淡淡幾句話。沒有了嗎？（沉思一下）妹妹，你贊成不贊成我到那邊去？

萍 你去，我也去。大家離開這裏算了。

蓬 我看你是，老頭子不去，你也不會去的。

萍 那麼，你是爲了阿陳在那邊，你纔去的嗎？

蓬 自然呀！她是我革命的導師，我要跟着她走。她到天邊，我就到天邊；她到海

角，我就到海角。

萍 那是你自己的想頭，可不是我的。……我們現在不用談這些話，我要問你，哥哥，你看我們這個家庭有些什麼變樣嗎？

蓬 你聽到了什麼閒話了嗎？

萍 我沒聽到。可是我想到，我感到，這個家，正像你說，越發有些墳墓氣息了；一點點冷酷起來，也一天天有點不一樣。

〔忽然，從門外傳來一陣唱京戲的聲音：是秦瓊賣馬。唱到「說起了此馬……」的時候，余三酒醉地踉蹌進來。

余 啊！好馬！好馬！

蓬 （他上去阻止）余三，你瘋了嗎？

余 唔！原來是大少爺在這裏，余三多多拜上！余三沒有瘋，不過多喝幾杯酒。大少爺有何請教，報告上來。

蓬 什麼？什麼？你給我快滾出去！

余 快滾出去！滾到那裏去呀！這世界到處打仗，咱們一家人，早給砲彈轟光了，

就祇留下我余三一個，在上海唐公館裏活着。我還得活在唐公館裏。

萍 余三，那麼，你爲什麼老要喝酒呢！

余 小姐有所不知。余三也有點活得膩了。俺余三不明白這老天爺怎樣安排着人。願意的事，不讓你做；不願意的事，偏要你幹。

萍 你幹了什麼來着？余三！

余 說不得，說不得。小姐們年紀輕輕，別問我余三心裏事情呀！

蓬 你這混蛋！你說什麼話！你給我滾出去！（大叫，彷彿要撲余三似的。）

萍 哥哥！別理他，誰沒有心裏苦悶呢！

余 哈哈，大少爺，你不要紗頭十足。余三沒有醉，要是六月的糞缸一揭穿，那可叫你吃不消，兜着走的。

蓬 什麼話？什麼話？（他怒撞着，但給若萍拉住了。）

萍 哥哥，讓他去吧！他醉了喇！

余 哈哈！小姐，你說的是。我醉了。（他於是又哼着京戲往花園走去。）

〔樓梯聲響，我們的唐太太下來了。她今天神氣非常嚴正。〕

方 鬧什麼事呢？

蓬 媽媽，余三太豈有之理了。你把他開除出去——就從今天，今天就開除出去！
方 哦，我們的大少爺，你也要來管理家事了嗎？余三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大

少爺！

蓬 你包庇他！他吃酒胡鬧，他敗壞咱們家風。

方 我包庇他。（深思地）我包庇他，你又怎麼了？大少爺，余三是你爸爸的車夫，可不是你大少爺的下人！哼哼！（她冷笑着走到屋子中間，抽了枝煙。）
大少爺現在就想實行家庭革命了嗎？小姐，你大概也是個幫手。可是，我老實吩咐你們，家裏事，還有我呢，余三即使有錯，也得讓我來管教。

萍 媽媽說得很對。余三爲媽開車，也是很辛苦的。

方 哦，這丫頭的翅膀是什麼時候長起來的？居然頂起嘴來了！

蓬 （喃喃自語似的）我也用不着家庭革命，我就不要這……

方 這……這什麼？唔！（笑了起來）你們都對！你們都有志氣！可是今天你們還就在這屋子裏，我倒要跟你們談談了。

〔兩兄妹都沉默不說。〕

我問你們，你們這半年來可唸了些什麼書？

〔兩人都仍沉默。〕

我早就想問你們了。春上我去香港時候，你們引了些什麼野鬼到這個家裏來？

萍 媽媽——媽媽有媽媽的朋友，我們也有我們的朋友呀！

方 孩子，你頂得好！可是你們是什麼樣的朋友呢？衣裳不整，行動不檢，胡裏馬

裏的愛國朋友，是不是？

蓬 我們的朋友，都是革命的！

萍 自然沒有王小姐那樣漂亮的朋友呀！

方 唔！好厲害的嘴子。算來還得我退讓吧！我們的小姐，那麼，就算我輸了你。

你有你的好朋友，（冷諷的口氣。但突然嚴正。）但我還有我做母親的權力；

我告訴你們：從今天起，你們就不能做什麼救國工作。

〔兩人都笑笑不說。〕

我以前，一則是你們住在學校裏，不知你們鬼混些什麼。二則，也因為你們年

青，誰都有一份熱情，做些救國工作，總以為也不妨。但我也交代過你們：你們最多也祇能玩玩票的，讀書還是最重要。國家大事，有你爸爸他們管，你們本來管不到。不過現在是打仗時候，你們出去，玩玩票，原也可以。難道咱們的政治舞臺上，有你爸爸他們當臺柱，還要你們去唱正腔？玩玩票，搖旗吶喊一下，這就足够了。現在你們就得放下旗槍，收下喊聲，給我安安穩穩唸書去。這可爲了什麼，媽媽！

方 不爲了什麼，玩票的，可能常常上台去嗎？再說，時勢也不同了。你們又玩得太出格了。

萍 時勢不同。難道從前抗戰，現在不抗戰了？

方 這倒難說，孩子，事情並不會像你們想的那麼簡單。要末打，要末不打，你們沒看見部長們發表的談話嗎？

蓬 打仗本來不是部長們要打的，是我們要打呀！

方 你是誰？

「若萍笑了起來。看看若蓬。

萍 我是中華民國的兒女。

蓬 我們是黃帝的子孫，四萬萬人民之一。

方 但我們的小姐，少爺，你們還得加一個身份，是你爸爸媽媽的兒女，是一位現任政府大員的小姐少爺。

蓬 我們並不要這個好銜頭！媽媽！

方 但你們沒有離開這裏以前，你們還得聽你爸爸的話，聽你媽媽的命令。

萍 爸爸媽媽要我們做個怎樣的人呢？

方 你爸爸是個最有學問最有道德的人，你們就得遵守他的道德。你爸爸是最講和平待人的，你們也得和平待人。你爸爸一生都安分守己，你們也得安分守己。

蓬 我們又有什麼不安分守己呢，媽媽！

方 聰明的孩子，這話你可問得好了。你們在大學裏不唸書，卻在什麼夜校裏鬼混。這是一個什麼學校呀？我全都知道。都是些發瘋的狗男女混在一起。但這可還不够。公開宣傳不正當的思想和主義，而且還派人到近郊去，和那些游而不擊的流寇們通聲氣。你們幹的是什麼買賣嘍？你們的行動還不够出格嗎？

我們的少爺小姐。

蓬 我們都是做救國工作——你是誰說給你聽的？

萍 我們做事，是問心無愧的。

方 那麼，好小姐，誰是做了有愧於心的事呢？好少爺，天下事只怕不做，做了就有人會知道的。我真昏頭，要不是王小姐忠告我，我竟還給你們瞞在鼓裏呀！可是孩子，別人早知道了你們一清二白了。連有多少學生，什麼教員，上些什麼課，早給記在別人帳本上了。

蓬 妹妹，這是怎麼一回事？老郭他們是不是也因為有人告密……

萍 不，你別說了。媽媽，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祕密呀！也值得你那樣吃驚？

方 沒有什麼祕密，你們對我可祕密咯。

萍 我們也沒有。本來說呢，愛國工作，對一個有良心的國民，是完全公開的。自然，對那些沒有國民良心的，這纔得祕密。

方 那麼，大概你媽媽，也是個沒有國民良心的，所以你們對她也祕密起來了。可是，孩子，你們瞞得了天和地，可瞞不了我的眼睛和耳朵。我們的大少爺，聽

說，你還跟誰訂了婚呢？

（忽然，壁上電話鈴響。若蓬和若萍面面相看着。她走去接電話。

是誰？……唔！金老板！什麼事？……很好，你安排着就是了。……我也許明兒有工夫上你們那裏去。……好好！再會。（放下聽筒）

大少爺，這事，你又有什麼話說？可是，你是唐公館的唐少爺，不把你父母的名字，放在你們的婚約上，這是一件什麼婚事，你總該知道吧。你們真把自己的婚姻，太當作兒戲了。

蓬 媽，婚姻是我自己的事。你不用管！

方 不錯，是你自己的事，但瞞着我做，可也很應該的？

蓬 我們又沒有訂什麼婚約，我們不過處得很好，再說，我們也用不着什麼婚約，我們是口頭的信約，是精神最高的結合。

方 （笑了起來）這說得多好聽啊！原來你們已經知道說心呀愛的，口頭的信約，精神的結合，這一連串甜言密語了！這真是個甜美的年頭！可是我偏要來拆穿你們的西洋鏡。這戀愛的西洋鏡！阿萍，那麼你呢，你也該有個愛人什麼了

吧！

萍 媽媽，這又關我什麼呢？

方 你還沒有個愛人嗎？是不是應該也有一個了呢！也許你自己不知道，別人可已經愛上你了，那就算王小姐的話不確實。

萍 媽媽，你可別聽人家胡說。

方 別人胡說。但願是胡說。那麼我再問你：阿蓬的婚姻，是你作的主，還是你作的媒？

萍 媽媽可說得好笑！哥哥的事情問哥哥去，關我什麼事呢。我也作不了主，我也不作別人的媒。

蓬 正是。媽媽，我們相愛了，我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和媽媽是全不相干的。

方 但你那相愛的人，將來可不要做我的媳婦兒呢？除非你從這裏飛出去，那才和我不相干！

蓬 那麼，媽媽，我可以對你宣誓：我不但要從這裏飛出去，我還要打破這窟窿！我要像一隻破鞋子似的，唾棄它！

方 哦！（她倒坐在一把椅子上）什麼？阿蓬，這是你說的話？你是吃什麼糞長大的？你敢詛咒這家？這家是你爸爸用六十年心血建立起來的！

蓬 但我看它比神主箱還討厭，我們不是被別人供養的神位牌。我是個活的人！

方 你簡直是瘋了！你在詛咒你爸爸？

蓬 我詛咒一切，我詛咒全世界。老實說，我也瞧不起做官的。裝得一付救國救民的神氣，全不過爲自己銀行裏多一份存摺，爲兒女們多一份財產和嫁裝，可是我們不要這，這裏有的是老百姓的血汗和眼淚！

方 啊！這是一個什麼時代啊，牙齒可還沒長成，卻學着怎樣咬人了。難道你們是吃掉父母的野獸！（對唐若萍）阿萍，這可不一定是你的意見吧！要是你能聽話，我就趕出這匹沒理性的虎子，讓你來繼承我們唐家！我也不可惜這培養二十多年的心血！

萍 媽媽，我們是統一戰線呢。在真理的名義下，我不會比哥哥站得和你更近。

方 真理？是什麼真理？你拿給我瞧一瞧看？……你們是統一戰線，那麼你大概也有了愛人，也想離開我們？

萍 我一時還沒有這成算，但一到我有了成算，我也早就不在你面前了。媽媽！
方 那麼，你比你哥哥還多幾付牙齒。（大笑）這倒看不出。……唉，但也是我一

時的糊塗。這兩年來，我大放縱你們了，現在卻都變成反咬我們的野獸了！好厲害的兩匹野獸！（軟過口氣來）自然，我當初也有我的打算。我要你們成全爸爸的一份志願，叫你們也在社會上去混一混，也知道唐安國老爺有二個好兒女，將來，你爸爸也不至沒面子。你爸爸對我說，兒子和女兒做的事不一定要跟父母相同。反對蘇聯的老爺們，他們的孩子可在蘇聯唸革命書，這就是爲將來自己留一個後步……這話照現在看來是不適合了。你們全不懂這意思，做得多出格呀。

萍 媽媽，叫我們懂得也沒有用，那是時代太偉大了呀！招喚我們出去的是這個時代，不由誰允許不允許的。我們也自始不曾想到，由我們來擔任一個廣告推銷員的角色，在人民面前擴大我爸爸的政治聲譽！

蓬 祇有是，爸爸作了我們的上路的絆腳石。——一個老官僚兒子！媽媽，你想，這是個多麼可怕的咒語。

方（憤怒）不能的！不能的！我不能讓你們這麼放肆，你們兄妹兩人竟併成一把剪刀，要剪斷我喉頭了！我從今天起，就再不許你們出去，我真的要管教你們一下。

萍 媽媽，那是你的自由！

蓬 那除非你自己不出門去！

方 我？——我不出門去？難道你們懷疑我的行動？

蓬 那倒不一定。

萍 各人有各人的自由，用不着誰懷疑誰呀！媽媽！咱們生活怕是兩條平行線吧！

方 你們都說的好。但是我告訴你們，我還是爲的成全你爸爸的一份心，我做的事不會對不住你的爸爸，也不會對不住你們。……我做的事，……孩子，你們將來

來瞧瞧吧！

萍 那麼，媽媽，我們的事，你也將來瞧瞧吧！

〔壁上電話又響了起來，我們唐太太又走了過去，接電話。〕

方 是誰？……是你嗎？……你說好了！……唔！唔！……電稿理好了嗎？那麼，

我叫人來拿！……唉！別多說了，我有事，再會。

〔兄妹兩人沉默着。唐太太向花園方面走去，一路叫着「余三，余三」。

蓬 誰來的電話呀！一下子一個，一下子一個。

萍 是媽媽的事，你也管得了嗎？（冷諷的口吻）你們是背旗槍的脚色，吶喊的走卒，玩票的少爺，國家大事你管得了嗎？成全爸爸的志願去吧！

蓬 妹妹，看媽媽這樣子，真的會要把我們關起來呢。

萍 任她要怎麼就怎麼吧！唉！我們什麼都不懂啊！我們真是個白癡。（稍停）楊先生可說的好呀。現在青年的眼睛是太看得遠了。他們能高談闊論的說出一大套美妙的理論，這自然並不壞，但他們每每看不到自己身邊事情。每一件身邊事情，貫徹一個世界的心。連身邊事情也不知道，還能把握世界真理嗎？這真說中了我們的毛病啦。……

〔唐太太跟余三一起進來。余三彷彿已經酒醒了。

方 你馬上去，就開着汽車去吧，到那和成洋行去。圓明園路二十六號。把電報拿來就是了。給我看了以後，再拍出去。

余 是，是，太太。（走過若蓬身邊）可是，大少爺，你有什麼吩咐呀？

方 余三，你怎麼也孩子似的，你去你的就是了。

余 太太，是！（他高傲地向門外出去。）

方 那麼還是讓我們再來算一算清帳吧，我的好少爺！好小姐！我首先要問：你們打夥兒幹着的，是那一派呢？（她彷彿冷靜一些了，安閒地坐下。）

蓬 這還用說嗎？媽媽，我們是擁護人民利益的一派。

方 是人民陣線派嗎？

蓬 我們是統一戰線的擁護者。

方 那麼你們是不是可怕的革命黨徒呢？王小姐告訴我的話，可全對了喲！

萍 我們怕還不够格吧，媽媽。

方 （平心靜氣地）那麼你訂婚的女孩子，是怎樣一個人呢？阿蓬！

蓬 一個唸過書的女工。但現在她上前線去了。

方 好一個唸過書的女工，而且還去當女兵去了。那麼我問你，你是什麼樣的人呢？

方 蓮 我是一個大少爺呀！可是我愛她，也就拋掉大少爺身份了！

方 （呆了好一會）這些都是你們好甜美的話頭！好時髦的想頭！可是沒有一個有身份的父親，會使你這願望實現的，你等着瞧吧！（對若萍）現在，我問你，你是不是也揀到了一個種田的丈夫，或者也是唸過書的工人？

萍 媽媽，怎麼總愛頂到我身上來呢。但這也都不關你的事呀！

方 但法律還不允許你有這一種自由，你還祇有十九歲！

萍 這麼說，我可不同意。媽媽，我的意志，就是我自己的法律呢！

方 你真的比你哥哥還尖利。可是你有胆量，那麼就說出你是否也訂了婚。還有什麼是精神結合的婚約，也像你哥哥一樣的。

萍 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這樣。媽媽，你可知道，在這社會裏，雖然誰都有相同的生活，但也有誰都不相同的生活方法。要吃飯，要戀愛，是誰都相同的。但怎樣吃飯，怎樣戀愛，可就不全都相同了。

方 若萍，你還是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你能說這話，倒很勇敢，連女孩兒家的含羞也沒有了。

萍 媽媽，真實的人，沒有含羞的事。我什麼事，都可對人說，也都可不對人說。話是爲了必要不必要纔說的。不必要，我就不說；有必要，我就說。沒有祕密。凡是我要說的，全是一個正當女孩子再也正當不過的話。

方 什麼？阿蓬，你聽，你妹妹比你強多了！你有一個好妹妹，可惜我沒有好女兒！那麼，我的孩子，你請說呀！你愛人的履歷，身份，地位，倒底怎樣呢，也許會合你媽的意，那麼媽媽就可給你作主了。（半譏諷似的。）

萍 媽媽，你作不得我的主，我有自己的主。我對愛人也不求履歷、身分和地位。我愛他的品性、人格和學問。

方 啊！好倔強的孩子！就算我退一步，我倒要見識見識：你那有好品性、好人格、好學問的愛人，倒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個美國的文學博士，一個德國的工學碩士？

蓬 博士碩士，有嗎用呢？我們要的是個革命家，抗戰派！

方 原來這就是你們的聯合戰線？你們全都瞞着我，做你們這些好勾當。可是你說呀，我的好小姐，我這回要聽聽我的快婿的人格、學問和品性了。

萍 他嗎？他是我精神信仰上的父親。他有一種泛愛的精神，愛一切平民，愛一切

新生的東西。但他又有一種固執的憎恨，恨一切老舊的東西，憎恨官僚也恨太太和小姐。他是一個老頭兒，但他也是一個小孩子，他有老頭子的精明和世故，他也有小孩子的天真和瘋狂。他冷靜得像一塊石頭，但他又熱烈得像一陣火。他愛說笑，但他句句是真話。他有學問，可以做個大學教授，但他在這世上，卻願意做個孩子的教師。

方 我聽够你做夢似的話了。你不可以說得更具體一點。好，我的好小姐，你是在做詩呀！一首漂亮的新詩！

萍（不理她，說下去。）他有能力可以作一個國會的議員，但他願意做一個青年人的朋友，工人的當差。他抱着顛改革這社會的決心，但他卻反對急躁的盲進；他要把天國建在這地上，但他要的是人的天國，卻不是神的天國。他度過一切的苦難，軍警的棍子和槍把，黑暗無比的牢獄的禁閉生活，但他卻永遠是個快樂的人。也許他冷酷，愛對人下些諷刺，但他卻期望人們的靈魂的改善。他從五四時代跳入這社會，他在一九二七年洩過了血的海，他現在是掛着帆要

向一個廣大的土地上前進，雖然那風浪依然是險惡的，但他不怕會有可能到來的沉沒。我呢，就準備跟他一同駛過這險惡的海！……

方天啊！這是一個如何可怕的人啊！他可也知道人生的目的？他沒有一點爲自己打算呀！他愛你嗎？沒有自己打算的人，也不會愛別人的。因爲他連自己也不愛呀！

萍但他在爲別人打算中，卻使自己壯大了！他在新的社會裏，將是一個偉大的存在！誰還會有比他這樣能够爲自己打算呢！他想不到自己跟肉體一起朽爛，他卻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歷史身上。他是會把我帶到一種至高無上的快樂境地去，他也許會把我殺掉，因爲不合他的理想。……媽！這就是我的理想中的愛人，這就是我將要實現的丈夫。

〔唐太太這回是氣餒了。臉色漸漸變得更蒼白，全身發抖得更利害。唐若蓬快樂地看着母親這一種神經性的發作。〕

蓬妹妹，現在是你勝利了！而且，也將是我的勝利吧！
方、她突然又振奮起來）勝利？勝利？你們全都勝利了嗎？我——我是不能讓你

們獲得這可悲的勝利的。孩子，我的好孩子們，我是你們母親，我有一顆做母親的心，交付給你們吧！你們好兒兒接受它！它將要破碎了！爲了你們前途太可怕也太危險了……這簡直是一個惡夢樣的前途啊！你們是從峻峭的危岩上，向無底的深淵黑洞，捨身下去。你們別再幻想那種不可靠的胡說。詩是情感虛僞的裝飾，理想是騙人的妖精，你們可不能再執拗了！還是回到這可鄙的俗世來吧。那俗世你們以爲是可鄙的。但誰能拔着頭髮離開地面呢？

萍 我們沒有想拔着頭髮離開地面呀！媽媽——但我們卻不願這土地上永遠是個野獸的世界。

方 誰是野獸呢？誰？——好孩子，你說！（又彷彿被打中心事似的。）
蓬 我們掠奪別人的太多了。我們就是野獸！

方 你是幾時油蒙了心，惡鬼附了身？好孩子，聽我一句話吧，捨棄這一切可怕的思想頭。這樣的想頭，這樣的戀愛，不是你爸爸能够容忍的，也不是你眼前這個多餘的媽媽能够容忍的！（她頹然倒下。）

萍 新時代要求生長，是不能在舊時代容忍底下生長的。我們並不要你們容忍，我

們要生長呀！

方 但你們還得在我們的愛護、憐恤和照顧下長大。好孩子，我跟你說吧！你們今天所有的一切經驗、心情和意欲，全都是我嘗過的，我身受過的。我現在也不怪你們，時代把你們帶上錯路了。但一個經過時代的鍛鍊的我，還得拉你回到正路上來的。

萍 我們是不同的時代。

蓬 我們怕也有不同的路吧！

「唐方淑貞儘量抑住自己的憤怒，緩緩的喘了口氣，努力鎮靜着自己，於是緩緩地說。

方 孩子！那麼，現在什麼也不必說了。也許我們之間，有各自不同的時代，有各自不同的路。但我走過來的路，我感受到的時代的印象，總還值得跟你們說起吧！你們總得讓我進一句這最後的忠告！

萍 媽媽！你吩咐就是了。媽可用自己的尺，量我們的身材。我們也可用自己身材，比媽媽的尺。

方 那麼，你們聽着。我並不是老八股，我也是時新過來的。也許你們可說我是時新老八股。（稍停）可是我的血的經驗，是可貴的。那是五四時代，我正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裏唸書。五四，那說起來真是一個夢啊！一個甜美的夢！我夢想着婦女解放，我也夢想着自由戀愛。娜拉是我理想中的女英雄，華倫薇薇的靈魂，也在我心裏長大——孩子（對着若萍）我現在卻並沒有變作華倫薇人，而你卻是個十足的華倫薇薇了。

萍 華倫薇薇？她是不會生長在中國社會裏的。我還是個我——就是你們用唐若萍三個字標記在我身上的這個我。

方 但這可不管他。我那時也會寫白話詩，寫天上的繁星，寫人間的春水，寫花和鳥和愛，歌頌戰鬥和革命。我那時憎恨舊禮教，憎恨中國舊道德，反對買賣婚姻……我還會說，母親不是爲自己揀丈夫，兒子不是爲父母討媳子，誰有權利管得了女兒們的戀愛。

蓬 這話不是很對嗎？

方 我這樣和一個年青的詩人認識了。我愛上他。你們也許不能想象：在五四運動

前後北京就更多的是這樣青年們。住在一間破陋大雜院裏，叫做什麼公寓的，老是開不起火窗，好容易賣掉一二篇稿子，買得些窩窩豆，嚼着，走上公家圖書館去。成天翻字典，生吞活剝的看西書。或者翻尋着各種報紙雜誌，看裏面有沒有自己稿子給登出來。他們大都不很洗澡，也不很剪髮。他們把頭髮蓄得齊肩背的長。穿着醬油色的布袍子，在風沙中，氣喘喘的奔跑。他們有時也上公園去，拿着本「嘗試集」，咿咿唔唔的吟哦……這是什麼樣的一種青年啊，但那時，在女孩兒家的我們，卻當作是理想中的愛人！這是一種解放了的男性。一個解放了的女子，應該愛這樣一個解放了的男子。

蓬 這是平民主義，是普羅列太利亞印貼利亞追！

方 （不理他）我那時就有這樣一種古怪心境，我要是能愛上這樣一個青年，我就算是對舊禮教報了仇了，我也就偉大了。自然，你們應該知道，有讓一個女孩兒家上大學唸書的家庭，這也不算是不很開通的家庭吧。你們的外祖父，是一個騎兵旅長，那是已經退休了。照他的地位和思想，是不允許我自己選擇丈夫的。那並不奇怪。他連通知我也沒有通知，卻給我許配了一個留學生。那時這

男子已經在河南當教育廳裏秘書長了。這就是你們現在的父親。但你的外祖父即使沒有通知我這事，我終於也知道了這消息。我以前是祇覺得舊禮教不好，可是沒有不好到我身上來。空洞得很，覺得不好就是了。這回我卻親身受到它黑漆的一棍。我是個有新思想的女子，怎麼能受它的壓迫呢？我因之，發瘋一樣追求一個男子。我在大雜院破公寓裏，找到了一個愛人。我要報仇，我對人宣佈和他同居了。我寫信去告訴我父親，你們的外祖父，這自然，除決裂外還有什麼呢！

萍 那時媽媽可真勇敢呀！

方 （還不理）你們的外祖父，立刻斷絕我經濟接濟，我在學校裏還差半年學程，眼看得我學業要被拋棄了。他呢，那位小愛人，窮得一文莫名，怎麼也沒有資助我的能力。我也和他一樣學着寫稿，可是誰要我們稿子呢。他的稿子，一個月能得到一篇登載，這算是萬幸了，又怎能接濟我！我因此想輟學，找個家庭教師，幫助自己生活，但那裏有這麼的職位空着等我呢。我們所有一切可當的東西，全都當光了。我們是在凍餓當中。我因之問他：「娜拉走後到底怎樣？」

冷酷的社會怕祇有給娜拉兩條路，其一是回來，當她的小麻雀去。其二是反抗這一社會，暴露這社會的罪惡，當娼妓去。要不然，也祇有自殺了。這是第三條絕路！……

萍 據我看，現在娜拉，可不一定會陷在這樣悲慘的絕路。因為我們這土地上，已經有兩個的社會組織了。媽媽！

方 說你的！依然是一種理想！但還讓我說盡我自己悲苦的記憶吧。孩子！那時候，他笑笑對我說，「我們分離吧！爲了我們的愛，還得走各自的路，去尋找一個適合我們養育愛情的社會。」他並不是不愛我，我知道。但他雖然苦痛，卻還裝得極其淡然。他和我約定，十年爲期。而我想，如其我能回家去，用眼淚挽回父母的意志，也許不到半年，我還可以捲土重來。但你們外祖父的執拗，正和他作戰一樣，不倒敵人，是不放手的。他不許我有一句話分辯。而我父親給許配的那男子，你們的父親，他可多仁厚，多慈愛啊！他很大方的來看我。他一點也不奇怪我過去行動，說這是時代的把戲。他建議向我父親毀掉婚約，他情願幫助我，促成我們的志願：讓我讀完了大學。而且願意在他的廳

裏錄用我那位公寓裏的小愛人。這是如何一種偉大的精神呀！這正是中國古先聖賢的好傳統！這使我感動了。我完全覺悟到：我過去行動，是反常的。故意要向舊社會舊禮教挑戰，顯示我自己是個新派的人物，是個娜拉，是個女英雄。但這分明是故意的。我父親的眼光完全是對的。他給我選定的，是有一付溫和性情，有禮貌，能够終身愛護妻子的人。是個待人寬恕，責己謹嚴的人。是個實事求是，不矯名立異的人。……因之我深切地感到：天下事情，本沒有新和舊的分別，祇有偏狹和仁厚，惡和善，反常與正常的分別。有錢的人不一定都是壞蛋，而沒錢的窮小子也不一定全是有志氣的。我終於轉變了心，我們這社會是不可能沒有娜拉。娜拉是西洋人，西洋有西洋社會，有西洋道德；娜拉也不是我們的模範。愛情不一定要有金錢來供養，但生存是需要金錢的。禮教雖然帶着吃人的兇相，但禮教卻是善良德性的奶娘。……

萍

但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媽媽！我們所走的路和你一點也不相同。

蓬

而且這一切，也不過說明媽媽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一個頂括括的加括號的

現實主義者！

方 可是，孩子。就是再過一千年，也不會有你們理想實現的。你們現在愛的是什麼人呢！他們能供給你咖啡喝嗎？他們能供給你這樣舒適的洋房住嗎？我決意歸了你爸爸以後，我沒有一天發過什麼憂愁。我如其再頑強一點，在那公寓住上二個月，你們怕也不會有這樣一個媽媽了。那麼你們是不是會在這世界上生長呢？你們竟有那麼一付愛嬌長相！一付囁強性格！這是可以想象的事嗎？

萍 這自然是媽媽的恩惠，但媽媽也是服從自然的意志。
方 什麼是自然的意志？

萍 人類需要生存下去，不得不有他們的一代！

方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能照這保育人類的母親的意思做事呢？要知道做父母的什麼都爲後一代打算。阿蓬，你父親走的路，也就是你的路；阿萍，我的好小姐，你母親的錯路，你還要再踏上去嗎？

萍 爸爸的路，是我的路？那可太笑話了。

萍 我可一步沒有跨上媽媽的錯路呢！我又沒有王蕙利小姐那樣的朋友，我又不上舞場，不上好萊塢，我……

方 什麼？這是你說的話？（她拍起了桌來。）你還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兒嗎？
你……應該，你有權利說這樣的話嗎？

萍 我想，我是應該說這話的！

方 那很好。看你到底怎樣？你不理解我，我也不必要理解你！我就不讓你有一絲一毫的自由。從今天起，你可休想走出這屋子一步！

萍 我從今天起，也不願再在這屋子裏留下一刻，我走我自己的路。（她把書本向地上一擲，就走向大門外去。）

方 不許動！你敢！

蓬 妹妹！你——你太……（他發呆了。）

萍 我已經走動了！我而且……

方 但你還得把我給你的一切，都留下來，精光一個人出去！

萍 我——留下你的一切！（她立刻從手腕上解下手錶，剃下了旗袍。）這總行了吧！（她穿着一件單薄的短衣，向外奔去。）

蓬 媽媽，這是你太過火了……你不能這樣對待妹妹！

方 反了！反了！這是什麼世界啊！阿秀！阿秀！你快把門鎖起來。

〔門外汽車聲響。余三從外走來。〕

方 余三！余三！你快把這小丫頭拉住！

〔余三攔住了若萍的去路。猙獰地發笑。〕

余 小姐，你……怎麼了？

萍 見你的鬼去，誰是你的小姐！（一個耳光打在余三的脸上。）

余 什麼？

方 扭住她！（余三拉住若萍的膀子，若萍掙扎狂呼。）你給我送她到樓上去，囚

禁起來。

〔這時若蓬迎上余三去。〕

蓬 沒有你的事！妹妹！你自己上去吧！

〔余三依然扭住若萍不放。〕

余 太太，我打合記公司過，收到老爺一份電報，說今天已經趁飛機到香港了，不

久就來上海。

方 那就好。把她關起來！等他爸爸來發落。

萍 那就讓我自己走去！你們的牢籠是會破的，我什麼也不怕！

方 （她走到發呆似的若蓬的身邊，拉住若蓬的手。）孩子，你……你應該可憐你

媽媽……一片好心，……（咽噎）

（幕漸漸下）

第四幕

距前幕約二個禮拜。我們這公館主人唐安國老爺回到上海來了。他親自來主持這一舊家的家政。自然，我們的公館主人是老爺，所謂家政，也包括天下大事。那麼，在這客廳裏出入的人物，也就可想而知了。

還是借唐公館的客廳當我們的舞台。是初秋的天氣。讓瓶裏的花來點綴我們客廳的秋色吧。客廳的陳設，大致與前幕相同，但應該換上秋季的桌罩和椅罩。

人物活動時間是在下午。這是老爺們的習慣。幕開時，就聽得我們唐老爺和唐太太在爭吵。唐老爺例應是個胖大塊頭。六十左右年紀，長袍。上唇留有鬚子。但演員要注意他一個動作。他在聽別人說話時，總愛點頭，抹鬚子。對太太就例外。

方安國，你這樣的安排是不行的。

唐安國（以下簡稱唐。）那麼，我的好太太，照你想應該怎麼安排呢？

方 你剛纔說，把那丫頭放了出去，是欲擒故縱，可是你忽然又打算把她嫁給那老
鄺——老鄺是什麼人呀！我不能讓你這樣做！

唐 那麼，淑貞，還是讓你把她關着——關着，關過一輩子？

方 你讓他們到昆明或者重慶唸書去好了。你不是說，那裏的學生可安分守己，不
能像這裏胡裏馬裏的幹什麼出格的工作。

唐 可是，淑貞，我問你，你以為我一輩子要在重慶和昆明耽下去嗎？你真有這個
好想頭！

〔這似乎把我們唐太太壓制下來了。她沉默着，咬着唇深思。顯見她在一種
苦痛的鬭爭中。我們的老爺在屋子裏踱了一會。〕

唐 真你的好想頭！淑貞，這是放虎離山呀！你大概很願意看到一張聲明脫離父
女關係的廣告，表示她的大義滅親，我的一屁不值。

方 （卓然起立）但不管你怎樣打發，我就反對你嫁給他。再說年紀也相差太多
了。差了十六七歲，這是什麼一回事呀！

唐 那麼太太，大概你也嫌我老了吧。咱們之間，相差也不少呢！（忽然嚴正起來）

總之，這些事你全都不用過問。現在有我來到這裏了，一切我來主持！我是這幕戲的導演呢！我要叫些什麼人來上舞台，全都安排定了。……

方 你安排——你安排去！我現在才看出你的面目來了！我就是死了也要反对你這種安排！

唐 那麼，好！我的好太太，你還祇現在看出我的面目嗎？那麼，我不要你回到廚下去，就請你回到床上去。——阿秀，在那裏？你來！（阿秀從飯廳走出來）太太今天身體不大舒服，你陪她上樓去吧！

方 啊！（大叫一聲，蹣着眼看住他，忽然發笑。）老爺！你可完全變過了！你從前不是這樣的人呢！

唐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好好兒將息將息。這秋天的確容易叫人肝火上升；着涼而且傷風的！阿秀，你還不陪太太上去？

秀 是，老爺。

（我們的太太，在這時，逕自上樓去了。她氣憤得什麼似的。阿秀也跟着上去。）

唐（得意的笑）畢竟是婦人見識，能看到什麼呢？（在屋子裏踱。忽然想到一件事似的，皺皺眉獸了一回。忽然又展眉笑了。左手拍着右手的手背。）這樣！這樣！唔！不錯呀！就是這麼辦呀！但是（深思一下）還有點問題（忽然所悟）哦哦！做來看吧！做來看吧！（於是他一身輕快，彷彿已經獲得了一切。）

〔阿秀從樓上下來。〕

秀 老……老爺，不好呢，太……太……儘喊着心痛。

唐 不礙事。讓她喊去吧！過些時就會好的。

秀 不找個大夫瞧瞧嗎？老爺。

唐（笑了起來）你這孩子，還不知道太太脾氣嗎？心病還須心藥醫。這是太太的老毛病呀！讓她在床上多躺幾天就會好了。

秀 老爺，這兩年來，太太可沒有病過呢。

唐 那也許是你服侍得好！（忽然像在阿秀身上發現了什麼似的。）哦！阿秀，我看你倒的確長大了。今年多少歲數了？

秀（羞怯似地）二十五。老爺！

唐 難怪你出落得那麼漂亮了。我在四川，看那些本地女子，真有些土頭土腦。要是把你放到她們那裏去，真是個出色的小姐呢！

秀 老爺，（裝腔作勢）您這話會要折殺人的。

唐 真的，那些地方，太不開通了。重慶還算是好的，終究還是個都市；但要不是有外江人去點綴點綴，那真太荒落了。現在，自然不同，內地女子也漸漸時髦起來了。（隱隱聞樓上呻吟聲，忽然，又有磁器落地的碎裂聲。）

秀 呃！（呆住）

唐 一定是太太病得很，你趕快上樓去，好好兒服侍她。

秀 嗯！（她上樓去）

唐 你好好服侍太太啊！將來老爺是不會虧待你的！（脅肩而笑）

〔兩個人相互送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光。余三入。〕

余 老爺，有位張先生要見老爺。（遞上名片）

唐（皺眉）他這時幹什麼來呀！不是已經見過面了嗎？你回了他就是，說老爺不在家。（余三答應着正擬出去，他忽然又叫住他。）慢慢，余三，讓他來見見

也好。你請他進來吧！（余三待要回身出去，他又止住他。）實在是不必的，我今天約着客人呀！慢慢，讓我詳細細細考慮一下看。（他踱了兩轉，忽然想到一個安全辦法似的。）好，你就請他進來吧！可是，余三，你記住，別讓任何客人直闖着進來！留心你的腦袋！

余 我的腦袋？老爺！慳！

（我們的老爺馬上振一振衣服，讓自己在沙發上端端正正的坐定，抽起錫茄來。余三把一個青年陪入，那青年名叫張定。余三倒了杯茶，也就出去了。

唐 余三，備車啊！我馬上要出去。今晚在國際飯店要招待英大使館參贊！

余 車子早備好了！老爺。（下）

張定 （以下簡稱張）啊！唐專員，今晚有要公嗎？

唐 唔！你坐呀！這四天來，我簡直一刻也沒有安息，真弄得天昏地黑。累死人了。（咳嗽了幾下）你還有什麼事呀！昨晚，在華國大飯店裏，咱們不是全都談定了嗎？

張 是，唐專員。可是我還有一點私人意見，覺得應該和您面說一下的。

唐 那麼你說呀！你有什麼私人意見。我認爲咱們辦的是公事，祇有公共的意見，沒有什麼私人意見的。

張 唐專員。一切的安排和方針，我都沒有意見。不過關於人事方面的，我覺得不很妥當。

唐 你認爲誰不妥當呢？張先生！

張 至少我認爲組織的工作，不能讓周少成來擔任。

唐 周少成——他怎麼了？你覺得他靠不住嗎？

張 自然，我不敢這麼說，但至少別人已經對他有過閒話。而且他和他們那方面新任教育委員彭壽山是最要好的朋友。

唐 可是，張先生，周先生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呢！朋友儘管是最要好的，但有時卻也可以各走各的。一翻了臉呢，軟禁不够，就是殺掉。暗殺不够，還可加上一個罪名。這在咱們歷史上，也不是沒有例子。唔唔！那全在當局的見機立斷呀！

張 但事先慎重一點，也許更好一點呢！

唐 我全都有定算。張先生！你想：二年來，我們在上海什麼都沒有，連一點點可

憐的基礎都沒有。什麼事都在那些額角不雕字的渾蛋手裏。而自己人中間，還是我猜忌你，你猜忌我的，老是合不攏來。我們應該放心每一個自己人。放膽的做去。我們現在第一要着，是打定基礎。但看看上海呀，這基礎在誰的手裏？我們第一要緊的就得從那些額角不雕字的傢伙手裏把基礎奪過來。我們化了這麼多錢，但沒有一張報紙控制得住。即使怎樣指導他們，還是學那些傢伙的嘴，東一條陣線，西一條陣線，全是些八股文章。我們現在先得反對那些額角不雕字的傢伙！其次，才能對付……唔！這也不必說了。但要緊的是自己人裏面和衷共濟呀！……呢，是，張先生，自然，您的意見也是值得考慮的。可是我問你：你那些消息，是從那兒得來的呢？自然，你有確實證據，我也決不固執。

張 唐專員，我在幹那一手（用手擬作手槍）勾當裏面，有幾個朋友。我從那邊聽來的。

唐 哦！原來張先生還有這一個門路。我從香港那面來，也曾跟他們的老祖宗見過面。本想找他們負責的談一談。你能帶個信去嗎？

張 這自然可以，唐專員。祇是你對周少成到底怎樣呢？

唐 沒有什麼。我立刻可打發他到內地去！我們對自己人是應該不同的，即使走了岔路，也應爭取過來。你是不是聽到周少成也上在他們（也用手以作手槍狀）黑籍裏？

張 這個我可不知道，唐專員。

唐 那麼，你知道他們幹那一手的，近來倒底做些什麼呀！我正要去考查一下他們工作呢！

張 他們大都是非常努力的。正和餓鬼吃飯一樣！

唐 餓鬼吃飯一樣，可也不揀一揀應吃不應吃的嗎？

張 唐專員，對於工作認真的人，那就如抽大煙，有癮的。一天不抽大煙，一天過不了。他們也有這樣的認真。

唐 那真不錯！（大笑）連這麼一手，也有癮了！這真是個出奇的年頭！其實怕也應該改變些作風了。

張 我也這麼想呢。唐專員，這倒不是說他們不應那麼幹，少幹幾個。我是說，他們的生活太浪漫了；成天在旅館裏打牌喝酒，叫姑娘。有時，一手拿着杯子，

一手拿着傢伙，拍打桌子，胡裏馬裏大叫：「爲什麼今天沒有一點成績，不行，非立刻斃掉幾個不可！要不然，祇好自伙兒火拼了。閒得像水似的，這日子還過得了嗎？」可是因此也出過事，去年那爲頭的給抓進行裏去了。

唐 而且還破壞了不少處吧。……哈哈！這也難怪他們！沒有一個宰豬羊的屠夫不愛喝酒，上火線的兵士，據說也愛享樂女人，這也許是他們權利吧！可是……

〔忽然門外有人聲發出。〕

男的聲音 我不想進去了！小姐，已經給你送到府上了。再登堂入室，便不好意思。

女的聲音 不，你一定得進來。爸爸很和善，爸爸也想見見你呢！

男的聲音 我是不作興給別人牽來牽去的，你可不要把繩子拴在我鼻子上咧！

女的聲音 進來就是了。

〔進來的是楊達和唐若萍。〕

萍 啊！楊先生，爸爸正在家呢！（她走到唐安國面前）爸爸，這位就是楊先生。

唐 初見！初見！楊先生，請坐！

楊 別客氣。唐老先生，您坐呀！

張 那麼，唐先生，不打擾，再會了。（他作動身告辭的樣子。）

唐 張先生，談一會再走吧！楊達先生你知道嗎？他是個老革命家！這位是張定先生，經國報的記者，聽到我到了上海，一定要我發表談話；我說，上海環境不好，別多此一舉了。（向張示意。）

張 唐先生真的太客氣了。楊先生，我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吧！

楊 自然，不會沒有見過的。因為大家是孤島遺民，大家高尚其志，沒有見過也算見過了。是不是？

萍 楊先生，你抽煙呀。（她遞煙給楊達。）

唐 楊先生愛抽錫茄嗎？（他遞了一支錫茄。）

楊 我什麼都可以抽。張先生不抽？

張 謝謝。（也從若萍手裏接了一枝香煙抽起來。）

楊 可是，我抽什麼好呢？（對若萍）錫茄我所欲也，三砲台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三砲台而抽錫茄也。

（三人皆笑。）

唐 楊先生真能說笑！怪不得萍兒很稱道楊先生！

楊 哦！原來說笑還可被人稱道——你還稱道我嗎？（對若萍）可是唐老先生，你得防備你的小姐，背後稱道人的，也一定背後罵人。最好稱道人也不理他，罵人也不理他，那就天下太平了。

萍 楊先生，你們稍談一回兒，讓我煮咖啡給你們喝吧！

唐 很好！很好！順便也拿些點心來。難得這兩位先生到這裏來。

楊 咖啡是苦的，這有什麼喝頭！不甜呀！

萍 可以放糖的！（她下去）

唐 （大笑）請坐，大家坐。不急，不急。張先生，你以為是不是，這篇訪問記是可以免了的。

張 那祇有遵照唐先生意思辦了。不過我交了一個白卷。

楊 白卷是交不得的。沒有分數了呢！

唐 （笑）楊先生，據說小女在你們夜校裏唸書，很得到楊先生指導，真的進步不少。可是她太頑皮了。

楊 她那裏是去唸書，簡直是去胡鬧。其實是還應該多關兩個月的。你看，今天一放她出籠，連回到自己家裏的路也不認得了。剛巧我打這兒過，她要我陪到府上來。我想，這也好；自己也是走這條路過，陪着她也是走這條路。我對自己，算是走自己的路；對她，算是陪她走路；又有人情，又自己也不吃虧。就這樣把她陪來了。但如其把她關起來，我至少也還少走幾步路，不用「登堂入室」了。

張 楊先生這一篇話，倒很幽默，可以登在咱們副刊華國春秋上的。什麼時候楊先生也給咱們副刊寫些文章吧！

唐 對啦！這確實不錯。要是你們報紙有楊先生的文章，一定是洛陽紙貴。

楊 聽說副刊是叫做報屁股的。屁股文章怕不容易寫吧。不過，如其寫報頭文章社論之類要殺頭，寫報屁股文章祇打屁股，那我還是寫屁股文章吧。頭是殺不得的，屁股打兩下，可還不要緊的。你們說是不是？但無論如何，還是明哲保身爲是。你看，馬路上子彈亂飛，誰保得住不飛到寫屁股文章的身上來呢！

唐 楊先生意思是，反對幹那一門工作的嗎？唔唔！這倒確是值得考慮的。

楊 我想來大概有點反對。

唐 那麼，咱們應該怎樣校正一下呢？報紙上怕也鼓吹得太過分了。什麼壯士好漢的。

張 這倒不是這麼說的，子彈也有正義的子彈和不義的子彈，要看子彈如何用法。好漢和暴徒雖然同用子彈，但意義是兩樣的。

楊 高見！高見！所以戰爭也有正義的與不義的！可是，張先生，前方和後方，游擊區與淪陷區，作戰方法並不是一樣的吧。

張 這自然。

楊 那麼我以為上海子彈還用的太多！

（若萍端了三杯咖啡和一碟西點出來。）

萍 楊先生大概嘴子說乾了吧！大家喝咖啡！

萍 請請！別客氣！別客氣！

楊 （接了一杯）可惜咖啡喝的多了，就會有癮。正和殺人殺的多了，一樣！開初是應該殺人而殺人，之後是要殺人而殺人，終於是為殺人而殺人——上癮了！但

味道畢竟是苦的吧。

張 楊先生，我還不大明白你的意思。這麼泛泛的指摘是不對的！

楊 人們都各自有意見，自然不容易明白。別人意見送到我耳朵裏來，自己意見就要從嘴巴打出去。那祇有混戰一場，誰也不明白誰的！唐老先生，您說是不是？

唐 那自然。（喝咖啡點頭，抹鬍子。）可是有時也可沉默。忠厚的人，大概是愛沉默的。

楊 沉默實在不是一回事。他在挖空心思想報復。忠厚有時會是陰險。忠厚不過讓自己留一份時間，想怎樣報復才光燭體面。

張 可是，楊先生，照您意見應該怎麼做呢！有一些壞蛋要不除掉，那可不是礙腳的石頭。

楊 可是礙腳的石頭，未必搬得完吧。

張 能够搬掉一點，終是好一點。

楊 鋪路不更要緊！

萍 你們講什麼呀！我真不懂呢！

唐 小孩子要懂它作什麼。大人們自然有大人們的話。

楊 這很對！唐小姐。這世界上，原本應該有些是懂事的人，有些是不懂事的人。

不懂事的人祇要跟懂事的人做事，懂事的人就容易指揮不懂事的人。要不然，天下就要造反了。那不懂事的人，竟要懂起事來，就得關起來，是不是？

唐 楊先生真能說話。可是，我就和她媽媽主張不同。我對孩子是主張放任的。他們有他們的路，他們自己會摸上路，所以我一來，就讓萍兒自由了。

張 但有的事，實在也放任不得。比如，我們縱容壞蛋，那就是我們的罪惡。

楊 先生，蛋不是自己壞起來的，或者是天氣太熱了，或者是蚊子叮過。頂好還是放在孵化小雞的機器裏，養那麼一大堆小雞更好呀！

萍 真的，說什麼謎語？

唐 孩子！他們在辯論政治暗殺的問題。

萍 那的確是不行的。我也認為專做那一門工作的人，就根本輕視民衆力量，不要民衆，沒有耐心來做組織工作；那是一種政治投機。爸爸，你也一定反對這麼

做吧！

〔唐對她怒目而視，但又點頭，抹鬍子。〕

張 哦！你這意見，倒很出色的！可惜有點八股氣味。

楊 唐小姐，這是空頭革命家的歪曲邏輯！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革命家的實踐勇氣！躲在亭子間裏編一套宣傳劇，寫幾篇革命理論，那自然是最容易也最安全不過的！

楊 能够挺出身去，把子彈放在別人身上，那自然很勇敢。因為他至少也得準備自己身子，讓別人子彈來放倒！可是，能寫一篇革命理論，別人聽到，覺得很受用，連要做壞蛋的想頭也給打倒了。規規矩矩，正正氣氣，首先做成個好人，其次做成個戰士……這一來，張先生手裏的子彈，怕也不很有用場了吧！唐小姐，你的八股文章，實在還得加密圈！我直頭贊成！

張 這不過是一種理想。

楊 理想乃現實之母。

張 這也太不濟事了，迂闊而不切實際。

楊 但心急的人吃湯糲，肚子不會受用，嘴子可先燬爛。這可不是發昏章第一！
張先生，咱們是長期抗戰呀！我們不希望馬上勝利。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

萍 在上海，第一應該積蓄力量，隱蔽力量，把全上海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

楊 唐小姐，人民有什麼用呢？咱們老先的聖人也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懂事的人，跟懂事的人做事，就行了。張先生，你說是不是？因之，我也有點贊成張先生主張了，子彈第一，生命不足算。人造出了子彈，子彈卻支配人的生命。子彈在手，權力在握，天下莫能禦之焉！

唐 好了！好了！咱們不過是閒談閒談。不關天下大事。……至於說起生命來呢，那應該是被尊重的。咱們中國立國五千年，也全憑有古聖先賢的忠恕二字。忠恕也就是王道。孟子說過：「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講德性教化是要緊的。所以，我也很贊成楊先生的意見。

張 可是，我們也得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呀！這才能叫我們在強權面前不屈服！
楊 可是，唐老先生要是不見笑，我要問一句：拿什麼德去服人？而且既然是用這德去征服別人，那麼，顯見被征服的人，並不須要這個德。咱們的好鄰居，要

張 楊

用親善提攜的好德氣，來征服咱們，咱們實在不很需要。開初是搖頭歎氣，之後，拍一拍胸膛，也說非打過明白不可了。德氣居然還可以拿起來，當作征服別人的武器，這德氣，怕和武力還是一樣的。倒是用武力乾脆爽朗一點。因為殺個把人，算什麼一回事。反正大家都殺來殺去！比賽殺人呀！

那麼，您說用革命理論去說服人，又不是一句空話。

革命理論，是被壓迫得要革命的人的理論。要革命的人說，「這是說到我心坎裏的話呀！」接受了。不革命的人，那就聽了不順耳：「可惡之至！綁出去，法場見斬。」……就說您先生說的殺身成仁吧。大家都這麼喊。這邊抗戰的死了，殺身成仁；那邊和平的死了，殺身成仁。這不能誰說誰不對。一個是成抗戰的仁，一個是成和平的仁。可是光說仁，有嗎用！抗戰就是抗戰，和平就是和平。說得更澈底點可不行嗎？是的，不行的，大家拿着個葫蘆，大家變法。大家喊着仁呀義呀，叫聽的人全摸不着頭腦。摸不着頭腦就不懂事。不懂事的人越多，拿葫蘆變法的人也越容易指揮他們。一等到雲收霧息，戲法變完了，拿葫蘆的人言歸於好。摸不着頭腦的人，這回是沒有頭腦可摸了。因為腦

袋已經搬了家！

萍 所以，咱們每一個人都要武裝頭腦！

楊 至於，再說到生命呢？唐老先生，我們也不能頂着生命名義就可以驕傲，而且一視同仁。壞生命還得燬掉，可惜它幹嗎！問題是現在人們的作法，專想燬滅生命，而不肯做那使生命不壞的工作。這就不免使有些人，反而感到不安了。

……自然，我可不怎樣？張先生，您不很同意吧？

張 （非常憤慨，幾次要說，但又停止。）啊！那麼，再會了。唐先生不是有事嗎？不打擾了！

唐 不再談談去嗎？

張 太無聊了！再會。

楊 那麼再會（他伸過手去，張定理也不理的走出去了。）啊！這是你的幸運！（他對自己伸出的手說。）也少沾些血腥氣呢！

唐 楊先生！請坐！咱們再談談！

楊 如其咱們現在也是再會的時候，那就不用談什麼了

萍 還是再喝一杯咖啡吧！

唐 很好！很好！

楊 那依然是甜中帶苦的事！

萍 楊先生，你怎麼也性急起來了呢？

楊 唐小姐，話彷彿已經說完了。一定要像蠶似的，把肚裏的絲全都抽光，那不是成了個繭三，繭成一條蛹？而且還縛住了自己呢！

唐 不，不。楊先生，咱們應該貼己一點談一談。剛才有那位張先生在座，實在不好說。咱們是自己人，無話不可說，可是對一個新聞記者，那就得守口如瓶了。這是唐先生經驗之談。我自然不免有點快嘴。

唐 您這麼說是不在乎的。可是處在我的地位就得慎重了。……我現在要跟楊先生談的是——

楊 不是關於萍小姐的事吧！如其是關於萍小姐的事，那我主張還得給她關起來。二禮拜不夠，二年，二十年。因為我有我自己打算：少了一筆麻煩。

萍 楊先生，你別對爸爸說反話！

楊 那麼照您說來，咱們還得麻煩下去！最好永遠麻煩下去！

唐（笑）楊先生，我不跟你談這事。我聽說您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呢，這回到這裏來，不用說，是負了一部分使命的。我第一樁要表示感謝的，是這兩年來上海，全憑有您們支持着。

楊 我們？唐老先生是不是說，我和唐小姐還有唐少爺，這三個人包括起來，便成爲您說的「您們」。可是這多乏！咱們三人是偶然碰在一起，偶然訂起交來了，連交情也還不很穩固呢！

唐 楊先生真客氣，您們是上海民衆領袖呀！

楊 上海民衆沒有推選我過。唐小姐，怕連你也要投反對票吧！

我投贊成票！

楊 那您一定贊成我教一個鐘頭書，拿兩元不到錢，一天有那麼三兩元進賬，一元多錢吃飯，一元多錢住房，兩脚跑路，也就可以過活了。是不是？

唐 楊先生，您真愛說笑，也真愛客氣。我在重慶時候，就很關心上海的事情。每次聽到，或者在報上看到，那上海各種的愛國運動，真會叫我眼淚也淌了下來

了。在這時候，我總是叫：「人心不死，人心不死啊！」

楊 唐老先生說得對。人的心怎麼會死呢。心死了，就蹺了辮子。可是飯吃不飽，也養活不了心。

唐 是啊！所以我們政府，對於民生政策，是時刻沒有忘掉的。可是在上海，我們這兩年來，實在有點慚愧，什麼也沒有成績。而且，彷彿和民衆也處得不很好。

楊 據我看，政府的成績很好。有報紙，也有子彈。現在自然別人也有這些了。而且還有些捐客，能够幹得一手好買賣。比如說，上海去年很有些人反對失敗主義的言論，於是捐客們出來訓話了，要不得。這是罪同詆毀，該殺。但還好，捐客們手裏是手杖，不是刀，敲一下別人的腦袋，也就算了，沒有殺掉。但成績很不錯，大捐客也教會了小捐客。像雄鷄似的表示一下英雄氣概，以反對失敗主義出名的先生們，到現也終於做了小捐客。這手杖的教訓，畢竟還是有效的。至於老先生說，和民衆處得不好，這也不盡然。民衆是孩子，少管理他，也就少頑皮，認認真真做起事來了。要是一定要給加上鐐拷，那便是瘋子白癡，還要掙扎打破的！這鐐拷！……

唐 哈哈（大笑起來）楊先生說得痛快，說得痛快！

〔突然，余三闖了進來。〕

余 老爺有客見。

唐 （他接過了名片，皺了皺眉。）他又幹什麼來呢！

楊 哦哦，不便麼？那麼，我就走了吧！

唐 不，不，楊先生，對不住！咱們話還沒有談完呢。若萍，你陪楊先生上花園玩玩去吧！一刻鐘，一刻鐘就行。

楊 哦！還可以玩一回花園嗎？那麼，當這秋高氣爽的時候，我一定會做幾首秋的诗。（他們往花園走去。）

唐 余三，你請鄭先生進來。（余三走了出去，他自己也迎到門口。）

〔鄭如風上來。〕

唐 啊！老鄭，屈駕！屈駕！怎麼樣？你說事情怎樣？

鄭 唐老先生！保護你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事情的關鍵不在這裏。要你上

和成洋行去談一談。

唐 上和成洋行去？這怎麼行呢！（他一邊把鄭如風的名片放在桌上。）要是有人見到我的汽車，也駛到你們那兒去，這成什麼話？

鄭 所以，他們叫我雇了輛汽車來接你。

唐 但問題的關鍵在那裏呢？這真叫人急死！你說呀！

鄭 他們要你掛牌出去，壯一壯聲勢！

唐 那是宣先生的意見嗎？要是這麼做，那可迫人太甚了，太傷了忠厚之道。

鄭 忠厚不忠厚，這是老先生的迂闊之談。在雙方決鬥的時候，沒有人不想打倒敵人的。我倒是想：一定把你的旗子打出去，是不是對我們有利？

唐 正是呀！咱們都是自己人，我也爲我們事業着想。無論如何，我還是個專員。我有名義，也有權力來檢查一切組織和工作。我把這裏的工作，重新整理一下，等到有頭緒了，再全盤交過去，那在你們那邊，就等於把野草連根拔掉。再說，我近來還有點別的門路（他把嘴子湊到鄭如風耳裏去），你想這更是心腹大患呀！

鄭 （他點着頭）這意見很對。可是咱們王小姐也打了進去了。那些青年們可真太

胡鬧。據王小姐得來的情報，他們還在輸送青年到內地去。咱們的王小姐竟也設法到那邊所謂內地去了。

唐 可是我這邊還有門路呀！……所以我說，你們那面一定得允許我這麼做。我的面子越弄得光燭，對你們也越發有好處。這是我跟你心腹之談，難道這對你們還不够忠誠嗎？其實，我在武漢的時候，就和宣先生很有交情。咱們兩人的思想見解，原本是一樣。當初是陰錯陽錯的打了起來，現在是再不能胡裏胡塗的蠻幹下去！並不是我說句不好聽的話：甯贈友邦不與家奴。可是現在的家奴，不比從前，一樣和洋人勾通聲氣。難道我不會比宣先生更痛惜自己的財產和地位！咱們兩敗俱傷以後，好的就是家奴們呀！

唐 唐老先生，這一切，我全知道。現在，你的意見，是不是仍舊不願掛出招牌去呢？

唐 哈哈，老鄭，話還得說回來。在我是掛出招牌去和不掛出去全都一樣。自己做事，自己負責。大不了，這裏的家往那邊一搬。可是我是全都爲事業着想呀！現在基礎還沒穩固，虛張聲勢是沒有用處的。不說別的，要是你們允許我這麼

辦，一切消息也靈通些，這對於保護咱們新事業，不是有大大的用處嗎？

唐 唐老先生，我確實也很同意你的意見，可是老宜固執得很。還是你去一趟吧！
唐 一定要去？非去不可嗎？（稍爲考慮一下）那也好，要不然會有人說我不忠誠了。——余三！余三！（余三從門外進來）要是有人找上門來，你說老爺上國際飯店去招待英大使館參贊去了。

余 老爺不要汽車嗎？

唐 有鄭先生的車。不用你了！

余 鄭先生不上和成洋行去嗎？

唐 該死的東西！你說什麼話？你要是再胡亂說去，留心你的腦袋！

〔兩人在門口互讓了一回前後出去了。〕

余 留心我的腦袋！（咬牙地）可是，這回有什麼落在我手上呢！什麼都有了。噫，我知道！留心你自己的就是！——阿秀！阿秀！

〔阿秀從樓上下來，停息在樓梯口。〕

秀 哦！我道是誰叫呢，原來是余三老爺。

余：老爺關照你：要是有人來找，你說老爺跟鄭如風先生，不，這小王八，一起出去了！

秀：那麼，上那兒去呢？

余：上和成洋行去了！就說上國際飯店去也行。俺這回要出去喝幾杯酒，你留心看着屋子，別讓那些烏龜王八蛋來搶去了你的好太太。

秀：去你的吧！這不關我的事。（她動身上樓去）

余：不，不，阿秀姐，你下來。我有一句極要緊的話跟你說。

〔阿秀回頭瞧住余三，但仍停留在樓梯上。〕

秀：有什麼話？

余：你下來呀，俺又不是老貓，您又不是老鼠！怕誰吃掉誰呢！咱們談開來也就明白了。

秀：（她下了樓梯）那麼你說。

余：您到底愛不愛我？

秀：您發昏！我愛你這草包！

余 那麼你愛誰？

秀 我要愛誰就愛誰！

余 咱們是窮苦人，應該一伙兒過活！

秀 我就不是窮苦人！

余 哦唷！你不是窮苦人？——你是老爺的小老婆不成？

秀 便是老爺的小老婆，你又怎麼樣？

余 好，有你的！你指望著，這行。可是你記着：這不過是叫老爺們把你當作陳皮梅吃掉，連當點心資格也够不上。他媽的，我余三也不是沒有這回事過。簡直把我拿着當小玩意兒看。我問你這位好太太到那兒去了？又是暈在床上生相思病了嗎？你跟她說去，余三要和她算總賬了，偷鷄不着，白撒了一把米，俺余三這種買賣可不幹的！

秀 你自己說去好啦！管我事！你要不氣得她死掉，你就不是個男子漢大丈夫。

余 呵呵！不要臉的小婊子，你倒有好想頭，氣死了她，您就可以扶正，是不是？我可不中你的計呵！

秀 我也不跟你多哆嗦！我們是個規規矩矩的正派女人！不是什麼女流氓，也不拜老頭子，去你的吧！（她生氣地上樓去）

余 真有好想頭！我也有我的棋子！噯，讓老子喝酒去吧，跟兄弟們商量商量！
呃，是啲！張定先生還躲在我屋子裏，趕快去！趕快去！

〔他向門外出去，碰到了唐若蓬。唐若蓬和陳美玉一起進來。〕

余 哦！大少爺，來的正好，余三今天向大少爺告個假。今晚不回公館來了。明兒再來報到。

蓬 （悻悻地）討厭的東西，誰管你這些閒事。

余 大少爺。余三要做一個人，所以向大少爺告半天假呀！

蓬 去去去，快出去！（余三下）啊！美玉，你一來，我真快活極了。我從早上六點鐘等起，直等到現在，才瞧見你。我就像找回了我的生命，找回了我的靈魂，找回了我的一切！

陳 別那麼一套了！你就真的一早就等在那碼頭上嗎？

蓬 我一接到你信，說你今天來上海，我真想前天就去等你！

陳（笑了起來）若蓬，你這人太感情了。你也真有閒。

蓬 那麼，好姐姐，你這回作什麼來呢！

陳 我來陪老宋回去，據說他已經好了。

蓬 您一定也想來看看我，是不是？

陳 你要算是，也就算是吧！我沒有這麼多閒心思。

蓬 你不愛我嗎？

陳 愛不是掛嘴邊的。

蓬 真的是，這又是不對。我要把愛記在心坎裏！……可是，這回我一定要跟你去，你以為怎麼樣？

陳 你捨得掉這溫暖的家嗎？

蓬 我早已說過了，這家是一隻破草鞋，我什麼時候都可以丟掉它。再說，我和妹妹，都跟媽媽大鬧一次，妹妹給媽媽關了二個禮拜。現在爸爸回來了，才放了她。可是，我看得很明白。爸爸是個老奸巨滑，他在對我們玩手段。妹妹大概是給關久了，一旦讓她自由，還以為爸爸是好人呢！一個老官僚，會有是好人

嗎？我非離開這裏不可。要不然，祇好去死！

陳 若蓬，你總是這一套：不是愛，就是死。還有工作呢。（稍停）我自然也歡迎你去。也許工作會把你鍛鍊得更堅強些。回頭咱們去相商一下吧。可是若萍到那去了？

〔從花園那邊送出一聲笑聲來。〕

蓬 啊！這不是妹妹的聲音嗎？（他往那邊一望）啊！楊先生，他也在！

〔陳美玉也奔過去看。〕

萍 （她奔了過來）爸爸出去了嗎？

蓬 大概是出去了。

楊 （他緩緩走了進來）我說，剛才汽車聲響，一定是客人回去了。原來連你爸爸也給他綁了去。上海是個綁票世界，你們得當心呢！哦！阿陳，你也回來了。來找若蓬到游擊區結婚去嗎？

陳 楊先生總不愛說正經話。我是來陪老宋回去的。

楊 早應該來陪了。可是偏派你來陪，阿蓬不會吃醋？

蓬 楊先生，我也要去的呀！

楊 那自然很好。可是萍小姐說：你們一個好爸爸回來了呢！

萍 我沒有說過這話。

楊 我說，你爸爸是在拿了稻草圈子向我頭上套。你說，這是不會的。那還不是一個好爸爸。老實說，我也愛打灣角處想！火上了，把你關起來，這樣個媽媽倒未必很壞；做的乾脆，也就想得直爽。諸葛亮七縱七擒，這辦法可叫人寒心。

萍 楊先生太刻毒了。我不愛你。

楊 你不愛我！這是你的乾脆的地方，倒叫我有點愛你了，不過我祇愛你這回直爽性格！我告訴你們：我的眼睛，不比老鷹少些尖利。你爸爸跟人說話時，就愛抹鬚子，點頭；彷彿別人說話，要待他批准。可是兼收並蓄，不管正反意見，他都一律批准。這是十足老爺的性格，那我就得防備老爺的狡計。

蓬 楊先生，你的話不錯！妹妹，你可別做好夢啊！

萍 我可不做夢。

楊 那麼，你呢？——咱們的阿陳小姐，你們的夢做得怎樣了？

陳 楊先生，您別譏誚人了。我不是做夢來的，我也從來不做夢。咱們在那邊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呢！

楊 一定有捉白蠱的時間。

陳 啊！白蠱可真多啊！我們有時在火堆裏圍勦它。畢畢剝剝，炒芝蔴似的。

楊 上過戰場了嗎？阿陳。

陳 很不錯。我也能放盒子砲了。

楊 本錢有些賺回了吧。

陳 那自然。咱們是小本經紀，虧本不得的。三個銅板，也要賺他十萬八千。

楊 那真是好大的夢，你們聽！（忽然他在桌上看到了一張名片，他拿起來唸。）

鄭——如——風——（他陰險地笑了出來）哦！原來是他！（稍停）這就是你爸爸接見的客人！（向唐家兄妹盯看一下）那麼，好！唐小姐，唐少爺，這確是咱們再會的時候了！阿陳！這裏不是您耽擱的地方！您如其不耽心會做個俘虜的話，咱們也祇好再會了。（他決絕地走了出去，臨門又回過頭來。）可是唐小姐，唐少爺，在今天以前，我很相信你們，之後卻要你們自己處理自己了。

陳 (她也拿起名片來看) 啊！鄭如風不是用和平理論騙人的大騙子嗎？他竟是你爸爸的朋友？

萍 (他們都呆了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萍 (阿秀從樓上下來。)

秀 小姐，小姐，太太叫你上去。

萍 她叫我幹麼！——我自己有事。她現在記起我來了嗎？

秀 太太哭了老半天了。她說死了也要見一見小姐。你上去一趟吧！

萍 (若萍嘆了口氣，上樓去。)

蓬 阿秀！爸爸上那兒去了？

秀 他上什麼和成洋行去了？

陳 和成洋行！你聽，好一個機關的名字。我們知道，這就是他們的……

秀 是跟鄭如風老爺一起去的。

蓬 鄭如風是誰？

秀 他是常常上這兒來的。老爺不在家時，他也來的呀！

陳 那麼，好。若蓬，你自己定奪吧。如其你願意到我們地方去的話，那自然我們會歡迎你的。現在，我要趕緊上老宋那邊去，再會！

〔陳美玉也決絕地走了。〕

蓬 (他呆了好些時，忽然大叫。) 這不能，這不能！我要……我要……我要……(他發瘋似的在屋子裏轉。)

秀 大少爺，您怎麼了？您怎麼了？

蓬 阿秀！這是個陷阱！這是個火坑！咱們要跳出去！要跳出去啊！您……(他倒坐在椅子上，阿秀走上來撫慰他。) 我不要……我不要……咱們要打出去。

秀 大少爺，大少爺，你別那麼瘋瘋癲癲的！您靜一靜呀。

蓬 (靜了老一回，盯住阿秀看，過後起來。) 是的，我要安靜一點。(他走向桌子旁去寫了一封信。) 我想起一件事，我出去一回。你把這東西收起來。(他交信給她。) 我祇去一回呀！現在是四點半，要是我六點鐘不回來，你就把這交給媽媽和爸爸。

秀 大少爺，你怎麼了呢？(她拉住他。)

蓬 阿秀，你別扯拉！我不是跟你說過嗎？咱們要一起革命去。我一定要回來帶你去的！（他一揮手出去了。）

〔唐太太跟著萍走下樓來。〕

秀 太太，你好了一點了嗎？

方 我本來沒有什麼病呀！少爺呢？

秀 他——他出去了。

方 出去——出去散散心也好。孩子，我跟你說的，你全知道了嗎？你別記恨你的媽媽！——阿秀，你呆着作什麼呢？

〔阿秀噤了一聲，打飯廳那邊下去。〕

萍 媽媽，我知道。

方 也許我給你打算的太長遠了。但我今天仔細想想，你即使和你的楊先生年齡差得多一點，我也不反對你。祇要你們真的相愛。

萍 我敬仰他。

方 也許愛是需要相互敬仰的。可是你剛才爲什麼不讓我見見他呀！

萍 可是，媽媽，我要問你：剛才有一位姓鄭的，是爸爸的什麼朋友？

方 你爸爸跟鄭先生一起出去了嗎？那麼他們還會一起回來的。……是的，孩子，鄭先生是你爸爸的老朋友。這個你不用去問他了。

萍 是不是政界裏的朋友呢？

方 你爸爸本來在政界裏的，自然是政界裏的朋友。孩子，你爲什麼一定要問這些事，這些事有你爸爸擔待着，我早說過，你們可不用多管了。

萍 但我一定要明白這底細。楊先生見了他的一張名片，就給氣走了。他一定是幹着賣國的事的！

方 孩子，你別胡說！你愛楊先生，你愛去就是。還管什麼別人呢。（門外汽車聲響。）啊！一定是你爸爸回來了。

（唐安國和鄭如風一起大笑著上來。）

唐 很不錯！老鄭，你這回幫了我不少的忙！我決不是玩兩面手段。……我……呢
呢！請裏坐！請裏坐！

鄭 我不過是唐老先生的保鏢。現在已經安全到了府上，我可以回去了。

唐 不，不。今晚一定要在舍下吃了飯去。哦！太太，您好了些嗎？

方 我並沒有病呀！老爺，我是奉命生病的。

唐 好說！好說！淑貞就愛說些奇奇怪怪的話。病難道也有奉到命令才生的。

鄭 唐太太，咱們真的很久不見了。

方 但還沒有什麼改變呀！鄭先生好像更闊氣了！

鄭 這位是？（對若萍。）

唐 呃呢！是！萍兒，你過來，這位是鄭先生。鄭如風先生！

鄭 （表示非常親暱似的。）唐小姐，咱們好像沒有見過吧。看來倒像五四時代的

唐太太一樣英秀。

方 （冷笑）可是鄭先生，時代不同了呢！孩子是年輕的，咱們是老了。鄭先生大

概也有四十光景了吧！

唐 啊！這倒看不出！我以為還止三十不到呢！這可見年齡是完全做不了標準，人總要有精神呀！萍兒，你很愛唸書，鄭先生很有學問，你愛學什麼都可以請教他什麼。

萍 謝謝爸爸。鄭先生是大人物，政治舞台上的紅人，我怎麼敢向他請教。

鄭 萍小姐可真客氣。大人物不一定有學問，有學問的不一定是大人物。萍小姐見過王蕙莉小姐嗎？

萍 記不起了，好像見過。

鄭 所以，我對萍小姐早已有印象。王蕙莉小姐非常稱讚萍小姐，說你不論學問才具，據說都比唐少爺強。

方 您大概也聽到關於萍兒的謠言吧！

鄭 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

方 是的。這不是謠言。孩子在一個夜校裏唸書，她愛上了一位教員。——

唐 太太，你沒有發熱嗎？我看你還是休息休息去吧！多說這些作什麼呢！

方 又有命令下來，要我回到床上去了！鄭先生，你看，我們的老爺可多麼強橫霸道呵！

唐 好說，好說，太太，我是愛護你。鄭先生，我的太太什麼都好，就是脾氣不好。

鄺 五四時代出身的太太，大都有點兒脾氣。這不要緊。

方 脾氣？可是愛護我的，不過爲的好向我逞強。養豬的人，倒也愛護豬，可是要賣他的肉咧！

唐 笑話！笑話！太太，我看你，真的應該休息休息！你太疲乏，也就太興奮了。

方 鄺先生，你覺得我太興奮了嗎？我還沒有說完話呢。我的孩子愛上一個老教員，我當初也以爲她沒有眼力，但我現在才知道她真識貨！是個很有能力的人呢。她爸爸也很贊成，剛才聽說還叫萍兒，把那位老女婿請來談了一回呢。

唐 太太，你不能停嘴不說話嗎？

方 （不理他）我還以爲他們年紀相差太遠了。誰知道我和老爺也是一樣呢？這叫我猛地醒了過來。咱們是處在過渡時代，這些不平常的現象，也許是過渡辦法。我今天就允許了她的婚約。萍兒，你說是吧！

鄺 哦！原來如此，那麼，唐老先生，我應該對你慶賀了。

唐 老鄺，這個你可知道了！我把那姓楊的叫來，爲了什麼？她卻往那上想了！（鄺如風笑了起來）她的確是病了，一會兒把女兒關起來，一會兒又放縱得什

麼似的。太太，你確有點兒病態，你不去休息休息嗎？那麼，萍兒來！爸爸有話跟你說——鄭先生，你別走啊！咱們的事，自然有辦法！萍兒！你來呀！我自然可以來的。爸爸，我也有自己的主意。我不是個小孩子了呢。

〔父女倆向花園走去。〕

方（冷笑起來）小鄭，你多幸福。居然有人肯把自己的女兒出賣給你！

鄭可是唐太太，我在這件事上，的確幫了唐老先生不少的忙。這個你也知道。唐老先生，不過想銅鑼兩面敲，都有聲響。可是，不是我給他一個布纏的錐子，一定會敲破的。

方原來你想一筆酬勞金嗎？

鄭這倒不是我想。我今天還是個獨身漢。唐老先生也許在這點上看中了我。剛才在車中，就談了好一回。他說，以後要幫忙的還多，之後，咱們結個親不是很好嗎？我呢！老實說，也知道唐小姐在外面和一些額角不雕字的人鬼渾，但覺得一個年輕的女子，這樣墮落下去，是不行的。也存心搭救她。

方哦！原來這樣，那真是個大善士了。可是你還不過要一筆酬勞金呀！但是唐家

的太太，早已在你身上，支付了一大筆酬勞金了呢？你現在還想遺害她的女兒？

鄭 但是您現在又是唐安國老爺的太太了！

方 可是你能償還從我身上拿去的債？

鄭 但我不能沒有一個太太呀！

方 誰知道你有多少狗太太。我可被你狐狸一樣甜言蜜語欺騙了！我可不是把秘密帶到墳墓裏去讓它跟泥土一齊爛掉的人。世上儘有這樣的女人，這就叫這些狗男子大胆妄爲了。可是我什麼都不怕，我爲什麼要保守你和我的秘密，我會將你的秘密全部宣傳出去，連同你的政治買賣！你們開的是什麼和成洋行啊！你們想怎樣勾引我的丈夫啊！你要是不成全我今天的志願，我也不會成全你們的事業。大家毀滅掉也就完了！

鄭 那麼，請問太太，你有什麼志願？

方 放棄娶我女兒的念頭！

鄭 讓我和你永遠成爲秘密的一對？

方 那倒聽憑你，自然也聽憑我自己的心願。

鄭 那很好！太太！一切就等着瞧吧！（他走向花園去。）唐老先生！唐老先生！

〔唐安國憤憤地出來。〕

唐 什麼？什麼？一切都反了！我可沒有提起她的事，她可責問起老子的事來了！淑貞！有你的好教訓。

鄭 唐老先生，現在一切事都得重新談過了。連唐太太也要把你的招牌掛出去。兩面鑼怕敲不成了！現在趁老宣還在那邊，咱們趕回去一談吧！

唐 鄭先生，你可別那麼心急，小女的事，還包在我身上。現在時勢不同了。現在的婚姻，總得有點新意思放進裏面去，比如，男女雙方應該有一段交朋友的時候。至於我的太太呢，她的性氣也太壞了。而且也有點病態。但寬可以濟猛，柔可以克剛，當初，她何常不反對和我結婚，可是，一經見面——慢慢的慢慢的……

鄭 不，不，事情太複雜了。現在是有關我們整個的事業，不能因循苟且的下去！唐老先生，去吧！去吧！咱們去吧！（他挾住唐安國走去）咱們原車回去！

唐（他回頭瞧住太太）那麼，太太，什麼事，你會够瞧了的。你這不顧大局的……
方 啊！鄭先生！鄭先生！……我……我退讓吧！（可是鄭如風已經把唐安國挾出了門。她忽然冷笑起來。）這麼辦也行。我看你也不能怎麼他的。

〔啞場二分鐘。唐若萍從花園那面憤憤地走來。〕

萍 媽媽！原來爸爸是想把我當作他升官發財的工具呀！這真太笑話！他已經快要叛變了！他還要把我當作他的政治資本。那我可不是真造成了資本家點綴昇平的和平女神了嗎？哈哈！（禁不住大笑。）

方 孩子，有我在，我會護衛你！什麼時候，你們趕快結了婚吧！一切法律上的責任，我可以負擔的。好孩子，你知道嗎？

萍 可是，媽媽，我從此也將不再回到這裏來了！

方 也可以。

〔突然，余三從門外跑入。〕

余 太太！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消息，你知道了嗎？
方 什麼事？

余 老爺被人打了！

方 怎的？

萍 你說是怎樣被打的？

余 汽車駛出那馬路轉角，在不遠路上，子彈隔車窗飛入老爺的腦袋，完了。

方 這是真的嗎？（她暈倒在一邊。）

萍 那麼，鄭如風呢？

余 他們沒有打中他！這實在太可惜了！

〔壁上的鐘打了六下，阿秀從飯廳中匆匆出來。〕

秀 小姐，大少爺還沒回來嗎？

萍 沒有。

秀 那麼，小姐，這裏有一封信。

萍（她拆信）啊！好呀！哥哥！你走了！走上戰場去了！這該多好呵！

方（醒過來）余三，你剛才說可惜他們沒有打中他——那麼他們是誰呢？

余 他們是！……（大笑，門外一陣雜踏喧嘩聲。）
（幕漸漸下）

第五幕

一個月匆匆過去。現在是深秋時節。唐公館花園裏吹滿了落葉。隨着秋風，落葉也給帶進了我們的客廳，這一舞台裏。屋子裏景象，全非昔比。一切都凌亂暗淡。桌椅上積滿灰塵，彷彿從來也沒有給整理過。瓶裏的花枯了，也沒有人給換上新鮮的。靠左面壁上，掛着幀唐安國遺像，下面有一束花圈，也早已枯掉了。

早晨。寒鴉們在園子裏叫，風在呼嘯。聲音充滿了一屋子。幕啓時，就讓人聽到並見到那種淒涼與蕭條的情景。

漸漸樓梯發出響聲。輕輕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穿着一身黑衣服的我們唐太太，沉靜地走下來。

她往屋子四面看了一轉，憂鬱地嘆了一口氣，咬着嘴唇。站在唐安國照像面前看着。

方
一個夢——一個可怕的夢啊！

〔她低低地說着。阿秀聽到這屋子裏有聲音，也從飯廳裏走了出來。

秀 太太，你已經大好了嗎？

方 我本來沒有病呀！我不過懶得起床。小姐呢？

秀 小姐在花園裏唸書。

方 爲什麼唸書一定要得花園裏去，天氣冷了，別讓風吹壞了身子，你叫她進來吧！

〔阿秀答應着往花園走去。

方 無論如何應該有個結束。這樣的日子，應該有一個結束了。我不是沒有自己的路，我爲什麼不能在社會上做個有用的人。唉，一轉眼已經二十年多了。二十多年的沉淪！我葬送了自己啊。

〔她一邊說着，一邊揀了一把椅子坐下。

〔唐若萍從園裏奔進來。假意裝作快活的樣子。

萍 媽媽，您叫我什麼呀！我正看着一冊好書，看得有興味咧。

方 你不怕受冷嗎？這孩子可真倔強，連跟秋風也要鬪過！你看的什麼書，是什麼小說嗎？

萍 你看，是一冊理論書！（她把書面向母親幌了一幌。）

方 是什麼馬克思列寧呀！那真的時代不同了。我們年青的時候，看的總是杜威、羅素和太戈爾的。現在可風行起馬克思列寧來了！這也沒有辦法。我們真的是過時了。

萍 媽媽，你不算年老呢。你也不過是中年人，你還正有一番事業可做！

方 也許是，但是那一顆疲倦的心，總老是振頓不起來！

萍 媽媽一定又在想念死去的爸爸了！

方 不，孩子。死了的，我可不想；我在想着一個活的人。怎麼，你的哥哥總老沒有信來呢？我現在並不反對他去內地，做那項工作。但他總應該有信來呀！

萍 哥哥自然會有信來的。那邊來信都得托便人捎來的，我已經捎了一封信去了。

方 我想，要是你哥哥回來了，那可多麼好呵！我也很想做些事。我們母女三人，共同來做一份有益的事，那可多麼有趣呢！

萍 媽媽想做什麼事呀！我們也可找別人幫着來做。

方 你說那楊先生嗎？孩子，你很幸福！你的愛是專一的。

萍 媽媽！

方 孩子，我的話已經說出了，你們結婚吧！楊先生可沒有向你提起過嗎？

萍 媽媽，你別說這事了，你剛纔說要做些公益的事業，那是什麼事呢？

方 說來也許無聊，我想辦一個學校，紀念紀念你的父親。你以為我這一種心境可笑嗎？

萍 媽媽，辦學校是好的。多少於社會有點益處。可是爲什麼一定要紀念爸爸呢。我知道我一定要笑我的。

萍 不，媽媽，我不笑你。爸爸死得太慘了，做孩子的也紀念他。可是一想他致死的原因，那就叫人難受。雖然社會上還不明白爸爸是給那方面打死的，可是事情總會明白出來的。

方 您說的也是，但是我們紀念他，也不過寄托自己一份感情。

萍 可是要是人們終於知道爸爸的死因，誰又願意送子弟到這樣一個學校裏來唸書呢。自然，媽媽要是辦個學校，不打出紀念的招牌去，那倒是很好的。

方 不打出招牌去！……招牌也就害死你的爸爸了。可是，我還有一份打算呀。我

的年紀雖然不算老，但寂寞的時代是跟着我來了。我祇有指望你，留在我的身邊。過去一切的錯誤，就算是一個夢吧。但醒來後的悽苦，是不容易說的。我並不想羈住你。但要是有一個學校，是你們的家，也算是我的一份事業，那在我可真覺得快樂了。

萍——媽媽是不是說，要楊先生也來辦這一學校呢？

方 我是這樣想。我祇擔心，是不是會妨礙了你們的前途！也許你們對於這種事，根本沒有興趣，是不屑做的。

萍 這也不一定。楊先生是個很腳踏實地的人，讓我去找他來商量一下好嗎？

方 那自然沒有什麼不可以，找他來商量一下也很好。你要是這時候願意去，你就去吧！

萍 啊！我的好媽媽，我們再會！

方 你不換一換衣服去嗎？

萍 爲什麼要換衣服呢。媽媽真是老派人想頭，出門總得換衣服什麼的。

方 這真是。習慣成自然，總不容易改掉。可是今天你換一件新衣服去接楊先生來

家，也許有意思呢！

萍 媽媽你這種細膩的感情，我可是沒有的。——再會，媽媽！

方 快一點回來吧！

〔唐若萍出走了後，她又在屋子裏踱了一回，又看了一回唐安國遺像，默默地掉下淚來。這時候，余三喝了酒闖進來。〕

余 〔對門外說話〕謝謝你們，將來等我余公館招牌掛出去，再請你們大喝一通。

〔門外一陣嘩笑聲。〕

〔唐太太突然吃驚地回過身來。〕

方 余三，你又喝得爛醉，你太不成樣了。

余 〔轉身看住她〕呵！是太太嗎？那麼，今天余三應該有句話要說了。

方 〔突然非常嚴正地〕在你沒有說話以前，我就請你離開這裏！

余 唷！我的好太太，這可是怎麼一回事了！咱們的賬還沒有算清呢！你也不怕你太太的名譽！名譽在您也許是寶貴的，在我可不大要緊。您當初怎樣利用過我？

方 我也許利用過你。可是我現在就要打發你走了。我早就預備停當：這裏是一個小存摺，你拿去吧！

余 （他接下存摺，看了看。）這價錢可太便宜了！太太，三千八百。你的名譽可不值這些吧！你可別把我當枝煙抽，沒抽到根，隨後就扔掉了。但我也有我的靈魂！

方 （乾笑）余三，你原來還是有靈魂的人。那麼，你聽着：你馬上離開此地，最好是離開上海。我是什麼證據都找到了。我問你：你那天晚上，跟少爺說，當晚是不回來的。少爺臨走時還在信上寫明這事。可是老爺的死，卻又給你親自瞧見了！

余 那不過在路上閒踱，碰了巧。

方 可是你又怎麼說，一個子彈飛去，隔窗打中了老爺的腦袋。全像你自己幹的呢？

余 這也不過我瞧的仔細。

方 不錯，你瞧的仔細。大前天晚上，你吃醉了酒，攪住阿秀說過什麼話？你還用

得着阿秀作對證嗎？

余（吃驚）我……嗯，我說了什麼話。

方 你爲的要報仇！你忘不了仇恨，你跟你老頭子說了。你的老頭子就這麼幹了？
余 哦！原來你都知道這些。那麼，我告訴你：我也爲自己私仇，也爲國家公仇。

……那一天，張定先生到這裏來，就爲的偵察老爺的行動。我放他在那邊（指屋子的一角。）聽了一個下午。……我就這麼做了，你看怎麼樣？我是有了命令的！

方 命令——誰的命令！你想欺侮孤兒寡婦嗎？可是我也不怎麼樣你。對於生命你
是要償付代價的，這就是法律的尊嚴！可是我還打發你走了。要不然，我馬上
可以打電話到行裏去的。

余 哦！太太，你竟有這一手！這還算是你的一份情面。——好的！那麼再會，咱們等着瞧吧！

（余三憤憤地出去！）

方（她怪聲的笑起來）啊！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的夢啊！是應該結束了。（她

又看了一回唐安國的遺像）啊！您，您不會責怪我吧！（她苦痛地沉默着一回兒，她彷彿又振奮了。她看一看屋子。）這真成個什麼樣子呢——阿秀！阿秀！

〔阿秀從飯廳中出來。〕

秀 太太，什麼事？

方 怎麼不把這房間收拾收拾呢？什麼東西都那樣骯髒。過回兒，就有一位客人來。也得像一間屋子樣子呀！

秀 是，太太。我一起想起老爺死得那麼慘，我就不敢進這屋子來了。

方 那麼，你把這照像和花圈全都拿過吧！你把這瓶上插一些好花。園裏的桂花開了，你折幾枝來插上吧！我這回要到樓上去歇息！唉！我太衰弱了！

〔她緩緩的走上樓去。阿秀開始整理屋子。打掃了落葉，拂去了灰塵，也搬過了花圈。插上了瓶裏的花。她一邊收拾房子，一邊低低唱着孟姜女哭夫的歌詞。待屋子大致收拾清楚了的時候，唐若蓬穿着一身骯髒的衣服，臉子被太陽晒得漆黑的從門外奔了進來。〕

蓬 （瘋瘋顛顛的）一個逃兵！一個逃兵！……啊！我怎麼又躲進這墳墓裏來了呢？

秀（吃驚地瞧着他）啊！你是誰啊！你不應這麼隨便跑進人家的屋子裏來的。

蓬 阿秀，連你也不認識我了嗎？

秀 啊！你是大少爺嗎？啊喲！大少爺，你回來了，你回來得好極啊！你知道嗎？一個月前，老爺給人殺了！可憐的老爺，他死得多慘呵！他連死了也沒有你在身邊……現在來得多好呵！我報告太太去！

蓬 不，你不要告訴她，我還要走。我不要住在這坟墓裏，這是一座坟墓呀！爸爸被殺了。那殺得好！殺得好！喀察一刀！一刀！哈哈……

秀 大少爺，你不是瘋了嗎？

蓬 阿秀！大少爺沒有瘋，一點沒有瘋！爸爸該殺，別人都這麼說，我自然也應該這麼說，你說是不是？

秀 那麼大少爺，你這一向到那兒去了？

蓬 你問我這一向上哪兒去嗎？我到去的地方去！但我又到來的地方來了……啊喲！可怕！可怕！那是什麼地方啊！不斷的打仗，不斷的夜襲，大砲，機關槍，子彈，開花彈，燒和殺，……火！火！火！啊啊！敵人進攻來了！敵人進

攻來了！阿秀咱們趕快躲吧！躲吧！躲到田裏去，躲到水溝裏去，躲到茅屋裏去……（他在屋子裏亂攢亂跑起來。）

秀

（她吊着眼淚拉住她）大少爺！大少爺！安安心！你嚇壞了！誰叫你找上那些地方去呢！唉！你是個大少爺，暖房裏一株花草，怎禁得風吹雨打！你一向嬌養慣，你怎麼偏要顯強呢！大少爺，大少爺，你……你好好兒靜一靜！（她拉他坐下。）

蓬

阿秀！（他拉住她的臂膀，瞪着眼仰視。）是你嗎？……是你！祇有你理解我，理解我。別人都不能理解我！美玉也不能理解我呀。

秀

美玉？美玉是誰呀？

蓬

（他逕自說下去）他們故意把我和美玉分開工作，把我放在隊伍裏，把美玉放在鄉下學校裏。我說，我拿不了槍桿呀！他們說，試試看。美玉也幫同他們說話：你得鍛鍊自己。那麼，我爲什麼要到那邊去呢？美玉是不愛我了，她不要我和她在一起。她說得多漂亮啊，在一起的時候，是不會發揮自我批判的精神，容易會有偏袒，情感上的偏袒……可是我沒有她，我怎麼能做事呢。而她

和別的男同志一起的時候，可真有說有笑的，特別是她見到了老宋。他們頭碰頭的在說情話。他們一定還見笑我。我受不住，我怎麼受得住呢！……

秀 唉！大少爺！你說什麼呀，我一點不懂，你太興奮了，你休息休息去吧！

蓬 休息？……我爲什麼要休息呢，我要工作。可是……啊！啊！（掩手哭泣）我

是一個逃兵，——一個逃兵，是應該被槍斃的！我要槍斃自己！（作掏槍狀，掏不着。）啊！我把自己手槍也拋了！我還要活下去嗎？……美玉！美玉！我愛你的！我到死也愛你的，你不愛我也行，祇要我愛你就行了！但你還得幫助我，救援我，我要歸隊去呵！

秀 大少爺，大少爺，你鎮靜鎮靜！要不，我祇好叫太太去了。

蓬 太太？太太不是一個惡魔嗎？她張着個血盆的大口，他會吃掉我。阿秀我求求

你，你讓我走吧！我是一個逃兵，但我還得歸隊去！他們要槍斃我，我也情願槍斃。這顯得我還是他們的自己人。（他在屋裏旋轉）但是，——但是——阿秀，你想，我還可回到那裏去呢？我從一個自由的天地逃出來，我躲進一座破敗的墳墓裏……啊！可怕的墳墓！可怕的墳墓！（仰見壁上照相）爸爸，是

你？是你把這墳墓造了起來，是你的靈魂，叫我回來嗎？我不能聽你指使，去你的吧！（碰的一下，他把那遺像打下來，阿秀也就歎着氣給拿過在一邊。）什麼苦我都吃得了！……唔……我的白蠶，又進攻來了……它咬得我好難受呢。（搔癢）天和地，露水和白蠶，沙土和夜風，……鐵與火……鐵與火……我要走了！美玉！美玉……（他直向外面跑去。阿秀又拉住了他。）

秀（突然有所悟似地）大少爺！大少爺！你不是要教阿秀救國去嗎？還要去革命什麼的！你暫時好好兒就下來，咱們將來一道去吧。（她說着，溫柔地撫摩他）

蓬 哦！你跟我一道去？你跟我一道去！那麼，你是——你是美玉？還是阿秀？

秀 你看呀？大少爺，我是誰呢？

蓬 啊！你是美玉！你是一個女工，一個無產階級，我愛無產階級！

秀 是的，大少爺，我是美玉，我也是一個女用人。

蓬 那很好，美玉，（他把頭貼在她的手上）我親愛的！（他沉靜了一回兒，突然又緊張地暴跳起來。）啊！美玉，你們這件事是冤枉我的！美玉，你一定誤會我了！你以為我會愛王蕙莉小姐嗎？……我沒有在隊伍裏碰到過她呀！

秀 是的！我沒有誤會你，他們冤枉你了！

蓬 不是嗎？這王蕙莉小姐，分明是個女間諜……她開初和老宋很要好。……我跟老宋說，這個女的，好像我認得，到我家裏來過。一個十足摩登小姐，怎麼也來革命了？……

秀 是的，你說過。

蓬 可是，老宋這人不行呀！板着付道學家面孔說：「你不能胡亂批評人。我們不能隨便懷疑別人，一切有用的人，我們都要。」其實我知道老宋，他想愛她，想和她結婚。

秀 是的。老宋是這樣想……

蓬 那麼，美玉，後來發現了王蕙莉小姐是個女間諜，爲什麼還疑心到我呢！……啊！是的！我可憐她！她在槍斃的時候，叫我營救，我說過一句話！但我爲了她是一個活活的人，怎麼拉出去槍斃了……不，不，不，她應該槍斃，她胡亂跟兵士們睜覺，打聽軍情……

秀 啊啲！大少爺，你別說這些了！

蓬 大——少——爺！這是你叫我嗎？那麼，你是阿秀，你不是美玉了。（門外忽然有緊急的敲門聲。）啊喲！不得了！敵人的大砲打過來！美玉！美玉，我們快些逃吧！

〔他直向飯廳那邊竄去，阿秀跟着他進去。門外又一陣敲門聲。阿秀從飯廳出來。〕

秀 唉！完了！（靠在飯廳門上。喘息一下。）……好容易把他鎖在我的臥房裏！……是誰在敲門呀！

〔她向門外走去。門外的聲音：〕

男的聲音 這是一封信，緊急的信！是公司裏叫我專門送來的。公司出了事了。

女的聲音 不找太太說話嗎？

男的聲音 你把這交給她就行了！

〔她抽身回來。〕

秀 真是屋漏碰到連夜雨，又出了什麼事情了。

〔同時，我們的唐太太也從樓上下來了。〕

方 阿秀，你死到那去了！外面儘敲着門也不理！是誰呀？

秀 太太，是個送信的。

方 是小姐送來的嗎？難道她……她也要拋掉了我走了？……（她急速地走過來，拿信拆開，起初是吃驚，過後忽然笑了起來。）我道是什麼一回事呀！

秀 不，太太這信是——

方 是的，這是合記公司來的信。（她把那信擲在一邊。）

秀 太太，公司裏有什麼事了？

方 金經理給人綁去了。

秀 那不是糟糕透了嗎？

方 誰知道呢？那信是一個賬房私下寫來的，說他原來有到那邊去做事的心思，這回被綁，也許是苦肉計。那就任他去吧！造孽錢是不能掙得太多的！阿秀，你看，老爺就是一個報應呀！唉！……

秀 啊！太太……

（飯廳裏有打翻東西的響聲。）

方 這是什麼聲音？是不是誰家狸貓闖進了這裏來？

秀 是，是，太太，讓我去看一看。

〔阿秀從飯廳那邊下去。〕

〔唐太太把屋子看了一轉。〕

方 這才還可以見人呀！應該有點秩序才行。什麼事都應該從新開頭呵。

〔她走到花瓶旁邊，把桂花的枝條弄得整齊一點。〕

〔過了二分鐘。門外發出脚步声。有人在說話。〕

女的聲音 進來呀！

男的聲音 我還應該進去嗎？——唉！你這頑皮的孩子，又把我牽來牽去的，倒底

有什麼事呵！

女的聲音 媽媽要見你呀！

男的聲音 那麼好，我就再來碰一次壁吧！反正我還有付鼻梁沒有斷掉。

〔楊達和唐若萍走了進來。〕

萍 （她很快樂的跑到她母親面前。）媽媽，楊先生來了。

〔我們的唐太太，從裏向外轉身過來。正要迎上去，但又突然站住了。這時，楊達正也想迎上來，但也突然站住了。兩個人相互對看了一下。〕

方（馬上抑制自己的感情，苦笑着。）楊先生，感謝你得很，教導得我的孩子，什麼都比她母親強了。

楊（他也看出她那穩祕的感情，裝得淡然地。）沒有的事，太太，她完全是自力抗戰的。所以，唐小姐，不會變成一個失敗主義者，給別人俘虜了去。

方給別人俘虜了去？（她面色一陣陣慘白起來。但還強笑。）真的，我們對她是硬做也不行，軟做也不行，什麼也騙不了她。她有主意，她要比我強多了。

楊但強頭是很好的德性，可怕的是強頭一回，忽然變做軟蟲一條，貼貼伏伏的被人俘虜去了。

萍媽媽，你說這些幹嗎！你不是要跟楊先生商量辦學校的事麼？（她一邊遞了枝煙給楊達。）

方真的，我老胡塗了。（但她無論如何鎮靜不下來。）可是孩子，楊先生難得上這裏來，你不應該預備些吃的來嗎？

楊 還要請客嗎？其實，這是可以不必的。一顯得生分，我應該立刻離開這裏了。
萍 不，楊先生愛喝咖啡。我叫阿秀去煮咖啡來。

方 不，孩子。今天的咖啡，應該你自己煮的。你說是不是？我想你煮出來的咖啡，一定比別人好吃，一定又鮮又甜。

楊 太太，咖啡是免不了苦的。小姐，我也並不愛喝咖啡。

萍 我煮去就是了。鮮甜苦辣，我可不管的。楊先生不愛喝咖啡，我就煮給我媽媽喝！

〔她快樂地跳躍着，向飯廳進去。〕

〔這裏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我們的唐太太，幾乎全身發抖，站起，但又倒下在椅上，終於又站了起來。楊達雖然有點錯愕，但很鎮定。她走近他，抓住他的手。〕

方 你……你是樹輝——樹輝嗎？

楊 不錯！太太，我曾經是叫楊樹輝，但現在我叫楊達。一切我都很達觀啊！
方 你還認得我？

楊 怎麼不認識您呢？眼睛叫人看，但也叫人記住一切！它叫人看到苦痛和悲慘，但也叫人看到快樂和歡笑。但還叫人記住這些。我記得你是年輕時候的方越男小姐，是年長時候的唐太太，但畢竟我今天是做了個科倫布的夢。

方 那麼，樹輝，你是在跟我的運命開玩笑呀！你明明知道我嫁了唐安國，你又爲什麼偏要愛上他的女兒，也就是我的女兒呢？你對付我……是太慘了。

楊 太太，這是歷史安排下的喜劇。我沒有要做科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夢，可是新大陸終於到我夢裏來了。我知道你嫁了一個姓唐的。但我沒有在歷史的正頁上，寫下民國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方越男下嫁唐安國！

方 怎麼，樹輝，你現在竟變得這麼殘忍，你還忍心諷刺我嗎？

楊 太太，我沒有。歷史開初叫我們——我和你——接觸在一個點上，但之後，它從這一點分出了兩條平行線，我們永沒有接觸的機會了。可是它偏又在你那條線上，劃上一條線，這條線可來的兇猛，它向我這條線上直竄而過，於是，我們——我和唐小姐——又不幸而相接觸了。這是歷史把兩個時代，接續在我那一條上了。歷史就爲咱們寫下這一幕喜劇。自然，咱們還得問歷史老人去，寫

喜劇是不是應該這樣寫法的。太太！是不是？特別是它太殘忍了！把你當作了主角，把我當作了副角，表演在這些看客面前。

方 樹輝，是你太殘忍了！是你太殘忍了！我的印象裏的你，是一個溫和的沉靜的

孩子……

楊 孩子？……

方 但你現在爲什麼變得那樣刻薄，那樣尖利了！你是故意對我運命開玩笑啊！

楊 不，太太。我還是很溫和的，要不然，我也不會愛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不會愛我了。是不是？太太，愛是需要沉靜的溫和的。可是我的確也尖利的，刻薄的，而且殘忍。那是歷史老人告訴我，對吃人的老虎，你不能對他笑。拿起手邊什麼武器都行，醜打它一頓，打不過它，祇配給它吃掉。要是你手法準確，二個石蛋，打落他一對眼睛，那你就慢慢應付他了。

方 你是說我不長眼睛嗎？

楊 人呢，都得有對眼睛，而且有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說，從你看來，我是刻薄而又殘忍，從你的女兒看來，我卻是溫和而沉靜，可愛了。

方 也許你經受了太多的苦難，變做這樣了。

楊 太太，這也還是你的看法，你的說法。我一點也沒有經過苦難。

方 你沒有碰到大革命時代的刀鋒？

楊 革命的刀鋒，太太，你說得好！

方 我以爲你已遭受了屠殺。

楊 可是我從刀縫裏逃出來了。這大概使你很不快樂吧。不，不，也許你一時間爲了我死而悲傷。但你一定，第一滴眼淚掉下手帕時，第二個心事又浮上了：死了也好呀，在我身上，從此不會有什麼麻煩了。可是，歷史不讓人留下一大段空白的。血掩沒了土地，血卻做了土壤的肥料，叫那些新嫩的種子越發長的快了。而這回，我和你大家踏過血地，登上這舞臺，終於又演出麻煩的戲來了！

方 那麼，我們的楊先生，我們不要再把這戲演下去，不是更好嗎？樹輝，我告訴你，你不能愛我的孩子！

楊 大概我還須回過頭來愛你吧！太太？

方 （堅強起來）我值不得你愛，我們的事早已結束了！但孩子是我的。我有母親

的權利，你愛別的孩子去吧。

楊 我也可愛別人的孩子，也可愛你的孩子！這是我的權利，太太！

方 那你根本玩弄我的孩子，你並不想專心愛我的孩子。

楊 我愛的是新生的萌芽，歷史的種子。前一時代人，不愛後一代青年，他就成爲歷史的障礙物。不能超越自己時代的人，也將成爲別人時代的絆腳石！我就這樣跟你孩子接近了。

方 那你還不算專愛我的孩子。

楊 我也許可特別專愛你的孩子。

（我們的唐太太怔住了。但忽然變過了態度，笑了起來。

方 （她把手放在楊達的肩上）不，不，樹輝，我曾經愛過的小愛人。我們大家來回想一下過去吧！

楊 （把她的手從肩上撥下）不，我們的唐太太，我是你早已不要愛的老頭子！過去沒有什麼甜蜜值得回憶。過去的一切，早給我拋掉了，我再也找不到它了。

（這時，唐小姐，正打從飯廳端了咖啡出來，看到這情景，便即吃驚地縮回

身去。她躲在門後聽着。

方 樹輝，但你無論如何不能愛我的孩子。這對我是一種太大的責罰！太重的苦痛了！我可以對你承認一切錯誤！我不應輕易地拋棄了你，但我們終久是愛過來的。而現在，全憑現實的教訓，也憑我孩子的勸解，我要做一個對得起人，也對得起孩子的母親。我正想自新，做一個正真的人，可是一受你的打擊，我將會變做怎樣呢？我要不是自殺，怕也祇有更墜落了！樹輝，你可憐我吧！

楊 唐太太。你這一番說詞是有力的。我彷彿也有一點感動。人總不能投井下石。可是，咬實來說，要不是像你那嬌嫩而又放縱，放縱而又任性的小姐把我拋棄了，我也想像不到：我現在會變成怎樣。你的拋棄，對我是幸運的，歷史鍛鍊了我，我熬過來了！……

方 那麼，你可憐我，你答應我的請求吧！

楊 但我不是個大善士，用可憐去佈施別人的。我也不求別人佈施。歷史毫無情面的拋棄一切可憐的殘渣，卻向他要愛的東西愛去。

方 難道歷史有這樣的殘忍，竟沒有聽一聽懺悔者的呼聲嗎！樹輝，在我們的家庭

裏，樹立一份你應有的友情吧，我們也還可以恢復過去的友誼，但得讓我的孩子有更闊大的更自由的天地！

楊 要不要恢復我們過去的愛情呢，太太？

方 樹輝，你別尖利人。我沒有這樣的想望。聽說釋迦牟尼是滿足了他淫樂的生活，也就厭倦了他淫樂的生活，他成了佛了。他叫人斷絕愛慾。我呢，沒有成佛，但過去的一切，都成了我今天懺悔的資料！

楊 哦！那真了不起，你竟成了斷慾的聖女，那是值得另眼相看了。可是，我還是鄙陋的俗夫，還得愛人，或者也愛你的孩子。

方 或者？——或者也愛我的孩子。

正是。愛並不是一鍋落的：一陣猛火可以煮熟。愛不過是工作中一種熬鍊。看看誰熬鍊得住！落後的撇掉，上前的追去，大家熬鍊得住的，就把手挽在一起了。這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但這也並不是沒有熱情，不够浪漫的事。愛的熱情，還得叫工作熱情來支持。誰想屈服誰，誰想把誰當奴隸，那就不免爭吵。世間上夫妻的愛，卻全憑爭吵來支持的。我和若萍有可能成爲一對並不相配的

愛人，但還正在工作中相互鍛鍊，相互接近，一切我們祇有全憑時間來打發！這偉大的時間。但我不能讓你，在你的六法全書上，把我的這一份爲人的權利也取消了。

「唐若萍突然從飯廳衝了出來，她夾坐在他們兩人的中間，面色全都灰白了。而且發抖。

萍 全壺的咖啡，都讓我一個人喝光了。你們多殘忍呵！我嘴裏的苦味，直攢到心裏！（她臉上不住下着淚）我是在做夢嗎？

方 啊！孩子，（她也暈倒在一邊）這是我的錯，一切讓我擔戴去吧！孩子！可憐的孩子！

楊 這也不是夢，這也不是誰應該獨自負擔的錯。我們大家乾脆一點，把這責任交給歷史去吧！我說過，這是歷史安排下的喜劇。這一些喜劇，就是專叫那時代洪流中站不住腳的人，來當主角演出的。爲的要他在享受過多的快樂後，付一筆不大不小的淚債！可是，孩子，（他對若萍）你得堅強哪！你不能替別人受罪！你也沒有這義務！耶穌要替世人上十字架，那是騙人的神話！他要廣聚徒

衆，圖謀不軌，也就被猶大出賣，捉住釘死了！這是話該！他是殉他自己的道呀！你可要殉你母親的道，先來一付眼淚，再來尋死覓活嗎？

萍（她仰視着他，漸漸堅強起來。）那麼，楊先生，你得給我保證，你要永遠的永遠的愛我！

楊 保證？愛情不是一種契約關係，我還得爲你寫張包票嗎？而且永遠愛你！你怕我從你手中溜走嗎？孩子，別那麼傻氣，我現在有點愛你，但並不全愛你。

萍 那你是爲了我母親的緣故，轉變了你的念頭了。

楊 這念頭也值得轉呀。我們是活在這個社會上，我們還想從這社會打出去。

萍 那你爲什麼不打出這社會去呢？打破這種陳腐的舊倫理觀念。你不能爲了這過去的事，就剝奪了我們相愛的權利。

楊 我的六法全書，並沒有註上：從今以後，以後從今，楊達不許愛唐若萍。我如其要對我們舞臺老板負一點責任，我應該馬上表示愛你，而且可以宣佈我們已經偷偷地同居過，或者竟已有孩子了，寄養在別人家裏。因爲據說亂倫劇最能博得觀衆采聲，賣得了座呀！但我並不想這樣做。在歷史舞臺上，我這一個角

色，是不聽人指揮的。

萍 你不過是爲舊倫理辯護。你的胸裏沒有把舊倫理的殘渣淘汰完，你還有顧忌。顧忌你社會的地位。可是，我始終還要愛你。我可什麼都不管，你答應我的東西，我是一定要拿到手的。

方 （無力地歎息）孩子，你爲什那樣輻強呢，你不能那樣作，別人也並不真愛上你呀！

楊 太太，這倒用不着你挑撥離間。我們——我和若萍——也許仍舊可以相愛，而且同居的。但是，若萍，我說過，愛是工作中的一種鍛鍊，要看我們工作中接近程度如何。您至少應該知道：你還是個千金小姐，也許現在已經減了價，祇有五百金了。但我呢，有人說過，我們身上要失去的祇有一付鎖鏈。一付鎖鏈並不值五百金。這代價是不相等的！就因這身價並不相等，那就叫我不得不時時謹防你，時時考慮你……（若萍想搶進來說）慢慢，若萍，你別心急，你以爲謹防你是不該的嗎？但我實在是謹防着你，謹防你那小姐脾氣染上了我，叫我變了老少爺呢？可是，你很好。你很勇敢，今天賣掉一百金小姐脾氣，你明

天又賣掉一百金小姐脾氣，至少也有五百金賣掉了。你很好，你的確勇敢，而且純潔。但勇敢純潔是一回事。而「不慣」和「厭倦」這兩個怪東西，卻時時會從艱苦時候露臉。咱們的艱難的路程正長，也許不止二萬五千里。沒有毅力和韌性，「不慣先生」和「厭倦女士」結了婚，那就會養出一個「動搖兒子」。所以我給你的契約是：我們的愛，還得在工作中鍛鍊，還待在工作中生長。但愛也能鍛鍊工作，生長工作。真理給我的是一種吸力，愛給我的是一種鼓勵，我這樣才前進了。

楊 這是你的戀愛辯證法，是不是？

萍 正是。所以我一定要愛你，死也要愛你！

方 （她故作鎮靜起來）孩子！孩子！你不能這樣強橫。你不能這樣逼住別人！楊先生，我們拋開這事不談吧！我要跟你談談我們的新事業！

楊 我們的新事業？

方 正是——

萍 不，不，我們要先解決眼前的新問題。你們現在是，都爲封建倫理辯護，向我

進攻。你們心裏都存着一份舊倫理觀念，要把我一生埋掉！媽媽，你決不能妨礙我！我會把那絆腳石，什麼也不吝惜拋去的！

「唐太太這回可真氣了哭泣，但她除了哭泣，還有什麼辦法，她沒有話。

楊
舊倫理道德，自然，要不得。這沒有話說。但革命者卻要在一定限度內守住這倫理道德。我就不妨在自己享受上做個固板的人。因為他活着的社會，還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守住某一限度內的法律道德，卻正是爲的打破這舊社會的法律道德。要不然，革命者，是非孝公妻，是洪水猛獸，是什麼什麼，不都有了藉口了嗎？我們一定要在舊社會裏，使我們的行爲，連最頑固的老頭子，也不得不誇讚一聲好：「正直得來！」那麼，我們也更容易接近他們。他們將在我們的行動中，受到感動，覺得慚愧，開始對我們拋掉了成見，開始我們可以動搖了他們的成見，開始擴大了我們革命的影響，開始打定了我們革命的社會的基礎，開始……

萍
開始你這樣叛變我了，是不是？你要穿起舊倫理的袈裟，做和尚，當道士，唸你的革命經去了。

方 這真是個強頑的孩子！楊先生說的，可真不錯呀！你怎麼今天就不聽楊先生的話了呢。

楊 太太，不是的；我的話對於她是錯了的，對於革命的規律卻是對的。她還是聽我的話的。因為，現在我們在討論倫理與戀愛，戀愛與革命的問題，我們要講究民主，大家可以發表意見呀！

萍 我是在討論你和我的將來的問題，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的問題。

那麼你是個戀愛的急心主義者。我並沒有拒絕你的愛，而且我也沒有想拒絕。但我們卻不能以反常的觀點出發，爲了要打破舊倫理，我們偏來愛一下，破壞破壞它，那真的是在做戲了。說穿來吧。你（指方淑貞）是做過這戲的。你當時發瘋一般的追求我，愛我，爲的是把我當作你烏槍，要打穿禮教的面孔。這我不是說，舊禮教不應該打倒；但這樣打法是永遠打不倒的。因爲你不過是爲了一點新的幻影所誘惑，你要求個痛快吧了。一等另一種生活，也可使你得到痛快時，你即使碰到了那有一臉傷疤的禮教老頭子，你覺得它還是和善可愛的人了。若萍，你也許不很知道。有人說過，五四以後的一些新女性，跟舊的不

同，不過是籠裏的鳥，變做了站在木桿子上的鳥。她站着的是封建的枯枝，她鎖住的是因襲的繩子。這就是你，唐太太，是你的影子。

方 楊先生，你說的全對。我沒有打倒禮教，禮教卻把我打倒了。

（若萍站了起來想說話。）

楊 但還有我的話要說。孩子，你想說話嗎？且慢。讓你這個嚕里嚕囉，疙裏疙

瘡，嘻皮笑臉，倚老賣老的老頭子說個完來吧。你的媽媽，拋棄我，固然是她那種痛快主義的作祟。可是，她確實也代表了一部分所謂五四時代的戰士的精神。魯迅和胡××是兩面旗子，我自然是站在魯迅的旗子下的。而你（指方淑貞）卻有意無意作了胡×旗子下的俘虜，不是小卒。你在你寶貴的愛情上，也整理起國故來了。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你個人的嗜好。愛的個人主義，不過是相互利用，相互滿足，如此而已。但愛如其不生根在更大的社會的關心上，它是浮萍，容易給水飄去的。自然，我不否認愛情的個人因素的重要。相互利用，相互滿足，原也很要緊。因為我們還是生物，還有這一份衝動。這衝動正帶有偉大的使命：人類社會從此不至於斷種。可是正因為這緣故，如其有一種

力量，殘害我們的愛情的收穫，小生命的生長，那我們在相互滿足之間，就想想別的什麼辦法了。可是那現象是太普遍了。全中國，爲了父母的困窮，不知道讓多少生命天折掉，要不然，中國人口也許不止四萬萬，已經有四十萬萬了。我們這社會，就是這樣的，在比賽生命的浪費事業上，是很大氣的。這就叫有一些人，不得不把個人的愛和社會的愛相接通起來。可是接不通，怎麼辦呢？那除掉鬪爭，還有什麼辦法。愛還須從社會鬪爭中得到養料。但鬪爭不是個人打架，鬪爭不能脫離了政治的組織的力。五四的精神，如其不和政治結合，那不過是學者們大菜桌上的西洋點心，吃掉完事。可是一說到和政治結合的鬪爭吧。你那時就非常反對我。反對我竟也上過趙家樓，反對我不把詩寫在紙上，蜜蜂似的唸給你聽，卻把詩用腳寫在地上，這多傻氣。可是這股傻氣，卻是愛情的酵素。我不能做你懷裏的小貓兒，小麻雀兒呀！你是把我當作了你那未離家以前的娜拉了。我實在有點討厭你那痛快主義。一等到你痛快地拋棄了我，這卻使我得到解放了。我此後一直不敢再愛一個女人，我也不求女人愛我。想女人呢，大概是免不了的。我非常榮幸，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我在你們

這些偽善者所造成的血池裏，潑了一個大浴，我可說有點堅強了。卻不料我一伸直腰背，抬起頭來一望，你女兒的時代，迎接着我。若萍，我一點不冤枉你吧！是你敢於向我伸過手來，第一聲說出，「我愛你」吧。這自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得。我根本不是個獨身主義者。我的確也有點像要愛你了！你這頑皮的孩子！可是在這一刻起，我看出你，卻是一個愛的急心主義者。愛的急心主義，是愛的痛快主義的後一代。但這還是不成的。好孩子，還得鍛鍊。讓我們在工作中試試我們愛的韌性看。我們現在暫且別提起愛不愛的，好好兒一起工作就得啦。這叫你母親，也可以寬一份心。讓你自己看看我這老頭子，倒底值不值得愛？讓我呢，不用說，我要留一份機會，給我曾經愛過的越男，向前走一步。叫你看一看倒底還是躲在這漂亮的坟墓裏好，到底還是這闊大的世界更來的美麗。我更要看看我的孩子，若萍，我說的是你，我要看看你終久會長成個什麼貨色？

「他突然停止了說話，母女倆一時都呆住了，接不上話來。舞臺沉靜了好一會。終於母親嘆了一口長氣說。

方 樹輝，你是受了太多的苦難了。我可憐你。我現在倒希望有一個女孩子會真的愛你，連我的孩子也在內。

萍 （她咬了一會牙）媽媽，我現在也不再想愛他了。我要在工作中追上他！我們不能讓他那樣自高自傲的。

楊 你能在工作中追上我，我要在工作中捉住你。（拉住若萍的手）有我的自高自傲，也會有你的自尊自信呀！

〔突然，飯廳裏發出一陣桌椅的翻倒聲響。接着唐若蓬手裏拿了一把剪刀，追着阿秀出來。〕

蓬 美玉！美玉！你背叛了我！我要殺掉你，我要殺掉你！我殺了你以後，我再自殺給你看。

秀 （奔着到唐太太背後）太太，大少爺瘋了！瘋了！

方 啊，阿蓬，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啊！（他想走上去抱他。）啊！我的可憐的孩子，你……（她又倒坐在椅上。）

蓬 啊啾！（他一步一步退向樓梯去。）你不是我的敵人嗎？敵人進攻來了！躲避

呵！美玉，快來救我！快來救我！我愛你啊！

楊 全都是爲了愛呀愛的，多麼有閒呢！我要去告訴我們的文學家，別把這愛和死的主題，搬到舞臺上來演了。難道人們就祇歡喜看這帳子裏面的事，不歡喜看一看帳子以外的事嗎？爲了愛可以倒退，爲了愛還可以前進——

萍（毫無所動似的）楊先生，你不要自高自傲，我要追上你，我不再愛你了。

楊 但你還得記住，還有一句話：揚棄你的階級根性，加以改造！這正是你熱辣辣的一門好功課。（他指着若蓬）——若蓬！你過來，你怎麼了？

（唐若蓬一聽到這聲響，忽然醒悟似的，陡然看住楊達。手中的剪刀落下，漸漸移近，臉色慘白的向他跪下。

蓬 楊先生……是你嗎？……我……我逃回來了！

楊 逃回來倒沒有什麼。我們少時候也常常逃學的。可是行起十八世紀的古禮來，倒使我受不起的。你跪着不起來，你還準備行一回九叩首禮嗎？站起來！（他拉起若蓬，扶直他。）站得直來！一時糊塗逃回來，那可不要緊！站得強硬起來，還是可以上前去的。打把刀，也得熬過一爐子的火！人是容易一下子就

變得會飛的！站直來，我們嬌嫩的大少爺。

方（呆了老一會，忽然又昏倒。）這是什麼一回事啊！（阿秀跑去扶住她。正在這時候，余三闖了進來。）

余 好兄弟，進來吧，這裏就是你們余大爺的公館。我要給你們看看余大嫂。——我們佔領他！

門外的聲音 好呀！我們來啦！

余 哦！原來是大少爺回來了！

秀 啊！余三，你殺了老爺，你還想來欺侮太太？讓我來跟你拼命吧！（她叫着向余三跑去，頂上入口的門。）

萍（卓然站起來走向余三）余三，你敢怎麼樣？我不能讓你這麼自高自傲！我要追上你！

楊 這是誰——是你家的下人嗎？看來，倒是想來搬家似的！這沒出息的東西！你要把這一座坟墓搬去，當你的茅棚嗎？你做着多麼出色的夢呵！你這流氓成性的一條野狐狸！（幕漸漸下，唐太太彷彿在啾啾地醒來。門外喧嘩聲大作。）

後記

在「前夜」出版後五個月，我又把這一冊「兩代的愛」送呈讀者，這在我自己，也覺得有點不能預料：我怎麼會專寫起劇本來呢？幾年來我計劃着想寫的所謂「中國的悲劇叢書」——主要是幾個長篇小說的結集——我終於不能落筆，無暇落筆，而不是這叢書計劃中的題材，卻偏偏催促我先來寫定。這是爲了什麼？當動筆之初，我沒有想到這，但在校看了校樣之後，我認清了我的動機：我們活着，是爲了戰鬪！而戰鬪又必須揀當前最迫切的危機，最特徵的現象，予以打擊和批評！這才能推動戰鬪，繼續我們的活。我活着，這是無可懷疑的。而且我可以對張若谷之類的人們毫無羞慚地說，我還在戰鬪。我在活着而又在戰鬪中，深切地痛感到的一件事：便是有一些人，即使表面上，處在兩個相對的陣線裏，但是基本上、卻具有同樣的一付醜惡的靈魂。這一事實之在當前，那是表現得太過明顯了：今日還是頭

上插着「鷄毛令箭」，傳檄着抗戰言論的；明日忽然「鷄毛令箭」當作「草標」出賣，變做了「和平」的走卒，聲討起革命的民衆和革命的黨來了。而明日之明日，卻突然又痛哭流涕向天下人泣告，深悔過去的非是，又復投到抗戰的陣伍裏來。自徐則驥、周寒梅以至周樂山、張世祿之類，幾乎玩的全都是這一套把戲。對於這一事，如其說是他們個人的認識不清、意志不堅定的表現，那就沒有抓住問題的中心。有允許他們幹這種政治買賣的社會存在，才有他們幹這種政治買賣的個人行動。最初的一個，是偶然的嘗試；成功了。其次的人，卻認爲祇有這樣做才能被政府重視，提高自己的身價，而得到他的所謂「出路」。即使是剝下自己面皮，「涕泣而道」，向天下人露一回醜臉。但羞恥並非人生至寶，爵祿卻不可一日或無。而我們的社會彷彿也專爲這些幹政治買賣的人而存在的。他們的企圖，竟也屢試不爽。這可悲的現象，如其不剴切而明白的指出：那是在我們的社會裏有一種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動勢力存在着，那麼我們是會被他們巧妙的手勢戲所蒙蔽，進而至於被吃掉的一個人可以投到這邊，也可以投到那邊，就因爲這邊和那邊之間，有個共通的東西引誘他，有個共通的东西是他「從心所欲」的。這共同的东西的本質，就是反

民主反革命的反動勢力，這共同的東西的外殼，就是「官僚主義」——我要寫出一幅當前的「仕宦之家」的畫面。這是我當初被逼地來寫這一冊劇本的動機。

然而，我又不能不把握住中國歷史發展路向。抗戰將導向革命之勝利，我是樂觀的。沒落是仕宦之家的運命。我還得於解剖他們的腐爛、發酸和崩潰的靈魂之外，放下光明的曙光。這是現實，不是尾巴。矛盾本來是內部的爆發。新的種子出生於舊的土壤上。祇有新力量作為舊力量之內部的反對因素而出現時，那舊力量才有被擊潰的可能。因之，我又把我當初單純的動機擴大，將兩種新和舊的內內外外的勢力的鬭爭，集中在這一家庭的場景上，給予表現。這成為今天寫定的這樣一冊東西。也把它定名為「歷史的喜劇」，但因為我們劇本中主人公之一的說過如下的話：「但愛如其不生根在更大的社會的關心上，它是浮萍，容易給水飄去的。」

「全中國，為了父母的困窮，不知讓多少生命夭折掉，要不然中國人口也許不止四萬萬，已經有四十萬萬了。我們這社會就是這樣的，在比賽生命的浪費上，是很大氣的；這就叫有一些人，不得不把個人的愛和社會的愛相接通起來。」我就把它定名為「兩代的愛」。

劇本的寫作，對我是件生疎的工作。「前夜」是我第一次試作。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戲劇的寫作法。在我祇不過利用戲劇的形式，來表現出一部分人的生活，用以襲擊一個目標。易卜生說寫戲是在寫詩。我不騙人，我寫「前夜」，有用意，有要打擊的人和制度，一點也沒有詩意。我可老實說：「前夜」在我計劃着的悲劇叢書中是一齣喜劇的結局，但當我拾起這舊題材，想來打擊那時用卑鄙的手段來壓迫上海民衆憲政運動的老爺們時，我的憤怒，打破我喜劇的結構。但等我寫完了「前夜」之後，我漸次相信戲劇的文學形式，是最便於壓縮生活而作集中表現的形式，我就有寫第二個劇本的動機。如其讓我胡亂地說一句：詩是情感之壓縮的表現，則戲劇是生活之壓縮的表現。寫戲劇在這一點上，有和詩同一的境界。

「前夜」出版以後，也看到一些批評，也聽到一些批評。這些批評對於我寫戲的工作上，是一條鞭子；也可作為馬鞭，也可看作教鞭，我領到的，自然是不少好處。有一位批評家的文字，我認為值得保留下來的：這至少是我戲劇寫作生活開始時的一聲警鐘：

在如此窒悶底氣息底下，讀了那孕育着暴風雨來臨的「前夜」，不由得不使人更憎恨更厭惡那些「腐爛的靈魂」，給自私給色慾迷糊了心竅，污行怪狀的出賣人格，出賣國格的羣醜。

這一批狐羣，在一九三三時代，是這麼公開而又祕密的串演着；現在，經了建設新中國的洋洋大風一掃盪，那些醜類的尾巴，要遮掩也遮掩不住的露出來了！而小丑們的花臉的鼻子，也更加白了。

巴人先生這麼地執行「畫譜」工作，這意義是嚴肅的！

在「前夜」中，暴露着首都大羣官僚，這企圖較之「華威先生」，是來得闊大的。而且，展開的場景，也網羅着那個士宦階級的橫斷面。因為這些巨公都好比前清「二品京官」「三品京官」，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就逃不了那些阿諛趨侍的「跟班」了。而這羣老爺們和那羣老爺們之間，若然在利害上衝突，雙方要深溝高壘的擺陣圖，鬭心機，那麼，「美人計」總不能「讓古人專美於前」，於是，貫穿其間的娘娘們，也就被利用，被扮演做一種角色，作為甜甜香餌來釣取深藏在對方胸坎裏，憑什麼也挖不出的隱祕。有了娘娘們的甜，

就免不掉太太的醋；「前夜」裏走動的人物，大別之，可說是這上述的四型了。因為作者有着他闊大的企圖，所以在展開的非同小可的故事中，在那些故事上所起的狂瀾中，在發動故事的出場人物與不出場人物的巨影中，都很渲染得扣緊着我們的心弦，屏息着我們的呼吸的！

但也因為作者在這故事中，有着他的一種非常的抱負，而對於那些人物，又似乎要毫不寬恕的撻伐；於是，有些地方的壓抑不下的憤怒，都直截痛快地，從劇中人的嘴巴裏，很興奮地噴射出來了。這在藝術的見地講來，我們不能不說是太疏忽了「客觀的具體表現」的。然而對於「有強烈的愛，然後有強烈的恨的」社會鬪士的無可容忍的，耐不來曲曲傳達的憤懣上講，似乎也有着「一種苦衷，所謂「熾烈的感情」燒焦了「藝術的技巧」了！

在劇中，「一羣的」醜行，「一羣的」發霉了的靈魂的行屍，是給我們畫出了的；我們嗅得到那個泥沼中的腐爛味。這些「播箕上的糠粃」，時代的渣滓，像一個黑色的隊伍，排列在我們面前。然而這些糖糝的跳呀跳的，到底操在那一隻命運的巨掌裏？這巨掌究竟握着怎麼樣一種大力？換句話說，這些時

代的渣滓，在那個泥沼裏這麼樣的浮沉，到底靠着什麼一種力量？而這些渣滓要到什麼時候，才完全沉底？怎麼樣可以使它最快的沉底？

傾注着最大的才華在暴露工作上的作者，似乎並沒有賦予我們原委的詮釋和未來的昭示。

劇中的各個人物，雖然都有幾個特寫的鏡頭，給我們瞅着風貌，踏着靈魂，然而似乎都不強烈，也不深入；像「一個世界上找不到的特殊的間諜」的章吟秋，更是不够。不够把他的韜略、他的神祕的迷霧瀰漫起來。而在第一幕中「三個衛星」在聊天中介紹劇中人物的方法，也終覺得太陳舊了。

莊司長和方部長，都寫得不够，他們的行狀，與其說我們看見的多，倒不如說我們聽見的多，這是劇中一貫着的，第三者說出的行動超過自身表現的一個弱點。反是朱廳長的莫明其妙的糊塗，像很親切地諷刺了某一些人。

陳麗君與費娜是嵌在「前夜」裏的二顆彗星。關於陳麗君的因「我不能沒有着落，我不能沒有依靠」，就覺得章吟秋給她的迷惑，勝過給她的冷酷和殘忍了。她的曲阿附從的種種情形，我們對於這「有舊式女子的好性情，但也有

摩登女子的交際手腕」的內閣祕書廳的花瓶科員，就很憐憫她的處境和一無所用的「好性情」。而雖然有點靈魂，不過發了酸的費娜，她是一直轉在「不能英勇地死去，也不能正當地去活」的漩渦中的；但在最後，正當她要求冷副廳長「再也不要斷傷我們自己的力量了」的時候，卻從他的嘴裏知道了金旭已經槍決，就以矛盾的交叉點上，大澈大悟起來，懂得了歷史的殘酷，抽槍毀滅了冷廳長，也毀滅了自己，算是「我們的時代應該結束了」——終覺得有點迷離。假使她的學做武則天信徒，真是過分悲哀後的變態，那末這悲哀，確是在沉默以上；然而從她的愛人庶華遭受也是好友的冷鐵生戕害後，卻會受冷的引誘，幹着與前相反的特務工作，——但到最後也忽然來一個突變，這有一點「酸」了的靈魂，不是變得「甜」了嗎？

跟班之流的章小七臨死依舊念念不忘的嚷着「領賞」，這正是老爺們的傑作，把錢去糊迷了他的心竅。灰色老人莊興的嘟囔着：新時代洋派的遠不如過去了的歲月美好，很使人鈎起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哲學。

那一羣部長司長的太太們，因為「外子」的夜間失蹤，趕着朱廳長要丈

夫；以及知道了「外子」在尋花問柳，就撲到關公館裏去推住丈夫們的耳朵等行徑，她們的熱情固然可嘉，然而未免太潑辣了點。

全劇除了第四幕的最後高潮外，簡直尋不出有四人以上的舞臺面；劇中人物的上下場，大多是二三人講了一些話，跑過去讓位給其他的二三人；這樣循環往復的一幕幕串過去，似乎弛懈了不少的戲劇性。劇中人物的口語，和流行的一般台詞，很不相同。作者像要在這上面別闢蹊徑，摸索一條新的大道。我們很欣喜着劇中許多廣泛的語彙，但我們也惋惜着有許多的口語，並沒有恰如身份。

雖然這「前夜」，在劇藝上，有一些無可掩飾的瑕疵，然而作爲暴露一羣醜類的污行，鞭撻奸佞的功績上講，是有着他的戰鬥效果的。最後，在暴風雨前夜掙扎的一羣醜類的潰敗落網，更是多麼有力的指示出歷史的輪子，必然會毫不寬恕的碾斃着阻礙時代前進的黑色污物呀！

歷史是殘酷的！在這光明與黑暗搏鬥，忠奸不兩存的抗建時期，我希望歷史用盡其所有的殘酷，像馬雅闊夫斯基所歌詠的：「毀滅這世界的一半，我們

重建起比這好三倍的！」

這位作者是龔爛先生。對我「前夜」的戰鬪意義，給以重大的估價，而對我戲劇藝術上卻給以無情的指摘。這樣質直的態度，我表示無限的感謝。但一個「前夜」作者的我，自然也有回答的權利。正如龔爛先生說：我有「非常的抱負」「想另闢蹊徑」，我就說一說我自己對當前劇本的意見吧。

照目前演出的創作劇本來看——我指的是上海——似乎停留在兩個極端裏。一邊是公式主義的，另一邊是技巧主義的。缺乏的，是戲劇的一個靈魂。一種易卜生所說的詩的意境。然而這不是如龔先生之所指出：要詮釋原委，要照示未來。有位朋友指摘那類公式主義的劇本叫做脚本。意思是說專供暫時演出，賣座，為老板掙錢的。這也許有點過分。但據我看，那公式主義的劇本，多少有點像過去詩人詞人填詩填詞那樣的作法將抗戰的理論，作成一個一定的格式，搬運歷史的、現實的材料，照格式填下去。在這一理論的格式下，自然也做到了「詮釋原委，照示未來」，但總不免是格式。故事和人物是被拉到舞台上來的；時時顯出「硬湊」和「裝腔作

勢」的姿態。所有的台詞，除作爲故事的傳遞外，不但缺乏獨特的個性，而且全都是別人說爛了的一套話頭。一個文藝作品，僅止有人別說爛了的一套話頭，而沒有別人想得到而說不出的東西，或甚至於想不到的東西放在裏面，那作爲藝術之教育功效是很微薄的。慷慨激昂的言詞，激發了觀衆的情緒，引得了觀衆的拍掌，這是好的，而且也是需要的。我決不減少對這些作者的敬意，但要緊的是堅定觀衆情緒的，那深刻的認識！一個好的文藝作品，應該有一半是觀衆和讀者的熟習而且認識的東西，一半是不被認識或認識不清的東西。觀衆和讀者才能藉這已認識的進到未認識的，而提高並擴大他的認識境界。這也就是文藝的靈魂——不但是人物的靈魂，也是事象的靈魂。——的探險的本質意義。公式主義的作品，除把故事連鎖地或機械地堆積起來，在觀衆的一般心眼裏，去尋求他作品的結構和台詞外，就絕對沒有尊重作者個人的情思——恕我這指責的過分，但我說的已不限於戲劇藝術範疇裏的作品——這對藝術還是一種極大的損失。而我所謂技巧主義的傾向，雖然不是今天劇作界主要的缺陷，但至少現在已經逐漸露臉了。從劇本的構成上說，它是渾然一體的。有些轉灣抹角的「關子」，都賣得很好。我敬佩這些作者的手腕的熟練。

但題材對時代的關聯，主題底社會性的正確，都顯得不够。這特別表現在幾個喜劇上。據我看，這些喜劇，可說是果戈里和莫里哀的手法底融和。特別是果戈里的「欽差大臣」的主線貫通在這些劇本上——我指的是「職業婦女」和「小城的故事」——很來的明顯。然而，我們不能在這裏面得到像「欽差大臣」所能給予我們的那樣深刻的仇恨。我們的作者對於中國當前的官僚社會是抱着溫情的態度的；將官僚的卑鄙醜態，全在愛情的糾結上盤旋，而事件發展到最後，我們作者給這些官僚「放了生」，造成個純喜劇性的境界。這是從果戈里的「欽差大臣」的主線脫逸出來而回到莫里哀的純喜劇性的境界裏去了。這不能不說是純粹的技巧的翻弄。

我常常想：是不是能打破戲劇藝術的一般規律，和以社會理論作架子的作品的一定公式，寫些什麼不同的東西呢？我有這一種心思，可是我還沒有摸上一條路。僅就人物的台詞說，中國古老劇本裏，例如元劇，那是常常有人物的自我剖白的表現。莎士比亞的劇本裏，也不缺乏這一種心理的說白。戲劇固然同其他藝術一樣，是人生之表現。但在它那表現當中，是否也一定得如實生活一樣：說一半話在心上，藏一半話在心裏？能不能將他心裏的話多搬一點出來，要是在它可允許的場

合。自然，最高的藝術，應該是一個人物的一句話就帶有雙重的意思：說明事物，也表現自己個性。絮絮的自我剖白，是不必要的。但沒有這高度藝術的手腕的我，終於捨卻那種僅僅作為故事傳遞說明事象發展的台詞，而向自我剖白這一面突進。「前夜」中費娜的台詞，也許龔先生認為是我自己在說話：「有些地方的壓抑不下的憤怒，都直截痛快地從劇中人的嘴巴裏很興奮地噴射出來了。」然而，我不是費娜。也就因為這原故，有一位讀者對費娜抱着過大的同情，寫信來表示費娜不應該自殺。那信裏的意見如後：

編者先生

今天我讀完巴人先生的「前夜」，當我讀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覺得這個結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以為槍殺冷鐵生決不是剷除法西獨裁的好方法。這無異是在革命階段中贊助暗殺。冷鐵生雖死，他的爪牙還在，或者也許會產生一個更殘酷的角色，來完成冷鐵生的野心。並且對於這樣的結尾，對於費娜也是一個不正確的處置。如果能用強調統一戰線作為結尾，也許更適合於前夜這

個書名。並且讀者一定一致認為費娜還是有前途的，不當以自殺結束。雖然在強調統一戰線的結尾下，劇情的開展，比較要突兀一點，或者是需要用說教方式來開展劇情，但如能使全舞台的人都興奮起來而結束，也未始不可。我對於文藝方面，殊無修養，尙祈賜予教正。此頌

撰安

黃學模啓

這意見雖然和龔先生不同，而且顯然從相反的見地——龔先生是從藝術見地，黃先生是從政治見地——出發的，但因費娜的「自我剖白」，龔先生認為是作者在說話，黃先生則同情了費娜，那一樣是證明了我這一點上藝術的缺陷。我想別尋蹊徑的寫法，祇好宣告失敗。

但我仍不放棄我對現存劇作的破壞的企圖。因為也有些朋友認為「前夜」裏冷鐵生和費娜性格上的成功。但那些朋友下了一個註脚：更容易被人理解的卻是朱廳長，（也就是龔先生所謂很親切地諷刺了某一些人的那一位朱廳長）而冷鐵生那樣嘴裏噴血的動物，不是對於中國政治有高度的關心，而且也曾在他的鐵腕下遭殃過的

人，是不很容易被理解的。至於費娜，那性格太過複雜了，更須有這一種體驗的人，才能理會得。……這說來，我依然沒有做到人物的典型性——普遍性。

然而，像龔先生那樣的質問：

「……然而從她的愛人庶華遭受也是好友的冷鐵生戕害後，卻會受冷的引誘幹着與前相反的特務工作，——但到最後也忽然來一個突變，這有了一點「酸」了的靈魂，不是變得「甜」了嗎？」

我是有理由回答的：「人最可怕的倒不是遇見了死。人最可怕的，是在死境裏給他打開半面活的門。」這是費娜自己的回答。在「祖國」劇本裏，一位同情革命的公爵，就祇耽心自己在嚴刑酷打下會說出什麼，卻向敵人的衛兵借了一把刀而結束了自己。這一種心理，可真的有點「微妙」，但我敢保證那裏所包涵的「真實性」。而且，在「前夜」之前那黑暗勢力瀰漫之際——我把這時間放在一九二七年的直後——人易於消沉、墮落；而在前夜當時那救國運動高潮回復之時，人也易於興奮而勇猛。費娜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在階級鬭爭時她失落了，在民族運動時她企圖升起了。而又悔恨自己的失節，掙扎在痛苦裏，讓自己的記憶來啃噬自己的心，而

又不肯把哀悲專放在沉默以上，也想以毀滅自己，作爲苦痛的解救；也想做一件在她以爲於民族國家有益的事，就算彌補了自己的缺陷，從此汨沒自己，去過她個人的享樂的生活而自謂可告無罪。這一矛盾的升沉，就成爲她決定運命的法碼，而事實的發展，卻使她終於揀了前一條路。我是這樣來打發費娜。雖然這一轉變在讀者看來是不免「變得甜」了，而我的主線——費娜的性格的主線，卻放在上述兩種情形中發展的（見第二幕和第三幕）。她這樣的結局，在我認爲是必然的。好在還有我的一位從內地打游擊來的朋友，證實我這一「變得甜」的結局，確是一個事實。我因之益發堅信，我給予費娜的運命是公平的。

「前夜」的主要的缺陷，我承認沒有把這些腐敗的官僚階級的生活如實地烘托在讀者面前，使他們的生活，聽到的多看到的少。這自然也有原因。一則，我自己有一種脾氣，看到直接烘托醜動作的戲劇，會感到噁心。自己寫時，也就常常避免。有些地方還故意給他們藏在後面去表現了（如第四幕）。二則，作爲一個作者的我，實在也缺少這種「生活的經驗和情調」。但無論如何，我在戲劇藝術上，應該承認龔先生這一方面所指的缺點。

現在，「兩代的愛」一樣繼承着「前夜」的作風。但把「前夜」裏「熾烈的感情」除掉，換上了「冷靜的理智」，或者說是「冷酷的譏諷」。我又同樣把「前夜」中費娜那種道白，——彷彿我隱在她肚裏講肚仙似的道白——方式，用之於這劇本中一個主人公楊達的嘴上。但我得聲明：楊達不就是我自己。雖然在他身上，較之於費娜，我是更多給予他以我的「情感」和「智慧」，也更多給予他以愛撫。我相信：楊達這一性格是真實的，決不是理想的構圖，決不是是單純的那一個階級的意識之抽象構造。我要指出：他是中國小資產階級之向革命突進的一個沉悶的姿態。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而是個平凡人。但也是英雄，也是叛徒，因為他是個平凡人。很顯然的：他的「陰險」，他的「刻毒」，乾脆的說吧，他那可被張若谷老爺指為「紹興師爺氣」的東西，那是我把他放在中國「流氓」「西崽」（用魯迅語）所創造的那殘酷歷史的光照下寫出來的。然而，他還如從巨岩縫裏透生出來的孤松一般，雖然蹣跚，卻一直向上。他古板，但時新；他熱情，但冷酷；他鐵面無私，但突梯滑稽……他的性格，是矛盾的發展，他以獨特的方式，構成他對社會的愛的道德和思想體系，進而統一了這矛盾。

其次，我又寫下一個費娜型的方淑貞。但如其說，費娜是更多些浪漫主義的性
格，那麼方淑貞卻更多一些古典主義的性格，然而一樣是腐爛了的靈魂。香蕉是從
外爛進去的，蘋果的是內爛出來的，外面光煬有時此外面腐爛的還要不得。他們之
間就有這樣的不同。可是我還同樣給她們一點「甜」頭，這不是我對女人表示退
讓，老放她們的生，但實在我可憐中國女子的地位。何況在同一劇本中，我還插上
一個王蕙莉小姐，這典型的潰爛的東西。

再次，我還安放三對人物：唐安國和鄭如風，唐若蓬和唐若萍，余三和阿秀。
這三對人，性格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在我是盡可能給予以適當的措置了。較之於
「前夜」，彷彿安排得妥切一點。「前夜」是我在激情下寫出的；「兩代的愛」是
我在冷靜的觀照下寫出的。我想不在這裏多說關於這一劇本的內容和結構。這已經
是現在讀者面前了，讓你們來判斷吧！我祇有等待愛護我的朋友和先輩的批評並指
教。

但我還有一點意見想說。寫這「兩代的愛」之前，我本來還有一個劇本題材想

寫。不是悲劇，不是喜劇。那劇本我曾經定過名，叫做「聞宥先生在上海」。這裏所謂「聞宥先生」，是個某家報館的記者。一個八一三抗戰時某救亡團體的幹部，國軍西撤後，他遺落在上海，當了那家報紙的副刊編輯。西裝穿得筆挺，頭髮梳的跌宕。用公式理論去鼓吹抗戰，有一份向好路轉的心情。追求一個革命的女孩子，愛上了，表示他階級轉變的志願。但在他聲譽日振的時候，相識的青年多了，他忽然又覺有錢人家女子的可愛。和一個世家女兒混上了。捨棄了一個革命女子。他而且還和當初匆匆逃向內地此刻又復露面於上海社會的老爺們相結識。旅館裏打牌叫嚮導，也有他一份。他從此還開始化名在漢字牌刊物上寫文章。他的理由是「留個退步。萬一抗戰終於失敗了呢，自己也不能沒有一個出路呀。」而同時，由於他理論的衰弱性，熱情的認識清楚的青年離開了他。他又化名自己來捧自己，假造了許多信，左一個聞宥先生長，右一個聞宥先生好，給自己捧上天。而終於祇知旅館裏作樂的老爺們被捕了。他感到危險，乖乖的也投到所謂某派的懷抱裏去。而那個頗有正義感的世家女兒，他的愛人，即使以死相勸，他也不聽。那女孩子記起曾被她遺棄的革命女子，她的同學，她更英勇地踏進一步，向她同學所走的路走去——打

游擊去了。終於在有一天，游擊隊在破壞京滬鐵路時抓來了幾個上「京」朝拜的新貴，那其間就有聞宥先生。……這樣的題材我認爲是值得一寫的。可是我那古典的心情，卻可憐這官僚主義羣裏的末等角色的孱弱。我饒恕了他，放生不寫了。我於是來構想那可作爲階級之仇人的更高級的人物。由此而演變爲這一冊「兩代的愛」。但在今天，我不作這樣想了。張若谷的嘴臉，正是聞宥先生的典型！化名自捧，化名在漢字號「南風」上寫文章，而要打倒論敵，就祇加些罪名，別無論據，極盡其老爺式的「王八蛋」的罵人的能事。但又把別人筆名全盤托出，向敵人告密，大有致之死地而後快的樣子。像這種老爺們的幫兇，也正是販子們的走卒。我要寫的「聞宥先生在上海」，不正是包括了這一個主題嗎？老爺們和販子們是要打擊的，但幫兇和走卒一樣不能放過。我在「有生之年」裏，還得向讀者送出這「聞宥」先生的嘴臉！這是我的義務了！

愛的代兩

作者 巴 人

發行人 俞 鴻 模

出版者 海 燕 書 店

總經售 羣海聯合發行所

上海山陰路恆豐里七七號

基本定價 六 元 七 角

★有版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新版

巴爾扎克著
高名凱譯

十九世紀法國文豪巴爾扎克，被稱爲文壇上的拿破崙，所著「人間喜劇」，全書共五十多部，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下列各作，即將陸續出版。各書均附精美插圖多幅，極爲名貴。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葛蘭德·歐琴妮
幽谷百合
米露埃·兩兒胥
聞人高笛酒
地區的詩風

獨身者三部作：
杜爾的教士
畢愛麗黛
單身漢的家事

幻滅三部作：
兩詩人
外省偉人在巴黎
發明家的苦惱

競爭二部作：
老小姐
古物陳列室

胡風主編

七月文叢

(第一集)

呼吸	第七連	側面	第一擊	求愛	人生賦	受苦人	結合	鍛練	她也要殺人	掛劍集	論民族形式問題
曹白	東平	蕭軍	亦門	路翎	楊力	孔厥	晉駝	魯藜	田間	舒蕪	胡風

★ 行 刊 店 書 燕 海 ★

- 地下（暫缺）……………程造之著
 沃野（暫缺）……………程造之著
 烽火天涯……………程造之著
 偉大的教養……………任何著
 兩代的愛（即出）……………巴人著
 前夜（即出）……………巴人著
 薩爾蒂可夫寓言……………S 錫且特林著
 什 天 佐 譯
 海濱漁婦……………(蘇聯最新獨幕劇選) 譯
 初戀……………弗拉易爾曼著
 穆 俊 譯
 三天……………戈巴爾托夫著
 斯 曠 譯

